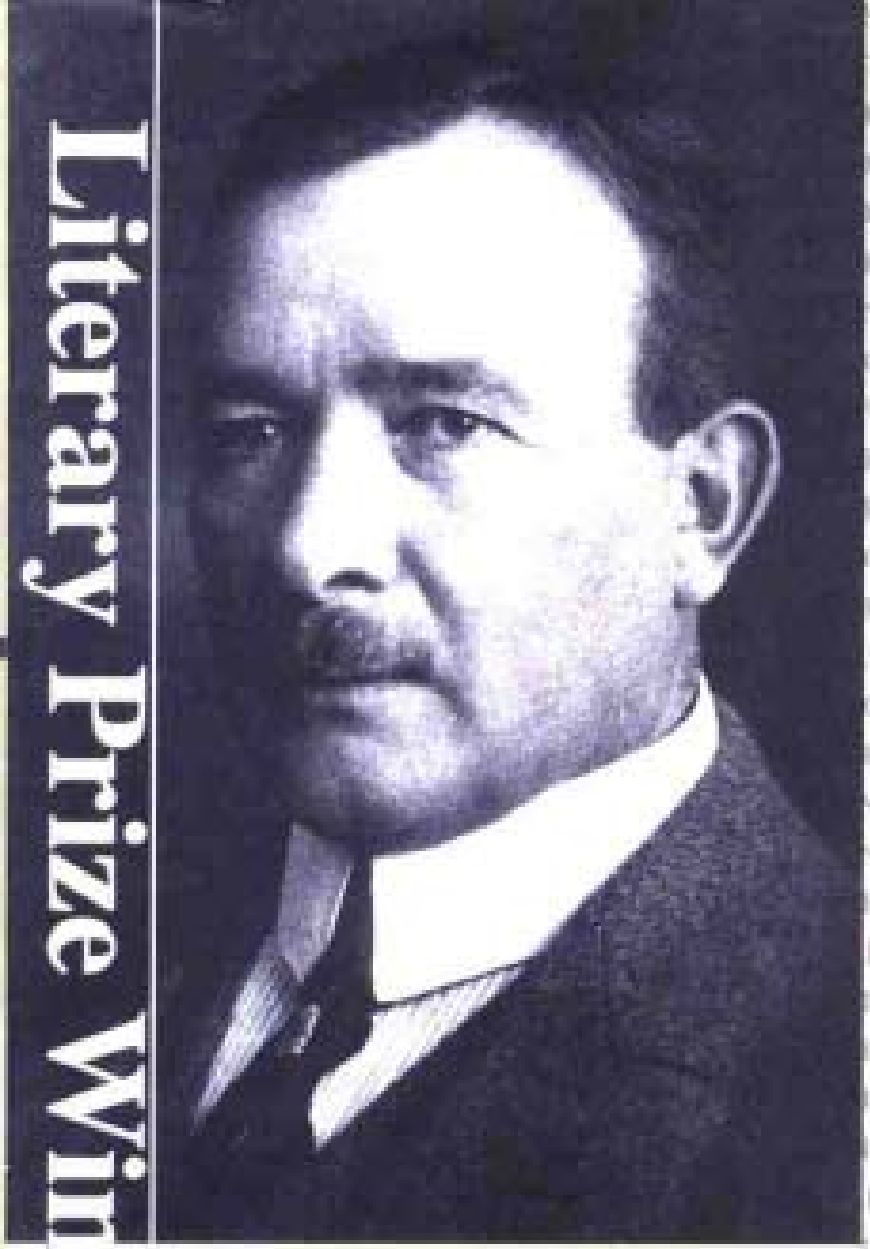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荒原和爱情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典] 埃里克·卡尔费尔德／著

陈文荣／等译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荒原和爱情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典] 埃里克·卡尔费尔德/著

陈文荣/等译



〔瑞典〕卡尔费尔德(1864～1931)
(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唯一死后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石琴娥

诺贝尔文学奖只颁发给活着的作家。近九十年来唯一的例外是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他生前曾多次被提名授奖，都被他以本人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等理由推辞不受，直到他去世后半年才成为这项国际大奖的光荣得主。

卡尔费尔德其所以能以破例的方式获此殊荣，当然决非偶然。这位大诗人的名字，尽管我国当代读者知之不多，但早在七十年前，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就热情地作过介绍。他在1922年3月号《小说月报》上撰文给予卡尔费尔德的诗作以好评，称扬他的诗歌“虽未能称为完美无疵，但生动活泼而清新”。茅盾先生认为，卡尔费尔德受弗洛亭[①] 影响很大，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卡尔费尔德的严谨笔法更胜于弗洛亭的亢奋”。茅盾先生在文中还写道：“瑞典现代两大诗人，各人代

① 弗洛亭·古斯塔夫（1860—1911），瑞典诗人。

表了一个方面。海顿斯坦[①] 是知识阶级的贵族的，而卡尔费尔德是农民的。瑞典有了这两大诗人真堪自骄。”

卡尔费尔德的同胞、瑞典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②] 在1931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庆典上说，因为卡尔费尔德“表现出了我们所敝帚自珍的独特风格和豪爽坦诚的性格，因为他以千钧之力和细腻入微的特殊魅力来引吭讴歌我国人民的传统，放声高唱那如潮松涛、那峻岭高山，正是这些可贵的山湖风光成为我们热爱家园和国家的感情基础”。接着，奥斯特林对卡尔费尔德的诗歌作了他认为难以评价的评价：“如今他的作品已成为一项伟大的国际奖金的对象，不过，当我们试图将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的毕生事业作一简要概述时，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大凡抒情诗都注定有此命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宝贵价值无不水乳相融地同它本身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此。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可能难于感觉出来，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得到。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单独地比较它们的价值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同那些所谓的大国的文学作品相比，卡尔费尔德用一个所谓的小国语言创造出来的珠宝也毫无逊色之处，反而同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

① 海顿斯坦，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1859—1940），瑞典诗人，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奥斯特林，安德斯（1884—1981），瑞典诗人，1919年起任瑞典学院院士，1941年至1964年出任该院常任秘书。

一

从19世纪70年代起，瑞典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产阶级日趋强大，乡村中原有的按照古老家庭关系建立起来的庄园、作坊和村庄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经营方式。农村中固有的宁静没有了，古老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也被打破了。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Erik Axel Karlfeldt，1864—1931），就是在瑞典这样的社会大变革中诞生和成长的。他于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中部达拉那省的福尔克谢那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都是农家，父亲拥有一座托夫曼农庄。童年时代家境十分富裕，生活愉快幸福。随着瑞典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大批的庄园主、农庄主不断破产，卡尔费尔德的父亲也受到冲击，家境日趋衰落。卡尔费尔德是一个乐观豁达、沉默寡言、腼腆怯生的人。早在中学时代即崭露才华，19岁起发表了一些很优美的诗作。1885年，他赴乌普萨拉大学求学。正当前途似锦的时候，父亲由于经济亏空而不得不把庄园拍卖掉。这使得他在大学期间生活十分拮据，曾几度辍学，不得不去教书，但他意志坚强，终于在十几年后取得了两个学位。整个这段时间，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对付逆境，孜孜不倦地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的一生要几经奋斗才能达到个人的人格和谐，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1895年，卡尔费尔德发表了处女作——抒情诗集《荒原和爱情之歌》，引起瑞典诗坛轰动，奠定了他成为瑞典一代伟大诗人的基础。1898年，他发表第二部诗集《弗里多林之

歌》。在这部诗集里，他竭力摹仿瑞典大诗人贝尔曼（1740—1795）和芬兰诗圣鲁恩贝格（1804—1877）的表现手法。贝尔曼创造了弗雷德曼、鲁恩贝格创造了芬立克·斯多尔，作为他们各自的长篇叙事诗的主人公。卡尔费尔德也塑造出了一个既是学者又是农民的弗里多林形象作为他这部诗集和以后诗集的主人公。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学问，进行创作，卡尔费尔德放弃教席，于1900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找了一个职务。几年后在农业学院的图书馆担任馆员。1901年，又一部以弗里多林为主人公的诗集《弗里多林的乐园》问世。这些诗作为他赢得空前盛名，受到瑞典各阶层的青睐，各种荣誉头衔接踵而来。1902年，他当选为瑞典皇家农业学院院士。1904年，被选为瑞典学院院士。1912年起，又担任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1916年获瑞典文学大奖，1917年获荣誉哲学博士。

继“弗里多林”诗集之后，卡尔费尔德又连续发表了许多享有盛誉的诗集，如《弗洛拉和波莫娜》（1906）、《弗洛拉和贝洛娜》（1918）和《秋天的号角》（1927）等。

自1918年起，瑞典学院有好几次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卡尔费尔德，但他再三推辞，其理由是自己不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机构瑞典学院的院士兼常任秘书，而且还是瑞典学院里负责审查有无得奖资格的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不宜领奖。其他院士们一方面对卡尔费尔德的谦虚谨慎十分敬佩，另一方面认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1930年，卡尔费尔德重病缠身，向其他院士们表示不想再继续担任学院的常任秘书——他已经担任此职将近20年之久了。但那年的12月10日，卡尔费尔德仍以原来的身份带病

主持了又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并在典礼上为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路易斯发表了精彩、热情而风趣的授奖词。

1930年下半年，瑞典学院按照惯例向瑞典及世界各地的著名人士发出函件，请他们提出下届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截至1931年1月，瑞典学院收到的推荐名单约有30余人，其中有英国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瑞士的赫尔曼·黑塞以及希腊的帕拉玛斯等。卡尔费尔德再度被提为候选人，是由瑞典极有影响的人物——乌普萨拉大主教、瑞典学院院士那·舍德勃罗姆（1866—1931）提出的。实际上，自卡尔费尔德要求不再当常任秘书起，瑞典学院的其他院士们又在考虑把193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他们认为从那时候起，卡尔费尔德不应该再有任何顾虑，也不应该再反对其他院士们的一致决议了。

1931年元旦过后不久，卡尔费尔德的身体更为虚弱。3个月后，即4月8日，卡尔费尔德不幸在首都与世长辞。193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授给何人成为瑞典学院的一个棘手问题。经过再三斟酌，瑞典学院还是决定把该年度的文学奖授给卡尔费尔德，以表彰他的诗作，并于10月8日向公众宣布。瑞典学院认为，诺贝尔奖的规章明白允许颁奖给业已去世的人，只要对这个人的推荐信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的。卡尔费尔德的情况倒是确实如此。但是，类似的先例从来没有过，在此之后，几十年间也再没有人死后获奖。因此，卡尔费尔德作为唯一的例外，一直格外引人注目。

二

卡尔费尔德是19世纪90年代瑞典文坛上重要的抒情诗人，他同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和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魏尔纳·冯·海顿斯坦（1859—1940）以及诗人弗洛亭（1860—1911）等作家一起，开创了瑞典19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这一派作家主张文学应该充满生活乐趣和幻想。他们不像瑞典80年代作家那样，创作主题和内容具有强烈的国际倾向，他们只注重自己国家和家乡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他们对工业化后出现的人口迅速拥向城市、工业文明淹没乡土的朴素文化和古老传统深为惋惜，因此，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来缅怀19世纪初期瑞典的农村生活，唤起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热情。拉格洛芙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为了追念一个已经逝去的——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伟大的时代……既然无法阻挡毁灭的车轮，她只希望能将往事在记忆中保存，只希望通过文学的媒介，使荒凉的家园重新变成充满生气和英雄事迹的繁华世界。"① 拉格洛芙的自白充分表露了这一派作家的心情。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内容大多是描写自己的乡村、庄园和农庄生活，所以，瑞典文学史家把他们说成是地方主义、农民文化和民族主义的代表。

卡尔费尔德的家乡达拉那省是瑞典保存古代文明最负盛名

① 见高骏千等译的《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第3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的省份，那里收藏着丰富的古代器皿、壁画等珍贵文物，对卡尔费尔德来说，达拉那文化是理想的化身，他以丰富的想象、深厚的文学功力创作出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以诗为主，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描写自然、爱和农民生活，而其内容大多是反映诗人对家乡风光、生活、传统和祖先的感情。下面，我们通过对他的几首代表诗作的分析来进一步了解这位富有浓郁乡土气息诗人的朴素、严谨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技巧。

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
丹青史册上找不见他们的尊姓大名。
我却仍能依稀辨认，
祖祖辈辈生育繁衍，
从上古绵延至今。
是啊，就在这块古老的地方：
世世代代住在约恩贝拉郡，
他们在河滩上垦出膏腴，
在深山里把矿石找寻。
当时还没有农奴徭役，
尚不懂得使用锅釜瓢盆。
他们关起家门就唯我独尊，
辛勤之余开怀畅饮。
他们亲吻着芳华豆蔻的姑娘，
对自己的女人一往深情。
他们对国王诚惶诚恐，
对上帝敬畏虔诚。
终年劳累得筋疲力尽，

直到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

这是卡尔费尔德第一部诗集《荒原和爱情之歌》（1895）中《祖先》一篇的第一段。《祖先》怀古讽今、忆苦思甜，立意鲜明直率，论证精辟有力，风格粗犷豪放，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全诗围绕着瑞典古代居民展开。第一段用明快的笔法概括地描写了古代居民的生活和劳动，更重要的是点明了当时没有奴隶和徭役，也就是说不存在财富分配不均和阶级差异的问题。卡尔费尔德所颂扬和缅怀的不是哪个祖先个人，而是古代原始农村公社制和淳厚朴实的民风。正因为从远处写，从大处落墨，使全诗从一开头便气势磅礴。接下去，诗人写道：

我的列祖列宗呀！
在欲壑难填独自烦恼的时刻，
想到了你们就有了力量。
面对这奢华过分的鲜衣美食，
我想起了——
　你们披荆斩棘却功成不居：
　穿得筚路蓝缕，衣不蔽体，
　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粝食粗粮，
难道我能有权提出非妄之求？
　在我向熏心贪婪苦苦搏斗的时刻，
　我缅怀起你们，
痛快得像在湍流里沐浴倘佯，
　这种回忆使我知足常乐，
　避邪趋善，遇难呈祥。

诗人有力地批判了现代生活中安于享受、好逸恶劳、随波逐流的积习，向我们展示，没有昔日祖先的辛勤劳作，哪来今天的美好生活；面对子孙后代，应该像先辈一样辛勤耕耘。全诗充满积极、开朗的情绪，激励人们热爱生活，奋发上进。

弗里多林是卡尔费尔德早期两部诗集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他晚年的几部诗集中也偶尔出现过这个名字。弗里多林是所有农民的缩影，也是卡尔费尔德心目中理想的瑞典农民的高大完美的形象。这个弗里多林，同他本人一样是达拉那人，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身强力壮，体格硕健，善于劳动；性格豁达，乐观开朗，能同周围的农民打成一片，一位“饱学的拉丁语学者，却用农民的语调和农民对话”；能歌善舞，既能唱粗俗的乡里小曲，也能唱高雅的上层社会的歌曲，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融合在一起；面目俊美，心灵嘴巧，容易讨得姑娘的欢心。总之，这是一个具有一切优点，也是瑞典所没有却流传至今、深为瑞典人喜爱的农民形象。在他身上无疑地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和追求，甚至被认为就是诗人的自画像。

……你们的后代，
弗里多林在这里跳舞！
他身强力壮，温文潇洒，
同农民讲话满口粗话，
和学者却用拉丁文攀谈。
在新垦不久的田野里，
沉甸甸的谷物一片金黄。

他曾一口气不歇地刈割，
只听得长柄镰刀飕飕作响。
谷物装得仓满囤流，
他像你们一样笑逐颜开。
你们家的男人都是一个模样：
在秋夜橙红的满月照耀下，
他把自己心爱的姑娘，
高高举起，细细端详。

这是《收获的季节》最后一节。全篇紧紧围绕美、欢歌和跳舞这个题目，既描写了弗里多林的多才多艺，不同于笨拙古板的先辈，又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喜庆欢宴的豪情逸兴，字字句句洋溢着诗人对农村的田园牧歌生活方式的迷恋钟爱和对宴饮游乐的向往赞赏。

爱情是卡尔费尔德诗歌的另一个重要题材。他的爱情诗动人而深刻，读后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收入《弗里多林的乐园》里的《你的眼睛是火焰》是他众多情歌中的上乘之作，细腻婉转，清新俊雅，色彩艳丽而不俗气，用字浅近而不流于轻浮。

你的眼睛是火焰，
我的灵魂是石蜡和松脂。
转身离开我吧，
在我的心像炭火熊熊燃烧之前。
我是一把小提琴，

全世界的歌都装在我胸间。
任你演奏哪一首曲子，
随你怎样拨弄这一根根琴弦。

卡尔费尔德用两个比喻来表现对爱情的追求，接着又分几个层次挖掘青年男子热恋时纷繁复杂的心态，结尾几句是这样的：

直到它平息下来
我才看到你迈着轻盈的脚步，
在朦胧暮色中徐徐消失，
你呀，你的倩影萦绕着我，
经年累月无时无刻，
虽然我火热的青春，
如今早已一去不再复返。

火热的幽会结束了，姑娘的倩影在夜晚中消失了。看来诗人并没有真正得到她。以至于虽然青春早逝，却还经年累月地思念着这个姑娘。也许正是这种希求的渴望和欲念使得诗人既燃烧又冷却，既苦恼又害怕。这种情绪上的跌宕转换是和诗的开端遥相呼应的。结尾几句是全篇的高潮，也是精华，写出了爱情的更深层次：青春和幸福是短暂的，然而真正的爱情却是长远的，直到生命终结方才休止。姑娘的倩影虽一去杳然，诗人的爱情却绵长无休，它不像青年时代那样火山爆发般燃烧，却像炭火般灼热不会熄灭。这种情绪转换也留下了较大空白，让人寻思玩味。

卡尔费尔德的情诗别具一格，不是注重于写青年男女如痴如醉的那种热恋，没有火辣辣的感官刺激，而是细腻地刻画他们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追求心理。

三

卡尔费尔德的诗作主要是以他家乡达拉那的文化、风光为背景写成的。他自己说过：“我坚决以古老的技巧来描述达拉那：一位达拉那艺术家，需以先祖的精神为基盘，融合新的技巧，像当时的艺术家一样，以怪异的笔触，熔玩笑与严肃为一炉。”

卡尔费尔德是一位杰出的浪漫派抒情诗人。他的诗绮丽多姿，轻松明快。他并不以诗言志，抒发胸臆或者谈论哲学，而是用诗的语言来描景叙情，勾勒出一幅幅热情奔放，色彩夺目的风景画或是风俗画。他的诗大多是描绘大自然的瑰丽景色、农村的田园牧歌生活以及青年男女的爱恋倾慕，诗中蕴藉着强烈的热爱人生的情愫。瑞典评论界常将他的诗同著名的瑞典画家，也是他本人的契友佐恩（1860—1920）相提并论，赞美说佐恩的画富有卡尔费尔德的诗境，而卡尔费尔德的诗则含有佐恩的画意。

卡尔费尔德诗作另一特征是宗教色彩浓郁。宗教体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自幼就从农民、矿工中间听到大量的圣经故事和圣使徒们许多不见于经传的轶事逸闻。他的诗中，天国不是高不可测、庄严肃穆的圣洁殿堂，而是达拉那的乡土风光。他笔下的使徒们也不是苦修殉道的圣贤，而是爱好说笑戏谑、纵情欢乐甚至贪杯如命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圣·埃里哀天国之行》一诗里很有喜剧的成分，这位使徒既要虔诚献

身奔向天国，又舍不得离开喧嚣的人世，充满了对故乡桑梓的依恋情意。在另一首诗《圣·约内渡海记》里，他把那位使徒写成嗜酒如命的大胖子，虽然在海上颠沛，要到彼岸去传播福音，却一心牵挂着杯中之物的乐趣。后来，他被抛下大海，让鲸鱼吞到了肚里，而当他获救上岸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小酒店开怀痛饮，把神圣的使命置诸脑后。《圣贞女玛丽亚》则把至神至圣的圣母描写成一个春情初动的少女在黄昏后独自出去漫游，暗喻着等待一个不知名的情人。也正是这种离经叛道的宗教叙事诗使得他受到大众的喜爱。

卡尔费尔德的叙事诗和宗教诗受到17世纪以写流浪汉为体裁的瑞典大诗人维瓦里乌斯（1605—1669）和鲁西多尔（1638—1674）的影响很深，因而他笔下的弗里多林和圣使徒都是情绪乐观、放荡形骸的流浪汉形象。

卡尔费尔德是浪漫主义诗人，但并没有完全超脱世事烦恼，因而他的诗作中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这在他的另一部诗集《弗洛拉和贝洛娜》（1918）中最为明显。在这部长篇叙事诗里，他写下《鼠疫的讴歌》、《黑暗的圣诞节》、《红十字》等篇章，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带给人民的苦难。

卡尔费尔德的诗作所以优美动人，除了借助于达拉那特有的风光和方言外，格调广博而精深，语言浅近，节奏明快，韵律和谐浑厚也起很大作用。他的诗韵严谨但毫不刻板。正如瑞典学院奥斯特林院士在授奖辞中所说的，卡尔费尔德的“诗作题材具有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这位达拉那的歌手最勇于张开他那超凡脱俗的想像力的翅膀，尝试对各种诗歌形式进行大胆的实践，他真堪称为当代少有的优秀诗人”。

199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前言·

唯一死后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 石琴娥

荒原和爱情之歌

1.祖　先 …… (3)
2.夏日男子汉 …… (6)
3.春日小景 …… (8)
4.青春的爱情 …… (10)
5.打猎的兴致 …… (12)
6.陌生人 …… (15)
7.春天的舞会 …… (16)
8.太阳和月亮 …… (18)
9.格雷恩格的姑娘 …… (20)
10.仲夏小调 …… (22)
11.秋日小调 …… (25)
12.在女巫家 …… (27)
13.泥炭沼 …… (28)
14.出门那一天 …… (30)
15.盛开的花楸 …… (32)
16.渔夫小唱 …… (34)

17. 无人赞赏的乐师…… (36)
18. 那个等待着的…… (39)
19. 牧羊人和命名日之歌…… (40)
20. 在栅栏里…… (42)
21. 小夜曲…… (44)
22. 为我扎花环…… (45)
23. 流浪汉…… (47)
24. 娇艳的玫瑰…… (50)
25. 五月之夜的声音…… (53)
26. 梦中的幸福…… (54)
27. 石楠…… (56)
28. 八月的夜…… (58)
29. 河边…… (59)
30. 在遥远的地方…… (61)
31. 皎洁清冷的月光…… (62)
32. 罗莎琳的传说…… (64)
33. 乐师之歌…… (65)
34. 伉俪情深…… (67)

弗里多林之歌

35. 杜鹃…… (73)
36. 荒野上的豪根…… (75)
37. 春日骊歌…… (79)
38. 蛇麻草歌…… (80)
39. 暴风雨之夜…… (82)

40. 麋鹿时代 …… (84)
41. 献给路边的风 …… (86)
42. 林中的约瑟 …… (89)
43. 两个声音 …… (90)
44. 露西娅 …… (91)
45. 收获的欢歌 …… (93)
46. 你在微笑 …… (95)
47. 红色歌会上的赞歌 …… (97)
48. 我的教女 …… (99)
49. 我单独地生活 …… (101)
50. 土地的精灵 …… (103)

赛西莉娅·布丽娅歌集

51. 献给少女赛西莉娅·布丽娅 …… (107)
52. 斯纳肯达尔先生 …… (109)
53. 春天的黄昏 …… (113)
54. 斑鸠和鹰 …… (115)
55. 花之歌 …… (116)
56. 应该唱什么歌? …… (118)

来自民间小径的歌

57. 阳春小调 …… (123)
58. 家乡的林中女妖 …… (124)
59. 分离 …… (127)

生　与　死

60. 我有一个金嗓子 …… (131)
61. 尤洛姆 …… (132)
62. 一个流浪汉 …… (135)
63. 梦与真 …… (136)

弗里多林的乐园

65. 乐园 …… (141)
66. 无声的情歌 …… (143)
67. 在犹太城 …… (145)
68. 秋天里的春天 …… (147)
69. 约娅之歌 …… (149)
70. 梦幻中的妹妹 …… (151)
71. 缩影 …… (153)
72. 弗里多林的愚行 …… (154)
73. 在王家园林里 …… (156)
74. 新芽 …… (161)
75. 橡树林中的歌 …… (163)
76. 我得到的遗产是期望 …… (165)
77. 小客栈顶上的风信鸡 …… (167)
78. 你的眼睛是火焰 …… (169)
79. 一首中世纪的歌 …… (171)
80. 蒙厄的五月 …… (173)

81.一颗心 …… (175)
82.阿斯波格——波兰妇女 …… (177)
83.献给风笛的歌 …… (178)
84.苹果丰收了 …… (182)
85.牧猪人和嗜酒的伯爵 …… (185)
86.流浪者之歌 …… (189)

达拉那风情

87.圣·埃里哀天国之行…… (195)
88.圣·约内渡海记…… (199)
89.少女玛丽娅 …… (202)
90.富裕的年轻人 …… (205)
91.最后的审判 …… (210)

弗洛拉和波莫娜

92.怀念往昔 …… (223)
93.小客栈 …… (226)
94.号角小调 …… (230)
95.里斯本在跳舞 …… (232)
96.骑兵曲 …… (235)
97.该死的扫烟囱人 …… (239)
98.心灵快平静下来 …… (241)
99.秋天的树林 …… (243)
100.宁静…… (246)

101. 在感谢之周……（248）
102. 狩猎即景……（250）
103. 星星孩子……（253）
104. 木头的宫殿……（255）
105. 八月的礼赞……（262）
106. 冬天的问候……（264）

弗洛拉和贝洛娜

107. 弗洛拉和贝洛娜……（269）
108. 献给一位农夫的挽歌……（271）
109. 早春一月……（274）
110. 先驱……（276）
111. 怀念之歌……（279）
112. 春天……（280）
113. 一位老人……（281）
114. 逃亡中的国王……（283）
115. 穷人的诗……（284）
1. 佃农之歌……（284）
2. 偷猎布谷鸟……（285）
3. 夏天的舞蹈……（288）
4. 姐妹们……（290）
116. 厄兰岛的旋律……（292）
1. 在博尔赫姆……（292）
2. 渡口小镇……（293）
3. 方舟……（294）

117. 纺纱女工 …… (296)
118. 致教堂上牧 …… (298)
119. 蛊惑人心的星期日 …… (300)
120. 黑色的圣诞节 …… (303)
121. 主显节颂 …… (306)
122. 病中吟 …… (308)
123. 神圣的丛林 …… (312)

秋天的号角

124. 秋天的号角 …… (317)
125. 在和平面前 …… (320)
126. 弥撒 …… (322)
127. 布鲁萨拉 …… (324)
128. 流浪 …… (326)
129. 晚祷 …… (328)
130. 让镰刀嗖嗖响 …… (330)
131. 幻想画 …… (332)
132. 奇妙的磨坊 …… (334)
133. 哭泣的新娘 …… (337)
134. 鼠疫的讴歌 …… (339)
135. 十月 …… (342)
136. 别了 …… (344)
137. 一个秋天的夜晚 …… (346)
138. 制蜡烛的女工 …… (347)
139. 织女 …… (350)

140. 来到你的床边……（352）
141. 老长工……（353）
142. 乐园里的姐妹们……（355）
143. 冬天里的管风琴……（357）

·附　录·

授奖词 …… 安德斯·奥斯特林(361)
生平年表……（366）

荒原和爱情之歌

祖　先

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
丹青史册上找不见他们的尊姓大名。
我却仍能依稀辨认，
祖祖辈辈生育繁衍，
从上古绵延至今。
是啊，就在这块古老的地方：
世世代代住在约恩贝拉郡，
他们在河滩上垦出膏腴，
在深山里把矿石找寻。
当时还没有农奴徭役，
尚不懂得使用锅釜瓢盆。
他们关起家门就唯我独尊，
辛勤之余开怀畅饮。
他们亲吻着芳华豆蔻的姑娘，
对自己的女人一往深情。
他们对国王诚惶诚恐，
对上帝敬畏虔诚。
终年劳累得筋疲力尽，

直到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

我的列祖列宗呀！
在欲壑难填独自烦恼的时刻，
想到了你们就有了力量。
面对这奢华过分的鲜衣美食，
我想起了——
　你们披荆斩棘却功成不居：
　穿得筚路蓝缕，衣不蔽体，
　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粝食粗粮，
难道我能有权提出非妄之求？
　在我向熏心贪婪苦苦搏斗的时刻，
　我缅怀起你们，
痛快得像在湍流里沐浴倘佯，
　这种回忆使我知足常乐，
　避邪趋善，遇难呈祥。

我的祖先啊！
我在梦中见到了你们，
灵魂变得依从温顺。
我像一颗茁壮发芽的幼苗，
被安逸享受从土壤里拔掉了根，
一半是心甘意愿，
一半是随波逐流，
背离了你们的事业，
抛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夏去秋来岁月悠悠，
我耳边常萦绕着--个诱惑的声音，
曲调像民谣那样迷人：
“随它去吧，
得过且过乃是做人的本分。”
可是，
我心中的诗发出了强劲的响声，
如狂飙猛烈呼啸，
如急流湍湍奔腾。
一个想法浮现在我脑际，
它既雄伟而又混沌；
昔日的沼泽上哪有云雀啁啾，
哪有熙和的丽日阳春。
在广袤的深山老林里——
你们长歌当哭，频频叹息，
弯着腰默默砍伐耕耘，
但听得：
车声辚辚，斧声铮铮，
你们犁耙下垦出了阡陌万顷。

夏日男子汉

不要害怕不要逃跑，
我从乡间小路的拐角徐徐走近！
我奉上树丛中沾满灰尘的玫瑰花
带着我对庄园千金的敬意。

我是个出身农家的小伙子，
一个在大路和小溪边演奏的乐师。
我是个乞讨诗歌的流浪者，
在精神的王国里毫无防御。

我是个学究，但我的勇气
在公式和文字的压力下消灭。
现在我要脱下书呆子的衣服
换上乡下纤夫的装束。

振作起来给我以力量
你绿茵芳草的王后，
使我成为一个翻晒干草的人

在你的扈从仆佣之中。
我的心灵年轻，我的身体强壮，
我完全能撕破一个夏天
为了能见你一面，你漫步在你的领地上，
在阳光普照的花丛中容光焕发。

草地上所有渎神的残花败柳
我要将你的娇艳践踏在脚下，
倘若你不爱看见我现在这副模样，
你尽管吩咐我去喂猪放羊。

我愿在麦堆和干柴堆间信步漫行
在三叶草熏熏的夜晚
在秧鸡的呱呱叫声中
还有夜莺的婉转啼鸣中写下农家乐的十四行诗。

如果大门口有什么动静
在繁星满天的半夜千万用不着害怕！
这不是别人而是你新的夏日男子汉，
我仁慈的女主人。

春日小景

小河在平原湿土上潺潺流过。
桦树的树皮缺口里流出了液汁。
高山上的苍鹰发出了求偶的枭叫，
在寒冷的长夜中凄凉而可怕。

哦，快乐的南风吹过荒野！
它马上会带来一个节日的夜晚
为这一带的五旬节[①] 增添光彩，
到处弥漫着柏油燃烧的浓烟。

乞丐吊儿郎当边走边舞着棍棒。
修鞋姑娘收摊子挪到了太阳底下，
放开喉咙大声招揽，声音就像乐师给琴弦擦松香，
紧紧抓住用桦树皮包底的小提琴。

大路上远远传来手推车的辚辚声——

① 五旬节又名烧鬼节。在北欧，人们燃烧杂物或柏油来驱鬼。

赶车人的儿子从磨坊回家，
刚到门口孩子们便张大了嘴巴，
屋里妇女们聚集在窗前。

姑娘们来到陡峭的山谷里
双脚踩在小河边
充满渴望的眼睛盯住了
肩宽体壮的小伙子，尽管他身上沾满了雪白的面。

但远离庄园的嘈杂人声
横着一条山脊仿佛浓雾一样，
他看见有幢小屋的窗玻璃在阳光下闪烁，
他想起了腰纤胸高的埃玛。

青春的爱情

她把青春的爱情赠给我
在一个晚上在一座阴冷的树林里。
在熏香芬芳的黄昏里，
杜鹃啼泣声声在提醒我们时间，
小径在蓬蒿和灌木中蜿蜒
引向森林精灵最黑暗的天堂。
我们俩漫步着忘记了一切
憧憬着青春的放荡风流。

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了音乐，
宛如提琴弦奏出悠扬的新娘之歌；
从云彩和蔷薇丛中飞出来
流过山坡和三叶草地。
像一个银点闪烁在黑蓝色的天空
维纳斯端坐着像王后一样安详。
我们手挽着手
感觉到心头在怦怦地跳动。

我们俩一起走向山谷，
溪流在山谷里悄悄地流淌，
我们在泉水边掬水畅饮，
我们的热唇融化成了一个吻。
草地上盛开着黄澄澄的黄油花①
我们陶醉在芳香和夏日里，
我们俩抬头仰望着天上的星星
脑海里燃烧着炽热的想法。

① 北欧传统中黄油花是新娘的花。

打猎的兴致

篱笆上的亚麻快干了
蛇麻草也到了收割的时候。
红的像狐狸，黄的像貂
在牧场树林里闪耀。

太阳落山了，天慢慢黑了
牛群从牧场归来了。
护林人小屋的影子越来越长
从临近的树篱一直伸到远处的篱笆。

她站在黄土地的井边
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
像是一朵秋天里盛开的玫瑰，
美丽而强壮——
芳华十八岁的妙龄少女。

她把水桶打满了水
心里却想着奇怪的念头。

天已黑下来了，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还有乒乓的枪声和猎物的逃蹄声。

她已经听了整整一天，
一边把野莓拣起来放在筐里，
她顺着走过黑夜的树林
追随着正在打猎的他。

在晚祷钟声敲响之前，
她自己未曾留神时光已溜走；
她一心只想着他，那陌生的射手，
他的爱好就是唱歌和开玩笑……

腐烂的树叶和土豆茎
在风中散发着强烈的气味。
在路上，一个人急匆匆
走向护林人的小屋。

从鼓囊囊的獾皮包中
露出彩色斑斓的羽毛，
猎狗嗷嗷叫着跑出跑进
在墙边不断地嗅来嗅去。

她低垂着眼睫毛耐心等待着
那客人长着一个红喷喷的脸蛋，
太阳穴的深处在振动

少女的情窦已经开启。
在孤零零井边云杉篱的浓荫里
她捧出了欢迎酒，
酒杯便是她带着微笑的双唇，
而那欢乐愉快的猎人就是我。

陌 生 人

她站在木栅门边
夏天的兜帽
戴在后脑勺上，那位风华正茂的姑娘。
她的手臂支撑在带有倒刺的篱笆上，
鲜艳、美丽的脸蛋放着光芒
七月般炽热和焦急的渴望。

他来了
从木柴堆和灌木堆间的小路上
迈着矫健的步履，那个兴高采烈的小伙子。
他目光灼灼朝姑娘瞅了一眼，
没说一句话也没打一声招呼
他走过小径，走向泥灰沼。
但姑娘也白了他一眼
目光深深地盯到小树丛中，他就在那里消失踪影。
“跑进荒漠的深处去吧
你这个傻小子真够呛！
母鸡尚且要去啄食，而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春天的舞会

一个歌声回荡的初夏之夜。
我们忘却了世界，
我们只记得我们是年轻的，我们这一群中的每一个人，
一个德国乐队在演奏。

山上牧场的树林里变成了舞场，
周末之夜的提琴声起伏悠扬，
回荡在桦树叶的浓荫下，
我们欢度着乌蒙蒙的时光。

乐队奏起了华尔兹舞曲，
我们纵情跳舞，连地面都在震动，
从怦怦直跳的脑门上我们扔掉了帽子，
从喘不过气的脖子上我们解开了衣领。

我们今晚抛弃了强加给青春激情的约束，
我们反璞归真又成了大自然的子女。
舞跳完，我们拥抱我们的姑娘们，

坐在长凳上憩息，一对挨着一对。
新月伸出了它的弯角
挂在苍白的夜空中被风吹动，
田野上的野果圆滚滚、白毵毵，
在青枝绿叶中伸出黑黑的尖刺。

音乐中夹杂着呼呼的风声，
这是大自然催生助产的声音。
在少女剧烈跳动的心中得到呼应。
在强壮的年轻人的心中得到呼应。

我将你高高举起，在这欢歌曼舞的春天里，
你是我在热烈的舞会上的圣女。
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含情脉脉的目光，
我听到了你的心在紧身胸衣下怦怦跳动。

太阳和月亮

两位美丽的姐妹守护着天宇，
一个是太阳，光焰四射、意气风发，
而我把她的妹妹称做月亮，
因为她温柔、忧伤，面色苍白。

其中的一个整天不停地走转和放射出光芒；
夏天在芦苇丛中，在葱绿的草原上，
处处都可以看到她的倩影，
春天她投给人们温和的目光，
而到了冬天却乘上雪橇匆匆消逝。

她目送秋波，带笑的朱唇在歌唱
吸引了那些经不住诱惑的人和小伙子！
不过看见人们带着求爱的笑容走近她
她会破口大骂，说话尖刻得像尖刺。

另一个是痴情女，低垂在苍穹，
满载着风情和伤感；

她喜欢宁静地做梦和幻思翩翩的祝愿。
她短叹一声会引得你长吁不止。

当放牧人半夜巡视露天牧场
她出神地听着可爱的哞哞叫，
当泥土屋里传出喝醉的记账员的低音歌唱
怀着一片赤诚，她给了安慰。

现在监护人写信给我说："你出门之后，
姑娘们都走了，心情十分沉闷，
说吧，小伙子，难道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随你挑选一个心爱的，但千万不要拒绝。"

好吧，我马上会回来的，当秋天来临的时候，
将在枯黄的树丛中看见你那温柔的目光，
朦朦的月光啊，我要教你玩游戏，唱唱咏叹调，
还要念诗来倾吐我的衷肠。

然后我要挑选一个明朗的晴天，
那时姐妹俩都笑逐颜开——
我要对她们勇敢的父亲说：
"喂，把你的女儿给我吧！那个阳光金灿灿的！"

格雷恩格的姑娘

我的姑娘住在格雷恩格的家里
那是格雷恩格的一家小客栈，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别离的滋味愁煞天涯恋人。

今晚我为雪橇套上了骏马
披上一件鹿皮大衣。
裹紧皮大衣坐着感到特别温暖
犹如伏在恋人的胸上。

你昂首扬脖神采飞扬，我的小骏马，
不像往常那样疲沓，
你像电光星火一样划破长夜
放开四蹄飞骋疾驰。

我们没有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
那是矿穴和柴堆；
积雪和小酒馆都挡不住我们

在星光下和狂风呼啸的荒原上奔驰。

有三辆雪橇停下了，
在格雷恩格小旅店门前。
三位客人纠缠着她
要我的心上人去伺候。

她带着友好的神情哼着小调
将第一位客人领进一间大厅，
厅里的架子上放满了葡萄酒
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

她尊敬地将第二位客人
领进一个单间，
因为他是邻近教区的牧师，
独自享用正合他的口味。

这时她走近第三位客人
认出了自己的心上人，
她欣喜若狂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喊给主人、客人和朋友们听。

眼神中闪烁出骄傲的火焰
纤纤素手放在我的手里，
将我领到自己的温馨闺房
我心情兴奋地跟她走了进去。

仲夏小调

1

小树丛中走来一位绅士
脚蹬马刺靴，头戴缎檐礼帽，
衣襟上挂着金质奖章，
这是位地位显赫的男爵。
他见识过世界上所有虚假的荣光，
他和名媛淑女们一起游乐舞蹈，
现在他像头公羊失魂落魄地走着
脚上的皮靴锃光乌亮。

一个明艳娇嫩的姑娘走过来，
万种风韵叫人看得发呆。
尽管身上的裙袍破烂不堪
却遮掩不住青春和美貌。
“停下吧，可爱的姑娘，听听我的声音！
来吧，你就靠在我高贵的胸脯上歇息。

在我的大厅里你将像太阳般光彩耀人
还可以在黄金中遨游酣畅。”

但姑娘以急匆匆的腔调回答说：
“我自会到泉边参加舞会。
再见，你这个老家伙，
现在我要先去挤牛奶。”
男爵他站在仲夏的阳光下
骨瘦如柴的双脚上蹬着一对铮亮的靴子；
她却脚步轻盈地飘过石头和树桩，
鞋几乎不沾地面。

2

你迅速地走过我的椅子，
我的乐师桌旁的椅子，
你还是去年的你，
尽管一切都今昔迥然。
我愿充当你的细嫩的皮肤，
迷人而炽热的——
亲吻时我把你叫做心上人，
然而我对你却知道得还太少。

现在这绿色茵茵的田野
成了婚礼的殿堂，
这一大片绿色、广袤的田野，

你就坐在我的身旁。
终身厮守在一起
直到长眠安息把我们分离。
也许今晚我会走在你身后，
要把这新婚之夜尽情拖长。

夜，匆匆逝去，
这短暂而又魔力无边的夜晚。
我听见两片朱唇发出的笑声
透过华尔兹和波尔卡的舞曲。
她在播送欢乐的福乐，
双手沉重得连上帝也怜悯。
那贫穷、被遗忘和年轻的人们啊，
这是你们幸福、快乐的时刻。

秋日小调

我向你问候，直抒衷肠，
你温柔地带来秋天的凉爽！
白天你像一个狩猎女神四处游荡
在桦树林的浓荫下吹响号角，
你这个年轻而又热爱生活的姑娘
在夜晚的舞会上纵情旋转，令人头晕目眩。

啊，你是快乐的，因为你善良又美貌，
你使夏天的辛勤稼穑得到报酬。
我们这些担心粮袋空空的人
多谢你为我们绘出了色彩绚丽的丰收图画。
然而你有时也不近人情
让暴风雨的粗大琴弦铿锵作响来发泄你心头多余的情感。

洗衣房传出棒槌敲击声
还有揉搓亚麻布的窸窸窣窣，
姑娘脸泛红潮在憧憬
那新婚和男耕女织的乐趣。
屋外风在呼啸，
把山谷和海岬吹得一片荒凉。
路上来了乞讨的女人

她的孩子裹着破烂的衣衫
现在农庄都有丰厚的施舍
在每一个丰收后的盛宴上畅饮一番。
她几乎用不着弯躬屈膝
哪怕是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老太婆。

狂风之夜放牧人全家围坐在一起
门都拴好窗户紧闭。
夏天各奔东西秋天又将团聚
在家里安享天伦的乐趣。
谁在蹑手蹑脚地走动？
若不是来偷苹果便是腼腆的求婚者。

——是的，这是秋天。我美丽的心上人，
多美啊，春华秋实爱情的结晶！
多美啊，看到你年轻时的美貌变得成熟，
你的胸脯高耸，脸颊红得像苹果！
爱情伟大，忠诚价更高，
人生的激情一直熊熊燃烧。

当我打完猎及早归来的时候，
你在和煦的微风里为我瞭望，
当我狩猎回来得太晚时，
你的声音从窗户的夜空中向我问候；
你的眼光沿着河岸追随我的火炬，
可爱的秋天里爱情多么美妙！

在女巫家

在雾茫茫的夜晚变成灰色
蒸气四处弥漫的时候，
女巫带上长到脚背的面纱
悄悄地溜出门外。
她围着棚屋转来转去
穿过长着蔬菜的田地。
她回到家，喝了一杯酒
抖掉面纱上的雾珠。
女巫家的长凳上坐等着
一个可怜的女人，静得像老鼠，
眼泪像断线珍珠落在她的衣裙上。
唉，女人的眼泪难道能变成良药，
去治愈不信神灵的丈夫，
他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孽！
但女巫喃喃有词地作法起来，
流不尽的眼泪就像雨点一样
溅湿在了早已被遗弃的结婚礼服上。
夜晚她将带着哭泣的忏悔去斗争，
直到她的枕头被泪水湿透。

泥 炭 沼

山脚下，一直到森林边缘，
泥炭沼延伸着，浅而平坦。
在长满矮小的蓑衣草草丛中
水塘面上飘着一层油污，粼粼发光。

复活节的时候有一对野鸭
飞得累了从空中落下
不过马上又拍翅飞了起来，
它们不愿使自己双翅的翎毛被褐色的泥土玷污。

森林像披着降灵节盛装的小屋，
四周长满绿叶嫩枝，
草地上一株刚长出的樱桃树
宛如穿着晚祷服的少女亭亭玉立。

但泥炭沼带着无限的忧郁，
像一位贫穷的、哭得双眼红肿的新娘，
缀上苍白的云莓
在她那退了色的裙衫的衣褶上。

大森林里光线暗淡
可是松鸡和丘鹬还在翩翩起舞，
而这里只有蜻蜓在飞，青蛙在跳，
激起黑得像墨水的浪花。

*

佃农的女儿，在林中搜寻
夏夜中一头迷路的奶牛，
她来到泥炭沼边
马上发出悲哀和凄惨的呼叫。

她曾听说，稠粘的泥浆下
隐藏了许多可怕的、血淋淋的秘密。
有时发出一声声呼救的惨叫
那是鹤的长嘴发出的哀鸣。

被亲生母亲掐死的孩子，
他们还未看到人世的亮光，
富商遇到抢劫，
也被扔进这无底的泥潭里……

眼睛里闪烁着恐惧，
孩子们朝桤木和松树中窥探：
泥炭沼的死水潭上鬼影憧憧
雾气弥漫，腥臭而阴森。

出门那一天

太阳升起，
沼泽地的薄雾散去
我迎着清新的空气离开村庄。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沐浴在夏天张开的欢乐的大伞，
把人间统统笼罩在五彩缤纷中。

所有人都在沉睡。我朝着阒无一人的窗户依依惜别，
那眼神都是白费功夫
——你还在梦乡里，我懒惰的小朋友！
当盛开鲜花的酸橙树
在秋风中树叶落尽，变成枯枝，
太阳和天空变得灰蒙的时候，我会再来向你问候。

我从阳光普洒的大路
走上光线昏暗的小径，
树林浑身披着它那闪光的锦缎。
现在是晌午时分
很早以前，
就响起了鹌之小夜曲的第一声。

现在我要卸下背包

在这里的山上歇息。
山下是芳草如茵还有快要成熟的亚麻，
黄色的毛蔑放着光芒
在车轴草叶的阴影下
蓟草庄严地抬起它那红色的花冠。

极目远处旷野上
一泓清溪波光粼粼，
在远方黑暗的森林里一声啼鸣划破了宁静。
我要倚依在树干上
梦萦魂牵地回想幸福的往昔
吮吸大地上甘霖般清冽的饮料，如醇醪醉人心田。

榛子丛安静下来……
就像孩子在双唇的亲吻下被哄入睡乡，
甜甜地躺在森林贞女柔松的手臂上。
我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感觉到在我沉沉呼吸中
草丛的酥胸依偎在我身边。

我已安宁地睡了很久了
在熊草莓和蕨草丛中；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凄厉的绝望哀鸣。
惺忪睡眼分辨出
红似铅舟，在夜空
一只鹞鹰冲入云霄，悠闲地飞翔。

盛开的花楸

在这蓝湛湛的圣约翰之夜
空气温和而润湿。
我从花楸树枝上摘下
又大又重的灰白色鲜花。

在这蓝湛湛的圣约翰之夜
空气温和而润湿。
我把摘下来的嫩枝
放在你房间的床上。

香味强烈而又炽热；
那个闻着香味睡熟的人儿
——这一带地方都这么说——
会整夜梦见她的情郎。

你深夜醒来
静静地躺在床单上，
你会梦见我，

当你呼吸到我的鲜花的芬芳。
五旬节花环旗杆下的舞会，
群山中回荡着歌唱和弦乐声
那回音在你的耳边不绝如缕，
你把它带到你那阴冷、昏暗的阁楼上，
你听到许多柔情蜜意的话，
风儿也在自作多情地发出回声。
曲终人散，你随着人群回到家中
穿过草地和田野——
而我却只好镇静地苦笑连连，
因为我冒着极大的风险；
你会忘记一切
只梦想着自己的情郎，
而我却偏偏不在你的身边。

渔夫小唱

我的航向欢悦快乐，我的太阳金光灿灿，
我的渔船由一个姑娘掌舵，
身体颀长直挺像狗鱼，
脸蛋丰满得也像狗鱼。
这条鱼究竟是瘦是肥，
与我一点儿也不相干——
刚刚拖到船上的那一网，
网到那么多鱼是我生平第一遭。

但真正的可怜虫却是
来到渔船上的每一个姑娘。
她们漂泊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
海风把她们打得浑身湿漉漉，
上岸时头晕目眩摔倒在地上
然而那颗心却更加难受。
因为海浪的歌唱和鱼儿的蹦跳
她再难记得了。

但不要焦急，不要悲伤，可爱的！
我的心是诚实的。
如果你能容忍我，
我想我会再次相信你的誓言。
因为一个长年漂泊在波涛中的人
哪怕容颜变得面目全非，
就在溅飞不已的浪花中
仍隐藏着一颗真诚的心。

我的小屋坐落在索恩布山脊上，
那贫瘠的沙地长不出面包。
那里没有奶牛，没有肥猪，也没有鹅鸭
不过也没有饥馑灾荒。
因为鲈鱼在我的桌上神气活现，
鳎鱼在我的盘中鳞光闪闪，
爱情，姑娘——相信我的话——
比食物更美好。

无人赞赏的乐师

他从大雨和恶劣的天气中来；
他看上去像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
因为他的裤子湿了，
他的上衣，哦天哪，也一股酒气扑鼻。
从他那褐色的皮背囊
流淌着一股黑乎乎的小溪，
他将皮包放在门旁要求借宿过夜。

这时一个角落发出了声音：
“这又来了——
任何人都要到这个可怜的地方来吃一点，我的天哪！
到我的仆人的小屋里去吧，
那儿有一张空床，
你可以到草棚里去拿一大捆干草。”

流浪汉的眼珠漆黑而有神采，
他转过身去就要走。
他抓起门边的背囊，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哦天哪！

但那个农夫却喊了起来："站住，
你有乐器，那就演奏一曲吧！
你能得到一顿晚餐，如果你演得好的话。"

他拿起小提琴奏出了第一个曲调
那是鼓声隆隆，然后是枪声乒乓和硝烟弥漫，
那是弹雨如飞和蓝莹莹的步枪，哦天哪！
农民的脸上容光焕发，两眼燃烧起来。
"打仗是最糟糕的，你却演奏得不错。
就像当年服兵役期间我身上的血液在沸腾。"

但第二支曲子奏响了
仿佛敲响了教堂神灵的钟声，
仿佛充满芳香的上帝的屋中的一曲夏日圣歌，哦天哪！
这时从炉边传来了
女主人虔诚而又激动的声音：
"这样的乐师应该享用屋里最好的床。"

他演奏出第三个曲子
那是林中的鸟儿在婉转啁啾，
成双成对的鸟儿在舞蹈和情爱，哦天哪！
这时主人的女儿跳起身来
搂住他的颈脖，
因为欢乐的乐师应该得到漂亮姑娘的吻。

但农民坐在桌旁

语调温和地说道：
“来，喝一杯；我喜欢乐曲和歌，哦天哪，
她妈妈也有同样的爱好。”
姑娘却羞答答地低声说道：
“陌生人，你走了以后，我再也不会高兴了。”

年轻的乐师笑了，
他端起斟满的酒杯。
“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坏人，哦，决不是！
我受过教育，是个管风琴演奏家
我的名字叫阿佩尔克维斯特，
而你漂亮的姑娘，同你订婚我很乐意！”

那个等待着的

马厩里的棕色马撕扯着缰绳，
他用铁蹄蹬着地面，嘶叫着呼唤我们。
他不吃燕麦，也不吃新收的干草，
他等待着他的主人，还有他的女友。

绿色双轮马车，停在通风的小屋前，
他抖擞着鬃毛发出长嘶，他拉动车轮发出辚辚响声。
他期待着撒开四蹄在天空中驰骋，
载着快乐的恋人通过目瞪口呆的村庄。

花丛中红色的花蕾长得又高又迷人，
他抖掉尘土，晃晃脑袋走开去了。
他只想着你和你那青春娇小的胸脯，
他梦想着在夏日盛开鲜花没有秋季。

太阳躲到了云层后面，这漫长的一天，
懒惰的风儿嗦嗦就像一支催眠曲
但当我们启程时，云开日出，阳光倾泻而下。
整个森林在呼唤：我们等待的就是你。

牧羊人和命名日之歌

告诉我，最亲爱的，你在凝视什么，
你和你的孩子们在哪里栖身。
我在高高的山坡寻找你，
在这时光飞逝的一天。
来吧，离开野莓丛来到这里，
不要再留恋蔓越橘和覆盆子。

白色的羊群像刚刚爬出
流水潺潺的山坡，
苍空明亮起来露出微笑
把它的面粉口袋洒向大地；
我的朋友，即使是牧场的夜晚，
黑沉沉，睡眼惺忪但仍很动人。

难道是山上野玫瑰的花丛，
也许是我的姑娘的围巾在飘拂？
是白色柔软似云的羊儿
还是格丽曼斯峡谷的野兔？

太阳滚动着它的红色大火球，
把高高大厅的帷幔照耀得闪出异彩。

快下山吧，你这个太阳之中的太阳，
你这个把牧羊女照亮了一天的太阳！
绚丽的傍晚云蒸霞蔚，
把我们沐浴在你的光辉之中！
我愉快地哼起了歌曲
我会像所罗门王那样引吭高唱。

在栅栏里

在达尔河静静的水面上，
圆木缓缓地漂流。
河岸另一边的布隆片森林，
耸立在彤云低垂的天际，
黑得令人扫兴。
天在黑下来，长夜凉似水。

凝止而湛蓝的烟像山岚雾气
悬挂在山脊的边缘。
一个又一个栅栏连成重门深锁的围墙，
把沉睡的村庄围绕得固若金汤。
被缰绳勒住的马驹
喷着响鼻在拴马桩上挣扎。

即使在后院黑暗的小屋，
石磨缓慢而沉重地转动
在水珠四溅的槽中；
长镰刀在磨刀人的手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远处的小河上桨声哗哗，
短笛的呜咽萦绕回荡。

在草棚里的干草和麦秸堆上
男人们安详地睡得香甜。
屋顶梁上的燕子
把头藏在挤满了乳燕的小窝中，
风儿已经休息，
在村庄里的街口和河边的柳树丛里。

仅仅一个阁楼的窗口人影在晃动，
里边传出咯咯的嬉笑和低语，
而就在这幢房子底下
贵族庄园的马夫拉格兹-乌勒
那可怜的家伙，在踱来踱去，
妒忌的火苗在桃树底下蹿起。

小　夜　曲

松树的树干，桦树的树叶，
在你那变了色的草屋顶上，
在夜空的阴影下，
睡在你的草床上，安详而愉快。

当冬天像一个身着白衣的求婚者，
踏进你的窗户，
在四面围墙之中，
做一个能使你温暖的梦。

梦想着夏日戏谑的微风，
风暴在奋斗和喧闹；
梦想着在桦树绿色的小屋里，
你酣睡在我的手臂中。

为我扎花环

用石楠花和常春藤为我扎花环，
我的荒原新娘，万般风韵无人能相比。
迟开的鲜花，点缀着你这色彩斑斓的王国
报答你如火焰般燃烧的爱情。
我是最后一个，忠诚的歌手
在你荒芜的大厅中引吭高歌，
当秋天的太阳落入苍白的群山里
狂风像野兽般嚎叫起来。

你将地板铺满了黄金白银，
你的床上堆满了赤红的珠宝，
你的泉眼汩汩喷出了飞沫
清洌的泉水溢满在田野上。
你的大型松涛乐队在如痴似醉演奏——
喧哗而又和谐的声音传向远方。
在欢欣中我们应相互庆祝
阳光底下最盛大的飨宴。

夏日告辞的眼神变得麻木了，
沉重的天空闭上它的眼睑，
当夜的波浪即将把你淹没，
我想你会含笑睡去。
黑暗中我听见充满爱情的喃喃声
就像在欢愉的春夜的夜游神
哦，夏天将要逝去，芳踪就此杳然。
但你的情感永远热烈地燃烧着。

流　浪　汉

有一只鸟从东飞到西，
从西又飞到东。
他身穿黑色服装活像个牧师，
他的目光灼灼像只狼。
他在黑暗时刻飞来飞去
在没有雪的冬天，在月黑天高的秋夜。

据说没有一种声音像
他那喑哑的枭叫，
猫头鹰的叫声是一种发嚎的音乐
相对他在夜间发出的笑声，
那种喑哑的啼叫令人毛骨悚然。

小伙子从心上人那里来。
他漫步在树林中，
心情沉重弯腰曲背就像在扶犁，
因为他的心里想着可怕的念头。
这时他听到了带哭的笑声：

耳边响起了一阵阵振翅声，
两团燃烧着的煤炭飞入树丛中。
“猫的眼睛，夜的精灵，莫出声，快快走掉。”
林中传来刺耳的声音
或者他自己心中的声音：
“嘻嘻！哈哈！
可以相信吗？
我是你的孩子，生下来时你那么年轻；
你的毒药那么厉害，你以为我必死无疑，
殊不料我还活着！我是你的亲骨肉，
我一心一意地跟你走进坟墓，我亲爱的父亲。”

运送着矿石的虔诚车夫，
听到有人在长夜里呻吟。
就在矿山哗哗的流水边
他颤抖的声音唱起赞美诗。
在这命运注定的世界里谁能带来安宁
那个被打死等待着复活的人
在那堆满尸骨的深渊。
这就像人们听到了妻房的尖嚎。
听到的是心灵痛苦的惨叫！
直到末日的来临
他们徒劳地为活着的人祈祷。

那是在去年的一次婚礼上，
乐师们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小提琴，

整个舞会也马上停了下来，
是谁在角落里哭得那么伤心？
有人开玩笑说道："谁把婴儿扔在外面？"
新娘脸色死灰倒在凳子上。
她从那天起
遭到了可怕的打击变得痴呆。
那个贪婪的农夫躺在屋里。
身体和灵魂整日不得安宁，
他思念着被他折磨致死的妻子。
这时他看到院子里蹿起两团火光，
他走到窗台前：
那两团火在苹果树上燃烧！
清早，太阳升起，晨风呼呼，
他在门口苹果树下摇晃着死去。

有一只鸟从东飞到西，
从西又飞到东。
他身穿黑色服装活像个牧师，
他的目光灼灼像只狼。
他在黑暗时刻飞来飞去
在没有雪的冬天，在月黑天高的秋夜。

娇艳的玫瑰

（关于汤姆安娜的爱情的讽刺押韵诗）

我记得你，头戴纸帽
身穿彩色斑斓的衬衫。
你是一只五颜六色的鸟
坐在我们家的梁上。
我记得，每次我听到
你那夜莺般的歌喉，
与鸟群的合唱非常和谐
在凉爽的夏夜里。

白天我只见到
你的杰作，我杰出的艺术家——
衣柜，闪耀着蓝光，
还有棕褐色的食橱。
在盥洗室里，你褪下美丽的外衣
一会儿吹着口哨，一会儿娇笑，
那张床儿暗暗起了疑心，倒并非无端。
果然你背信弃义离开我的身边。

我重新打扮起来像去赴宴
在那天晚上精心梳妆。
我的国王，到我这里来做客吧，
风声之中传来了温柔的抱怨
在门缝里和窗棂前；
似乎在对我哀叹："放我进来吧
从大雪和寒风中。"
你若是那娇艳的玫瑰花，
那就不消这样抱怨；
你认得锁和门栓
你可以自己将它们打开。
你若是黑夜里的鬼魅，
或者是一个又丑陋又粗鲁的农家小伙子，
那我就要匆匆退避三舍，
让我自自在在地为你致哀。

哦，你在远方快点着色作画，
把我心上的玫瑰描绘！
别的姑娘已经炫耀色相
在你的王国里争妍斗艳。
但是这棵花中之花马上就会枯萎
永远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滋润，
你听到这个悲哀的消息，
也许会匆匆赶来。

哦，为了玫瑰花，拿起画笔吧，

着色深沉才能显出悲哀。
用黑色绘出回肠荡气的等待
直到我死去泪水才流尽。
用银色画出小星星，
苍白得就像你，我的朋友，
我在棺材中得不到安宁，
如果你不肯为她妙笔丹青。

五月之夜的声音

听，它是怎么称呼我们的——你没听到歌声吗？
峡谷中丁冬作响的溪流：
“快乐的五月时光即将过去；
欢庆一个五月之夜吧，以后再也没有了！”

“在你的鬈发上我扣好新娘的面纱，
带露珠的紫罗兰花环我献给你，
在风中散发着清新的芳香，
飘香一个五月之夜吧，以后再也没有了！”

“我听到春天在这里落下，
我的心在高声呼叫，
我将献给你，青春的感情
只能献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

“我一旦有了爱情，少女的爱情，
生活会笑嘻嘻地开出芬芳的花朵
快来吧，我的新郎，白天快要来临，
给我一个五月之夜的吻，以后再也没有了！”

梦中的幸福

在我贫穷、黑暗的生活里，
在孤独、漫漫的长夜里，
我高声把你歌唱，我的妻子，
我绝无仅有的、微光闪耀的财富。
我运笔如飞
画出梦中的你，
一幅光辉耀眼的画
衬托着松树林的背景。

带着如蔓越橘的新鲜光泽
你的双唇含情脉脉而温柔，
就像最细的苔藓，又白又红，
你的双肩和胸脯是那么美丽。
从桦树林借来一片秋月的金色
勾勒出你秀发如云。
但你的眼神的微笑里带有憔悴
我以前从来没能看见，

你的一生光怪陆离，
恰好似笙歌弦乐在为你带路。
但我梦想着你爱听森林夜晚的情风，
还有苍翠的田野上的啁啾唧唧。
那些宴会和酬酢只不过是炫耀的虚荣，
真是累人的空洞享受，
你渴望的却是干草和鲜花，
在遗忘和寂静的宫殿里

有朝一日，你的渴望热切不已
再也不犹豫迟疑，
你就会走上你熟识的路，
一去不回来。
我见到你时欢乐得歌唱，
见到你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们在爱情的饥荒里熔化
悠悠岁月都生活在一起。

在我贫穷、黑暗的生活里，
在我孤独、漫漫的长夜里，
我骄傲地高喊：你若愿做我的妻子，
就愉快地接受我的清贫！
你的美丽容貌是最贵重的首饰
婚礼之夜就是我们的新居，
你的嫁妆叫幸福，
你的新婚礼物就是宁馨。

石　楠

你美丽的石楠
在贫瘠的荒野上，
我孩提时代最美丽的花！
我要在
平静的梦幻中
在南风刮来时等待你出现。

这里的小屋沉浸在
香料的芳香中
来自翠绿的松和红色的麝香，
熏风献上
一杯醇厚的美酒
为了平畴的健康和夏日的光彩。

未曾料到她竟跟随到这里
和风微微吹拂
一个阳春丽日——我在高山上发现她。
我不禁要问，

如果一片赤诚
她是不是会爱上我的寥廓荒原。

哦，头戴花环
她在欢乐地跳舞，
我情不自禁地
把石楠花编成辫，扎成花环，
那种情景叫人难忘
我永远记住孩提时代的宫殿。

八月的夜

当蒙蒙白雾在草地篱笆边翻滚时
刈草机唱着它那永恒的赞歌，
我们孤零地漫步在杂草丛生的泥炭沼岬边，
今天在我那锋利的大镰刀前倒下。

月亮从森林中升起，橙红似火，大得像个太阳。
远处急流像沉闷的低音提琴在咆哮。
鸟儿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在我们的眼前一掠而过。
凯纳村灯火通明，成群结队的舞伴拥向那里。

今晚我们就像去参加一个婚礼。
萤火虫像五色彩灯悬挂在路边，
--颗流星划过夜空闪着耀眼的光芒，
似乎知道天地间还有我们心里的秘密。

今天我终于得到了你的允诺，说是秋天再来相会，
那时我们的婚宴将把夜空照得通亮，
那时你乌黑的秀发上戴上绿色的常青藤花环，
跳舞的人群将会蜂拥到你父亲的庄园。

河　边

带着钓竿和渔网
一群捕鱼者熙熙攘攘来到河边，
河中黑色的小龙虾来回穿梭
在水草丛中的硅石上。

但是在这荒芜的河岸边
只能听到波涛沉闷的拍击声
和教堂凄凉的钟声，
伴随着长长的一天。

黑色的燕子从岸边的窝里
飞出去觅食；
我的思绪无目的地搜索
在近处和远方。

是什么将我从家乡的峡谷
带到悬崖峭壁，带到山中和沼泽？
是什么在我的心灵深处

戳得异常疼痛？
阳光照耀下，凉爽，空旷，
在这些无月之夜
我的童年在花香中度过，
犹如石楠那样富足——尽管苍白和晚熟。

现在我似乎该离开了
从我以前的爱情曾经拥有的
疯狂飞舞的思想
和强壮有力的新翅膀，

这时她从河岸和浪中间走过来
洒下一路歌声和笑声，我童年的朋友，
年已及笄的姑娘；她朝这里看来，
她的秋波将我燃烧。

但我再也不能歌唱，
再也不能尽情地欢笑，只能心事重重地微笑。
我不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是一个男子汉，
我的血液充满希望和活力。

在遥远的地方

有一条小路通向遥远的地方
蜿蜒在冬天的荒野上。
木炭窑浓烟滚滚，风将它带走，
大树挺立，但树皮却被冻裂。
肥壮的松鸡扑扑飞了起来，
从稠密的枝桠间传来沉闷的回响。
树节斑斑的松树的雪地上，
留下了一串串动物的踪迹。
在这清风明月的深夜，我的心灵来到这里，
凛冽的夜里我在寒风中游荡；
很快我听到了小溪淙淙，
我站在僻静的庄园门旁。
我走向亮着灯的窗前：
炉火旁坐着一位年迈的女人
双眼盯着熊熊燃烧的发蓝火苗——
我的母亲，我是多么地想念你！

皎洁清冷的月光

皎洁清冷的月光
宛如我孤高的情人的眼神，
风儿飒飒刮过，
树冠上的落英随风纷飞。

从株树林中
隐约看见一幢白色的楼房。
灌木丛中还有一个鱼池，
风涛中显得万籁寂静——
宛如女人的心，冷漠而安详，
然而呼吸中吐露出沉重的苦楚。
黑色的帘布后面像一个橘黄色光晕，
萤萤孤灯下黯然伤神。
她是形影孤吊，玉洁冰清的少女，
美丽，高傲的圣母，
她对我的崇拜报以微笑，对我炽热的祈求不置可否。
对我的愤懑没有理睬。

我想着她坐在那里云鬓纷披，
双手捂着眼睛
倾听着黑夜的飕飕风声，
心中思绪万千。
“有个男人在黑森林中行色匆匆。
嘘，有一只手在敲击玻璃窗吗？
不，大概是暴风怒吼卷起砾石，
院子里空无一人，夜已深，
再说屋门却紧紧地关闭着。”

罗莎琳的传说

晨风在呼呼地响
吹过桉树和酸橙树，
我无法自制想起了
小罗莎琳。
我走在花丛中，
她紧跟着我的脚印，
她妩媚地对我说：
“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天很长吗？
来吧，让我为你铺好床褥，
我唱情歌为你催眠入梦！”
尽管语调深沉
就像秋风中霏霏细雨，
我禁不住歌唱了起来
歌唱小罗莎琳。
我的岁月在流逝，
我从来没有找到我的朋友。
她只不过是个传说，
没有生命没有灵魂；
即便她是另一个人，
她也会远在天边。

乐师之歌

1

我就是那个沿着林中小路漫游的年轻乐师
踩在荒野小松树间的蕨草上。
我用玫瑰花茎尽我所能做了一把小提琴，
我用金发姑娘的头发捻成琴弦。

有一个傍晚我信步来到河边村庄的草地上
邻近的孩子们正围着桦树聚在一起——
这时在绿色的土地上我的心中感到异常地清新，
我愉快地在我的乐器上奏出了歌曲。

眼睛里闪烁出了光彩，脸蛋上泛起红光，
年轻姑娘在黄昏的微风中喘息连连。
我就是那个跳了一整夜舞的年轻乐师，
我的歌声回荡在河流和草地上。

2

在山脚的杉树下，我调好琴弦，
琴弦中露珠在草地上闪射出光华。
来吧，原野上三叶草的熏香芬芳，
随着我的歌声飘进城里在灰色的房屋中间萦绕。

在灰色、阴森的房屋中有那么多的人在挨冻，
他们从来不知道，大自然的心脏里热焰熊熊燃烧。
为了生活的自由与欢悦，为了让绿色的夏天常驻人间，
我将为他们奏一曲最美妙的歌。

脸色苍白的妇女在宫殿和破屋的房中侧耳细听，
嘴唇上挂着轻蔑的冷笑：
“那是土里土气的长工的歌。”
我却自顾自拉着提琴昂首而过，
把她们的闲言碎语淹没在我令人陶醉的乐曲之中。

伉俪情深

他躺在林木丛生的山脊上
面颊枕着背包侧身睡觉，
一个吉卜赛族的流浪汉，
阳光穿过桦树的缝隙
照在他棕色的胸膛
衬衫没有盖住他的胸膛。

穿着一件齐小腿的长裙
一位又瘦又长的吉卜赛少女，
脚步踉跄走了过来，
她看到了小伙子，顿时眉开眼笑，
她从地上捡起一根草茎
轻轻地拨弄他的嘴巴。

他猛可蹿了起来，身体轻盈得像羽毛，
仿佛他从警长那里得到了训导——
哼哼着，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
砰，那回答来得又猛又急！

而后他们静静地、纹丝不动站着
羞答答地你看我，我看你。

他们正处于谈情说爱的年龄。
六月里的天气似火焰般灼热
把大自然点起熊熊大火。
他们急不可耐，心烦意乱；
盼望着爱抚和缱绻
就像森林中饥饿已久的猛兽。

他们是第一次幽会，
却已经情意无限难分舍，
海誓山盟那样地缠绵，
但求此生作比翼。
用不着订婚的张扬
哪消得牧师来过问和主持。

这就是婚礼，天地来撮合。
新娘是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
撕破随身带来的一个个口袋。
他尽情地把鲱鱼和土豆吞咽
像农夫一样饕餮大嚼，
而她只挑拣精致的佳肴美食。

但姑娘在狡黠地偷笑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

这瓶东西她一直没有拿出来过。
“不妨喝一口这个，你这鬼东西，
我的好姑娘，你真知道我心思。”
他们亲吻、陶醉在幸福和温柔乡里。

他们讲起婚后的欢乐生活，
两人结伴走到天涯，
哪怕乞讨偷窃也妇随夫唱。
到了秋天多到集市上去逛逛，
再不然干脆去打家劫舍
直到有一天双双一齐落网。

然后他们把酒瓶塞在衣袋里
沿着山脊信步漫游
一路上情话喃喃，连声欢笑。
在熏香绵软的干草堆上
在微风轻拂的森林草地上
他们春宵一刻值千金。

弗里多林之歌

杜　鹃

我啼叫游玩了好几个星期
一个夏天是那么短促，
我本应当利用时光来筑巢觅食，
一只无家可归的杜鹃最终会心情沉重，
他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一看，
其他鸟儿都在忙着收获。

我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受人宠爱，
记得在那昔日金光灿灿的日子里
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欢呼："哦，快听杜鹃在啼泣。"
我不能否认我唱得有点嘶哑，
我的伙伴都已离去，
我白费力气去吸引那褐色的姑娘。

是呀，我把自己遗忘在绿色的童年树林，
山穷水尽的日子快要来到，
我必须使夏日的羽毛变得粗糙
四处去寻觅食物，再为自己找一个窝。

我愁肠百结地坐着，
在渴望的阴郁中生活。

千万记住，切莫轻信一只年老的杜鹃。
他的头脑里没有安宁，
他的命运变化无人知晓。
他也许会浑浑噩噩过日子，
但是春暖花开，
他又会像以前那样啼鸣，
翅膀挥动得扑扑响。

荒野上的豪根

风从遥远的北方劲吹过来，
大雪纷纷扬扬。
羊肠小路印上了一串脚印，
我的陋舍迎来了最后一位客人。
我尽兴地将歌织成网，
这张网越织越大
为新娘的长途跋涉而歌唱。

我把余烬吹出火苗，
红色的火焰带来了欢乐，
我在火炉边温暖融融，
你从容地穿过呼呼朔风，
还有雾蒙蒙的飞雪和淡蓝色的山冈。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穷人，
孤零零离群索居在荒野中，
但我怀着自豪和强烈的欲望，
遥想约会的地方，
你已端坐在雪橇上。

风从南方吹来，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在踯躅
毫无生气的石楠，
难道他是沙漠上传来的生命之声，
如火似焰般炽热而年轻。
是不是有个灵魂孤独的少女，
一个挨打受骂的佃农女儿，
走向埃塞俄比亚的小屋。

她也像我一样晒在阳光下，
——尽管她在棕榈树林中，而我只在一棵棕榈树下——
渴望得到朋友的保护，
来，在你的胸旁，尽管又黑又丑，
我强烈希望找到归宿。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穷人，
孤零零离群索居，
但是我的草屋足够两个人栖身，
就像所有成双成对的云雀，
在草地上都有他们的窝。

风从东面的大海吹过来，
带来了豪雨如注，
刷刷地冲刷着房屋和墙壁，
在我的树篱下他刈割蓟草，
只留下灰色难看的根茬。
张开你的肺部尽情呼吸秋天的清凛，

你的嗓子被滴滴水珠润湿，
就像牡蛎撑开了它的外壳。

来吧，来自梦境般原野的少女，
你的朱唇上燃烧着火焰和爱情。
终于找到了你远方的朋友，
看吧，我的院子里正在进行欢快的舞会，
落英缤纷中罂粟花似火样红。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穷人，
孤零零离群索居，
我可以整日不停地歌唱，
只消在你的星眸的映照之下
哪怕生活在黑沉沉的暗影里。

风从西边吹过来，
它给所有的灌木丛
带来了春天。
大地到处绿遍
年轻的林中仙女忙于打扮梳妆，
据说她还梦呓般痴痴游荡，
苦苦寻找猎人刚刚留下的脚印，
哪怕踏遍小径尽头的残雪。

有一天我和她邂逅相遇，
我向尘世上的仙女
伸出手来求婚，

要娶个仙女却比登天还难，
然而独自离去更令人黯然神伤。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穷人，
孤零零离群索居，
风儿整日价吹个不停。
姑娘们四处游荡踏青，
可是这条路上从不见到她们的芳踪。

春日骊歌

春日里心情舒畅多么愉快。
趁深秋来到和白发丛生之前，
在乐声悠扬的牧场尽情享受，
在说爱谈情的日子四处漫游，
看，树木打扮得像五旬节的花，
每一株花卉都像新娘笑眯眯戴上了王冠。

快从凳子上站起来吧，所有的小伙子！
快走出来吧，所有的少女们，
她们柔情蜜意的眼神瞧着我们，
我们的兴高采烈掩饰不住。
但是狐狸，猫头鹰和蝙蝠，
还在黑夜里出来寻找松果。
跟随我翻过山脊，穿过峡谷，
爱尔麦斯的桦树林在飕飕作响！
不用害怕——我将和你在一起，我的宝贝，
萧瑟的秋天马上就要来到。
今年我决不会忘记，
你是春天的桦树，发辫闪闪发亮。

蛇麻草歌

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来，
当我从草茎摘下
有弹性而盘旋成圈的熟透了的蛇麻丝，
小时候我同姑娘常常这样玩，
在河边的小树林。
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来，当我拾起
谷仓门旁那长长的蛇麻丝，
像是柔软的褐色或黄色的鬈发，
我小心翼翼把它们缠成一卷。

让春天的梦渐渐退色，
幸福的陋舍又笼罩上秋天的阴影！
熏人欲醉的阳春丽日已经逝去，
给我们留下的只是蛇麻草酿成的醇醪。
甘美的滋味变得苦涩，
我们一面唱歌一面把滚烫的麦芽糖浆掺进苦酒，
把泡沫四溢的酒桶高高抬起，
哪怕苦涩却还是醇厚的佳酿。

恶狼般的冬天把夏日一口吞咽，
只因为它发现了使我们快乐的宝藏！
我们平静地将幸福灌进瓶子
一直藏到忍受饥饿的日子。
要是女人的秀发不再使我们的床头金光闪闪，
也不让她们的芬芳催我们入眠，
我们就用蛇麻草芽填塞枕头
照样睡得像狗熊冬眠那般酣甜。

暴风雨之夜

彤云密布的夜笼罩在小山顶
仿佛森林中老鹰孵着麻点斑斑的鸟蛋。
风雨在屋顶上
隆隆滚过，
受惊的牲畜狼奔豕突。

庞大的公牛发出沉闷的哞哞声，
恐慌地摇晃着它的颈脖，
母羊和羊羔在畜圈里簌簌发抖，
冷杉树在咔嚓咔嚓断裂
折断的枝桠不住地掉落下来。

深夜的噩梦降落在我们头上
我们这些荒原上的穷孩子一个个吓得透不过气来！
恶狼睁着红得发亮的眼睛游荡，
在农庄和田野里虎视眈眈，
就像传奇故事中最凶恶的一幕。

小屋像一叶扁舟在怒号的林涛中漂浮，
主人彻夜守候，岂敢闭眼。
他的灵魂像被狂风摧残的孤树——
吓得像关在栏中的羔羊，
孤零零地忍受着回忆和痛苦的煎熬。

麋鹿时代

他每晚都来到一块燕麦地；
农舍里可以看到他朝何处凝视
雄伟硕健的家伙，汗水涟涟好像有无数苦恼
我白天到处找他都白费力气。

在月华皎洁的薄纱里这一带都已沉睡，
但贪婪的火苗在我胸中蹿上蹿下。
在杂草丛生的沟边，
我在万籁俱寂中默默等待。

这时他从秋天的宫殿里出现，
在云杉和血红的杨树中间。
他气宇昂然有王者之风度，
头上顶着嫩叶扎成的王冠。

在朦胧月色中
他平静地漫行在田野上，
光怪陆离得仿佛梦中的奇景，
恰似上古时代森林中的巨人魔鬼。

在茫茫原野上，他哪里是头畜生

在我眼里看来，跟我的想象没有两样。
他是大自然王后最骄傲的儿子，
荒原王国里生育的心肝宝贝。

我这猎人的血液停止流动。
我止不住朝懦弱屈服，
我不想在这月华满地的夜里
把子弹射进那明月般皎洁的胸脯。

这样的宝贝不能用奸诈的手段来猎取。
我穿过蓬蒿偷偷地溜走。
明天我会再来，
以古老的方式会一会你这位高贵者。

我们公平地较量。你有卓越绝顶的腿，
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先奔跑；
如果我越过枯枝和石堆赶上了你，
月亮般的光泽大概将会消失。

我瞄准你壮实的肩胛
让它颤抖地倒在麦秸上，
枪声将在沼泽和森林里萦回，
带着喜悦我将号角吹响。

我自豪地检查了你额上的犄角，
雄赳赳的肩状头饰一点没有破相。
我踩着杂草丛上的露珠回家，
这是我今晚的第一个猎物。

献给路边的风

风在狂啸在撕裂。
我坐在高高的大厅里
回想着我的童年时光
那些疯狂的欢乐年代，那些漫长的痛苦时光。
墙上挂着我曾祖父的照片
他那鹰一样的眼睛注视着我；
据说他是个杰出的人
也是个酒商和爱说爱笑的人。

是谁踩在我高高大厅窗前的
湿漉漉的砾石上？
那么黝黑的头发，那么明亮的眼睛，
退色围巾里的皮肤那么可爱！
你那可怜的、落地的玫瑰花叶，
在暴风雨的世界里急速旋转，
不要这样急匆匆地离去，
来吧，在我静谧的炉边歇息！

不要害羞地掩饰你的眼泪
在你的裙边上！
你那纤弱的小脚，我非常清楚，
曾经踩下沉重的脚步。
我不会问你是谁，
也不会问是谁给你生命，你在哪里出生；
我也不想知道你的过去，
我只相信你的未来！

我从童年的欣喜中记起
被路边的风吹起的一个人。
她在贫穷的父亲家中闪烁光芒
犹如峡谷中的夜晚的一盏明灯；
没有人能够把她留下，
当她从亲朋好友中离去的时候。
我确实不知道是谁的过错，
但是也许，也许是我的过错。

现在留在我这里吧！我的地里长着水果，
这里每天都有美味佳肴；
去吧，坐到我家用人旁边
尽情地享用，为了使我高兴。
我的地里长着茂盛的亚麻，
还可收获大量的羊毛；
为你做一件衣服，美丽又漂亮，
请你不要客气，为了我的缘故。

我的血液奔腾的声音不可压制
没有爱情的生活难以忍受。
我的庄园里有许多仆人和听差，
寻找一个情人对你决不困难。
当你做出最佳选择
举行婚庆大典的时候，
请走进我高高的大厅
对我说：你很幸福！

林中的约瑟

我在坚果中行走
在瓦克特姆拉的牧草地上，
黑桤木在柳条丛中盛开着鲜花。
我在沙土中行走，
一个可怜的小丑。
我的床是由麦秆堆起的，我的炉上熬着稀粥。

我听到一声号响
还有公牛的吼叫，
朝着弗洛伊德山，传向远方。
我知道在林中的庄园里
和在小河旁，是谁在喂养着
父亲的牲畜。

我和老牛一起行走
在瓦克特姆拉的林中，
我的夏日时光在迅速逝去，转眼就已消失。
来吧，从弗洛伊德山中来的
美丽的姑娘，
在我的膝上稍坐一会儿！

两个声音

给我一件弦乐器让我尽情地弹奏
为了所有衰竭和虚弱的心！
使我僵硬的手变得柔软轻巧以便去抚摩
那些由于噩梦而变得苍白漂亮的脸颊！
你城堡上的白鸽，太阳西沉
月亮爬上长满百合花的山谷；
你的年轻贵族在酸橙树下叹息，
你永远温柔的年轻贵族耐克特加尔。

当铿锵有力的欢快乐声在流动的时候，
为了那些微笑的和满面红光的人们，给我一支歌吧！
为了尽情地跳舞，给我一只永不停息的脚
和一只能用来环抱姑娘腰肢的忠诚的手吧！
来吧，小屋中褐色的百灵！大地整洁干净
鲜花也在树枝和球茎上竞相开放。
森林中的春之歌混合着我的笛声；
我是你永远快乐的乐师约克。

露 西 娅

今夜朔风凛冽
天寒地冻人发抖。
我听到脚步声嘎嘎作响
踩在阁楼的地板上。
庄园里的年轻姑娘
身上披着白色轻纱
头戴插着蜡烛的金冠，
站在我的床边，向欲醒未醒的羁旅人
安详地递上早餐盘。

一年又一年的快乐时光
在这长夜难熬的季节里！
头顶着闪闪火焰，
露西娅行走得庄重蕴藉，
轻盈地飘过小山岩。
农庄的屋门大开
快乐的女主人端着滚烫的姜酒
吩咐年轻的女儿耐心等待

让懒惰的马车夫套车去赴节日旅程。
人冬还不太长
早雪却已飘飘扬扬，
滑溜得一步一趔趄。
在冰冻的土冈上，
雪白的松树笔直耸立
像一根根银柱
皎洁的月光成了节日的灯彩，
星星似屋顶上空的焰火
映亮了牲畜的圈栏和人们的房屋。

雪橇已准备好，
裹着鹿皮铺着毡毯，
拉紧缰绳，
那匹黑白相间的花马
从三叶草树篱旁一闪而过。
我们兴高采烈地滑行着
穿过沉睡的森林小屋。
铃儿在我身边叮当响
晨曦中欢乐的圣诞节就在眼前。

收获的欢歌

弗里多林跳起了舞，
甜酒喝得醉醺醺，
饕餮了小麦地边的水果，再把野莓汁饮尽，
悠扬起伏的华尔兹乐声使他心旌神移难自禁。
看哪，他把外氅的下襟搭在臂上
拉着每个姑娘热烈地跳舞，
一直跳到她们娇喘吁吁——像无精打采的罂粟花儿
贴在他胸前情意绵绵。

弗里多林跳起了舞，
前尘影事使他心迷神醉。
吱吱嘎嘎的农家小提琴声
曾经给过他父亲祖先安慰。
如今你们这些老人，早已入土为安在地下长睡，
昔日拨弄琴弦的那只手，如今也已经笨拙颤抖。
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时代，像是一阕轻声细气的俚歌，早
已被风吹得烟消云散。
它曾有过人生的欢乐，也充满了辛酸和悲哀。

但是现在你们的后代，弗里多林在这里跳舞！
他身强力壮，温文潇洒，
同农民讲话满口粗言
和学者却用拉丁文攀谈。
在新垦不久的田野里，
沉甸甸的谷物一片金黄。
他曾一口气不歇地刈割，
只听得长柄镰刀飕飕作响。
谷物装得仓满囤流，
他像你们一样笑逐颜开。
你们家的男人都是一个模样：
在秋夜橙红的满月照耀下，
他把自己心爱的姑娘，
高高举起，细细端详。

石琴娥　译

你在微笑

你露着雪白的牙齿在微笑
红红的嘴唇闪着光，
眼睛像火焰一样燃烧，
以前从未有过。
你围绕着你的乡土
用同样轻巧的双手
跳起第一支舞。

这些年来你挽救了
你健康的瘦弱的肌体，
和似油似金的
光亮的头发。
来吧，忘却你心中的岁月！
在春天的牧草地上
鲜花充满。

多病的诗人所歌唱的
幸福时光在流逝，

在他们的嘴里是正确的
而在我们的口中是谎言。
在我们今后的日子里
振起我们年轻的翅膀，
从生活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中飞出。

红色歌会上的赞歌

从五颜六色中走出，
从森林潮湿的营地里起床
照射在光秃秃的草地上
和苹果园里的果实上。

你走近了，踏着露珠去约会，
各种花草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你的力量在妇女们的胸中，
你的力量在汹涌的大海中。

你的力量在灵魂中；颤抖中升起
一股渴望的波浪，随你而去，
每一个热爱和沉默的心胸
充满了无数的歌。

农夫在渴望中看到了你，
因为在夜色的笼罩下播种有了收获；
你的红色风暴预言，

你的苍白给邻近带来雨水。
现在就像一道命令在深夜传递：
“他正全速赶来，准备他的宴会！”
我像你一样具有神威
我是为你效力的牧师。

犹如我在远方生活的那样，
在祖先们的国土上，在传说中的时代里，
那时梦幻和怀念的力量
人们在月光的宁静中祈祷。

你献给他们沙沙作响的树林和潺潺流水的水井
呼啸的精力和荒野的芬芳。
你的诺言可向全球布讲，
你秋天之王，带来丰收的稻谷和水果。

我的教女

1

我的小乖乖，我的可爱的小鸟，
她还要睡觉，尽管时针已指向 8 点，
她没看见太阳吗，温暖的阳光照进她的小屋，
天气是多么美好？

她没有听见公鸡在啼叫，
大山雀在窗台上鸣叫，
也没有听见鸟儿在花楸树的红帐篷里戏谑；
小安娜，她还躺在被子里打鼾。

兄弟姐妹们，坐着为稀粥而高声祈祷，
严厉的母亲也在他们中间分发早餐饭食；
而安娜还可以再睡觉，她是那么善良甜美，
她还可以得到她的那份食物。

我站在醋栗篱旁，眼睛看着一块窗帘，
我站在那里，看见窗帘在飘动，

早安，小安娜，你穿着那件绣着花边的衬衣，
在窗帘背后洁白而美丽！

似大山雀跃入窗槛的阳光中
似花楸树上栖息的轻巧小鸟，
小安娜穿着内衣蹦蹦跳跳，
像一束阳光在房间里舞蹈。

2

在沼泽地玩耍，在峡谷中哼曲儿，
浓郁的花香飘进了厅里。
现在18岁的新娘已装饰打扮完毕，
兄弟姐妹们安静地围在她的床边。
教文和保勒到镇上去过：
你有刺有边，像以往一样。
你是善良的，小安娜，你的床是柔软的，
你的身体已不再有病。

透过珠罗纱她看上去洁白而美丽。
她的头发棕色有时还夹带着茉莉花黄。
我们牵着她的双手带她去晚祷，
正当太阳宁静地沉入远处的湖中。
我们把她那死去的、没有照料的红雀，
她那在干枯的花盆中死去的玫瑰，
放在安娜的长服底下，
他们三个是最近的亲属。

我单独地生活

我单独地生活，我吹奏着笛子，
我满意地吸着我那带酸橙的烟斗，
我自己酿酒，亲吻着我的大酒杯，
那是我亲手捏成的酒杯。
如此悠闲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的时钟缓慢地敲击着，
我想，它很久以前敲完了
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分钟。

小姑娘们走进我的窗户，
傍晚的星光在腰间和胸脯闪烁，
诱人的眼光从云杉和茉莉花树后射出：
“过来要我们吧，出来吧，弗里多林！”
此时我几乎感到自己跟年轻时候一样，
我的欲望要飞翔，可是我的翅膀却很沉重，
我的嘴巴要歌唱，可是曲调却忘得一干二净，
弦琴已经断裂和藏起。

我在那长长的、含情脉脉的夜晚睡觉，
而小树林却充满着呼啸声和欢笑声；
我的睡眠从未那样深沉，
在一天的情感捕猎之后——
是的，深沉得像夏天安睡着的蜜蜂，
像山丘上的草：睡吧，弗里多林！
在你亲爱的妻子那里从未深沉入睡的你，
在你单独生活的时候好好睡个够！

土地的精灵

当路灯的昏暗灯光映亮了城市，
阒无人影的街道上，
洒满了圆圆的黄瓜片一样的光斑，
在一个五月的晚上，
月亮掠过树梢头，
好像在作复活节的巡礼，
用它细如游丝的金色光芒，
倘若有人在屋宇之间行走，
必定会觉得空气无比清新甘洌。

“你这个小巷深处的少女，
趁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
我想与你偷偷地订婚。
天光破晓大家一觉醒来，
没有人知道你我已经结成连理。
我是一个在潮湿平原上迷路的声音，
土地的精灵在呼啸，
在月黑风高的夜里。

那冒着热气的美酒令我陶醉不已。”
“快把大地的佳酿一饮而尽！
它的水源是明月滴落下来的露珠，
它的醇味来自药材的根茎，
夜间匍匐在地去采集，
从蒜和红色中采集力量，
人们脚下走过漫长的路程，
直到大地倾倒出千杯美酒，
它是用空气和泥土，
用黑夜和月光酿成，
数千种药材熬得冒出了蒸气。
快把土地佳酿一饮而尽，
把它融化到你的血管里。”

月亮扬起光华闪闪的风帆，
在夜空的峡弯中缓缓行驶，
风儿疾劲地吹了起来。
有过片刻工夫，
小巷深处的姑娘弄得晕头转向，
可是那股风儿马上就不见了踪迹，
就像是对这片古老的树林的一声长叹息，
带着野郁金香和婆斗菜的芬芳。

赛西莉娅·布丽娅歌集

献给少女赛西莉娅·布丽娅

我赠给你一本歌曲集，赛西莉娅·布丽娅。
我毫不隐瞒
对你的美貌我的礼物太微不足道。
也许我知道我高贵的、亲爱的朋友
更加珍视歌曲
远远胜过颈上和胸前的首饰。

当你充满柔情的目光，
落在所有的歌上，
有时一个阴影会使你心情沉重。
我的歌声飘满在路边和山谷里
远不如你的歌声萦绕在厅里那样铿锵有力，
在布里耶村夜幕降临的时候。

也许你该知道，温柔而多情的少女，
曲调在我心中汹涌，
但是永远不能放开我的歌喉。
在六弦琴声中变成无力的呻吟，

鹿场里的橡树林中
金秋的风声飕飕。

当牧草成熟可以刈割的时候，
他们赋诗赞美骑上的女儿，
水灵灵的大眼睛像鲜花，一头秀发如云；
身上散发出的香气
就像春日熏风那样令人陶醉，
这股香味将陪伴我走遍天涯。

接受我的歌曲集吧，赛西莉娅·布丽娅！
我毫不隐瞒
当我把它递给你时我的罪孽深重。
我在今夜会梦见，我倚在你身边歌唱：
我将走遍海角天涯，
孤独地歌唱，来抒发我对你的思念！

斯纳肯达尔先生

仲夏节的黄昏暮云四合，
一位骑士策马来到了农庄。
他在马鞍上高喊：
“嗨，农夫，过来照料我的骏马，
今晚你真是鸿运高照
居然可以伺候一位高尚的贵族。”

那匹名驹骏马被牵进马厩，
闪亮的马蹄蹦蹦跳跳，
高傲得活像一位伯爵夫人。
骑士走进农夫的茅舍，
油灯在支架上发出昏暗的光
年轻的妇女在纺纱。

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纺纱：
她静静地坐在窗边，
她那丰满的胸脯紧贴在晚霞映亮的窗玻璃上。
她看看天空，看看大地，

似乎在找出美丽的歌词
随着轻风的音乐曼声歌唱。

但骑士双手叉在腰间，
腰带上有个口袋，鼓鼓囊囊
装着一个大钱包。
他漫不经心掏出钱来，
仿佛掏的是衣服上的扣子，
“拿去享用吧，农夫，
不过把那年轻的姑娘让给我！”

农夫回答道：“骑士，
我看得出你血统高贵，身份显赫，
但分别不了你的美德和丑行。
你的钱闪闪发亮，叮当的声音悦耳，
但我决不会以自己的亲骨肉
同你来做交易。”

骑士于是说道：“你这可恶的家伙，
你以为我是一个异教徒人，
只会在坛子里腌绵羊？
不，我受过更好的教育。
你农夫，你也许并不死板！
我在厄斯特兰有一座庄园，
我要将它赠送给你。
那里我的牛群喝的是酒，

我的猪群在麦堆里打滚
呼噜呼噜向我表示敬意。
你还拒绝吗？那你听我说：
我在那广阔的土地上拥有的
不仅仅是座木屋。
要想和我分享幸运的人
可以围绕着田野驰骋
哪怕天塌下来。
今晚我要在小酒店赌它一夜；
在那里我要输掉这匹骏马，
输掉金银财宝，还有这些漂亮的衣服。
再见吧，再也不要提起斯纳肯达尔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耻辱和痛苦。”
他说罢悲伤地走了出去。

他走在蓊郁的橡树影下。
那是温和的仲夜节时分，
紫罗兰盛开着鲜花；
他在月光下折下一朵，
准备离开农夫的屋子，
没有骏马代步，口袋里空空如也。

可是她坐在霞光照耀的窗格旁，
一直默默地没有开腔，
只是听着他脑海里的无声之歌。
她从桌椅旁站起来，

似乎从这些粗犷的话语中
听到了温情脉脉的笛声婉转悠扬。
她走过来了，双眼闪出兴奋。
“如果你最后说的话当真，
那么我当然愿意跟你走。
感激你要我分享命运；
我在耻辱和困境中跟随你
走遍陆地越过海洋。”

春天的黄昏

一个人影从古堡中出来，
她偷偷摸摸溜进花园一个角落的小树林中，
小树林朦朦胧胧，梦幻般站在春天黄昏里。

蔷薇果的倒刺在钓鱼，
山楂树啃着地上的野草，
调皮的树枝咬倒发辫上的红绸带。

她站在树篱笆外，热血在奔腾。
唉，有人会看见吗？
也许女管家会？那就太糟糕了。

她又惊又喜走向西沉的太阳，
草地上的紫罗兰
谦卑地亲吻着年轻小姐的裙子边。

另一个人影从林中走出来，
在蔓越橘园的小路上他行动机警敏捷。

嘿，你看他翻过树篱时多么矫健！
他头上戴着教士模样的学生帽，
作为花束
他折下一根樱桃嫩枝，枝上的花还带着芳沁的露珠。

他觉得周围的树丛中
有许多双眼睛目光灼灼，
连鸦鸟也疑心重重，他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

他们漫步走着，傍晚的天空渐渐发暗，
但照在皮肤上仍泛出红光，
他们的目光里出现了一个暗淡的幸福王国。

他们俩在山丘上幽会，在小河旁倾诉，
在闪光的黑刺李树下相聚。
他们亲吻时如此忸怩，甚至在月亮面前都感到羞怯。

斑鸠和鹰

一只斑鸠在发情期咕咕叫：

我是一只斑鸠，
我的胸脯既柔又白。
飞过蓑衣草和蓬蒿丛
飞过泥炭沼边稀疏的桦树林
直到树林渐渐黑下来
你就到了我的窝。

一只猛禽擦擦嘴巴回答道：

我是一只来自远方的鹰，
我已听到了你的声音。
我的外表黑得像深夜
我的翅膀正在翱翔，
任何白净、胀满的
斑鸠胸都难填我的欲谷。

花 之 歌

1

黑夜里洁白的百合花一般
亭亭玉立在小溪的流水旁，
我的朋友你为我照亮，在我蹉跎岁月里。
在我漫长的秋天
你是我无限的安慰
每当想起，我在百合花丛漫步，我就有勇气走遍天涯。

小溪里的水墨绿如黛
在黑夜里潺潺湍流。
从来不在百合花居住的岸边停留。
我越是走得遥远，
越使我想起你的美艳，
我在百合花的清香中心醉神迷，我抱有希望，更抱有
信心。

2

当你坐在我的膝上羞红了脸
恰似棕色树上的一朵苹果花，
我知道，我之根还有力量，
痛饮春天和青春的琼浆玉液。

你的朱唇散发出露珠和蜂蜜的芬芳
熏人欲醉如同六月林中的晨风。
你那永不说谎的美丽嘴里，
滔滔流出心中的秘密。

周围的一切温馨得变成粉红。
我似乎忘却了我以前的一切罪过。
我觉得光明和幸福把一切都洗涤得纯洁：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甜蜜的，所有甜蜜的东西都是美好和纯洁的。

这里是降灵节，有太阳和天堂，
一阵神圣的风吹过树叶和草丛；
生命之泉为花的轻舟搭起拱顶，
我们像孩子一样获得永恒的幸福。

应该唱什么歌?

应该对姑娘唱什么歌
在村庄里或者村外的草棚里
如果不是歌唱春天的鲜花
那就歌唱年轻心上人?

我走遍全国各地:
所有的树林都发出沙沙响声;
我倚在灵魂的门边:
那里所有的角落也都在歌唱。

我穿上七里长的靴子
跨出流星大步就像巨人隆根脱斯①
足迹踏遍全世界各个王国,
同样的音乐在我的耳边萦绕。

我的灵魂像是一个乐园;

① 北欧神话中巨人隆根脱斯每一步跨出100里路,永远奔走不知疲倦。

那里最干枯的顽石荒野也长出绿草，
清风徐徐泉水淙淙，
奏出一支春天的歌。

我是芸芸众生的一个，
哪怕是游戏人生
也要从我和别人灵魂中
寻觅出一首最动人的歌。

我将鲜花扎成花环
挂在我最亲爱的人的颈脖上，
在快乐的时光纵情歌唱
顾不上一字一句细细思量。

我从月满唱到月缺，
歌唱春光和年轻的心上人。
这支歌不会使任何人妒火中烧，
小赛西丽娅，你说可对吗？

来自民间小径的歌

阳春小调

草丛中的杜鹃在半夜啼鸣，
苗圃中的球茎开出红花和白花。
急流在头上碰出乳白色的飞沫，
常春藤青葱碧绿，在松树上凝结起松脂。
我国的湖光山色多么美丽可爱，
上百个湖泊波光粼粼，
仿佛眼睛射出爱情的希望！

在阳光丽日里你随着钟声漫步，
你在泉边冲洗双脚，泉水清澈而凛冽？
斑鸠的咕咕抱怨声将你吸引到浓荫深处，
你不想在草丛中采集去年的甜草莓吗？
看，你的朋友在期待中离去。
年轻人的心在颤动
仿佛春天里故乡的百灵鸟在歌唱！

家乡的林中女妖

她的父亲是鬼怪中最大的一个
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
他在荒山野林里稳坐第一把交椅，
他的宫殿就在斯特兰德莫拉山上。

她还是孩子，却被叫做少女；
她是全家年纪最小的，
她是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
她是朦胧中的一线光明。

她的双唇红得鲜艳。
她的秀发好似悬崖上的溪流，
她的眼睛深沉得似矿井，
充满忧郁、期望和梦想。

她戴着白银和青铜的首饰，
腰带上扣着花岗石扣子，
山坡上的蓓蕾和花朵

缀满了她的胸脯。
山谷狭窄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连太阳也变得过分地口渴。
她喜欢整天漫步
在她那广阔的、美丽的花园中。

她看着自由自在的牲畜群——
那里有麋鹿，有貂和狐狸；
她还在柳树林和灯心草丛游荡
瞅一眼野猪出没的地方。

在荒无人烟的格里曼湖边，
她的小舟藏在岬湾里，
大雾中可以听见咿哑的划桨声
伴随着鹞鹰的声声夜啼。

*　　*　　*

在激情的少年岁月里我到处游荡
踩着你留在葱绿的幽径上的脚印，
你的足迹为丛林带来春的气息
所有的荒原向你致意。

于是玫瑰花脸泛酡红，
杜鹃唱出了最温柔的歌，
随风飘来最芬芳的香味

从野蜂和黄蜂窝里，
但我要挽留住你，对你说一声：
怕羞的姑娘，留下来吧，不要躲避！
我要拥有你眼中的奥秘
还有你荒原生活中的梦中宝藏。

你会讲传奇故事，有黑暗也有光明的，
从峡谷和令人心眩的悬崖峭壁。
森林中发出的最神秘的飕飕声
是为了你而不为任何他人。

让我们坐在烧木炭的斜坡上
云杉树枝在草莓的上方摇曳，
我要屏听你又说又唱，
我要凝神细听，不管白天悄悄过去。

一直听到天空步向黑夜，
一家家农舍被炊火映得红亮，
你飘过鹈鹕嬉戏的水塘
飞过松树覆盖麋鹿出没的高山。

分　离

黑色的森林在咕哝
似乎在朝着先辈们倾斜的十字架旁唱赞歌，
声音好像刚睡醒的野蜂一样营营喁喁。
山脊背后的阿维斯塔急流哗哗奔腾而下。
劲风在矿山上呼呼嚎叫，
在雪橇板上飕飕滑过，
但麻鹬在生草丛中睡得很香，
野鸭在宁谧的湖水中静静憩息。

我将贪婪地收集
这一带地方所有梦乡里的彩色和歌曲
还有人们的回忆，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古老的。
夜晚里歌唱恰似逝去的流水年华，
我要尽情地呼吸那甜甜的芳香，
从春夜的酿酒池中喷发，
带着乡土的气息，
我踏上去向不明的漫漫长路！

我穿行在百灵鸟巢之间，
我跟随着溪流往前走，
那溪流在嵯岩间汹涌
流过燕子栖息的沙丘。
友好的达拉那人构筑和平的树篱笆，
但石头在布隆贝克河畔高高竖起
高傲而无声地炫耀着自己的力量
愈是缝狭水急就愈显出英雄本色。

生　与　死

我有一个金嗓子

我是广袤寥廓的平畴上的金嗓子，
可是平川上没有长听得见声音的耳朵，也没有回肠荡气。
我是夜间湖面上一个游动的火炬，
一团变幻莫测的火，黑暗中迅速熄灭；在我的母亲家。

我是秋天广阔王国里一片飘飘荡荡的落叶，
我的生活是被风儿吹来吹去的一场游戏。
我是不是会滞留在山上或淹没在沟里，
我不知道，我不在意，我无能为力。

尤 洛 姆

死神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
带着它那腐朽的小提琴。
虽然是个老耄，身手倒还敏捷，
纤细的小腿健步如飞
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
有力气把最丰满的姑娘抛向天空。

他站在一座屋子的拐角处，
轻快地拨弄着琴弦，
美丽的少女走出来了，
像以前一样走向小伙子。
嘿，舞姿婆娑连蹦带跳
在夏日的草地上。

女主人，皮肤白嫩，
双颊浑圆而光滑，
丰满的胸脯高高耸起
好像酸橙树上的果实。

这一对舞伴平稳地跳着舞，
舞姿嫣然地转出了大铁门。

姥姥被异常的乐声吵醒，
懒散地伸伸腿。
古老的华尔兹舞沉重而呆板
她在教堂边的空地上跳着；
疲倦而头晕她跳错了舞步，
一失足绊倒在石头上。

男人们从未像这样似痴如狂
忙碌之后尽情地玩耍！
贵族身份的将军，
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他邀请所有人参加舞会，
没有人一口拒绝。

他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跟一个用人出走，
他很快就飞黄腾达
成了一个伯爵；
弯腰旋腿，舞姿优雅，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跛足的列娜，既难看又不善于行，
后脑上扣着一株藏红花，

最后总算被邀请跳了个波兰舞，
尽管她拖着后脚跟。
一瘸一拐地转来旋去，
在教堂门前跳个不停。

死神尤洛姆游荡在光秃秃的田野上
在绿色的牧场，
死神尤洛姆出现在深夜，
它甚至在大白天行走！
听着腐朽小提琴的尖叫声
真令人头晕得无法忍受！

乡巴佬和城里人一齐都来跳舞
带着情人或者妻子！
死神尤洛姆兴高采烈地等待着，
在我们游戏的小屋里，
直到欢快跳舞的人群
一个又一个站起来跳舞。

一个流浪汉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这我不会也不能说。
没有家，也是任何人的儿子，
我也不会有个家或儿子。
我是远方来的一个陌生人。

什么是你的信仰？什么是你的宗教？
——我只知道我毫无所知。
倘若我不属于那正确的信仰，
我想也许没啥了不起！
我曾追求上帝，早晚都会皈依。

你的生活怎样？——忍受风雪和饥饿
每时每刻都是苦撑苦挨；
那是令人失望的期待和徒劳的追求。
有如云层缝隙中的一线活着，
我很高兴我还活着。

梦 与 真

我想当个有权有势的人物，
建造起城堡，开拓我的王国。
城堡四周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壕沟，
恶魔邪神腿再长也无法逾越。
我将在城堡里大摆宴席，
路边每一个饿汉都是座上嘉宾
还邀请所有才思敏捷、体面正直的人。
在这里可以自由讲话高谈阔论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尽情地享受生活。

我想当个无所畏惧的人。
命运呀，给我一匹马和一座鞍，
一把锋利的剑和无所畏惧的胆略
如果我不能获胜那我就战死疆场！
我若是在英雄榜上没有名字，
当雄师大捷归来时，
那就必定成了碧血黄沙的国殇——

我曾像旋风般奔驰，
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哪怕阵亡在最后一刻，
我长眠地下，虽被遗忘也心安理得。

结果我成了梦想家，而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我用语言的长矛去冲刺拼搏，
我在诗的音调中披挂盔甲，
然而我穿上常服却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想在群山峻岭中放声歌唱
但却在家乡房屋的阴影中徘徊。
记忆似夜鹰啼哳，
这一带都能听见我的声音！
但愿我丹田中自有一股阳刚之气，
歌声能直上九天，在山谷中回荡。

弗里多林的乐园

乐　园

行进着的军队刚刚经过，
一路吹着哀怨的笛子，敲着喑哑的鼓。
我难道是在阳光中，同那些
年轻人和老头们走在一起？
我听到一首葬礼上的赞歌，
信仰已死亡，爱情已燃尽；
战场牧师低着秃顶的头也行进在队伍中
口中不再传播福音：
“我们在诗歌的国土里服役三十载。
现在需要真正献出生命：想想食物！
奇迹的世界开始苍白，但还敞开，
愿我们，这个资产阶级的伟大国家繁荣昌盛。”

年老的预备役军人的最后一次征召令已发出
从绝望的王国发出愤怒的叫声，
我属于这支队伍，本应该早就看到
边界的云彩，但是我躲开了。
我面临暮年，在青年时代的王国里，

有一个厅堂、一个乐园和一个城堡。
在行军中，我从路上拐到了那里，
我愿在那里尽可能久地停留。
多亏你没有将我打成残废，
我还有坚强的战斗力，尽管伤口还在疼痛，
我顽强、热烈也许还有点天真，
令人陶醉地歌唱，甜蜜地梦想！

嘿，伙计，你这个掉队分子，
像我一样迈着轻便的步伐走在后续部队中，
口中哼着歌唱美好春天的小曲，
尽管所有的旗帜在旗杆上吹着秋风。
进来吧，坐在用枫叶装点的座位上
在决斗中同你的兄弟豪康一起歌唱。
我们的歌声在路边的风中飘荡，
但乌鸦的春之歌是美好。
踏着中午时分酷热的土地，
一个姑娘来到这里，小森林里吹着凉爽微风的地方，
我们也许应该倚着栅栏微笑——
我们往日曾经是十分调皮的大淘气鬼。

无声的情歌

仿佛是料峭寒意未退的早春，
整个大地还无声无息，
可是人们已经觉得空中
弥漫了歌的轻柔气息。
骄傲的太阳像是只阳春丽日里的大鹅
在天宇中奔跑着引吭高歌。
月亮似一只梦呓的布谷鸟
在远处为一对星星咕咕啼啭。

我们邂逅相遇，我看见了你，
你的胸像一支歌般起伏。
你的嘴唇红得胜过玫瑰，却缄默不语，
但你的眼神却是一支高昂的狂热诗歌。
我知道你整个身心在歌唱
就像大海要把陆地淹没——
妙龄少女就像嫩枝绿叶
血液中沸腾着青春和美好。

我知道我们坐在同一张桌上
在梦境中的神秘宴会上，
我们俩倾诉衷肠却用不着说什么话，
无言的相对是最美丽和最令人心醉的。
我本应该向你献上一支玫瑰花
我的渴望在追寻着甘泉，
栎树叶发出了小提琴般的乐声
那是含羞而真诚的回答。

我们相见了，又分别，
别离了我们又相见，直到曲终人不再见，
我们各自东西永远分离
哪知道我们已得到世上最美的东西。
那是在青春少年时代，
灵魂谱写出了歌曲，
生活本应当放声歌唱，然而却已喑哑无声，
再也无法得到昔日的温馨。

在犹太城

我们生活在犹太城是多么美妙！
我们的衣服上印着格言
手中拿着长长的、美丽的钱包。
我们拆毁了祖辈们的小茅屋
用杉木建起了房屋，沙巴的香料
塞浦路斯熟透的葡萄在我们口中咀嚼。
生活的时光在飞逝，
似肥肥的鸽子，驯服而随和，
和平的咕咕叫声充满我们的国家。

我内心多么强烈地渴望得到
强壮的翅膀飞向天空，飞到老鹰的小屋
从幸福的耶路撒冷！
这里手中的一切都是那么芬芳美妙，
可是我的亲属在凯达村忍饥挨饿，
沙漠之风在呼唤着我：回家来吧！
他们威胁说：如果我睁着双眼睡过一个风暴之夜，
喷射着复仇火焰和硫磺浓液的巨龙将狂吼暴啸，

我将面对巨大的威胁。
我愿站起来去建设我的家园
把甜酒从我的牙缝中喷射成
似饥渴的小鹿所渴念的河流。
我愿在傍晚的雾霭中走到
豹子山上，狮子沙漠中，
那里的生活危险、艰辛但伟大。
快点站起来，像红雌鹿一样，我亲爱的！
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国家就在我们眼前，
一颗奇异的星星在她的江口闪亮。

我们踩着滚烫的鞋底快步行进，
我们从裂缝、从洞穴寻找蔽护，
我们飞行，直到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去向。
在远方的泉边站着一位施洗礼者
长着黑长的头发，带着威谏的眼神，
一个伟大的、苛刻的、惩人的先知。
从那严厉的言语中散出野蜂蜜的芳香，
干枯的树枝从你的洗礼和严厉的孤独中
从地球上离开！

秋天里的春天

现在是鲜花盛开的春天，
这个在阴湿寒冷的秋天的春天。
石楠花把绿茵点缀得朱红斑斓，
百合花把河岸染成雪白。
如今欢愉的轻歌曼舞已消寂，
夏日里的淑女倩影也不复见，
而今山路上攀登的是身着黑大衣的人
军号声掀起了一阵阵的风暴。

现在所有的宁馨儿子都已死去，
他们出生在春天的爱情缱绻里，
就像娇艳嫣红的玫瑰花朵，
第一个霜降的夜晚就把它们打得苍白。
然而澎湃汹涌的感情在燃烧起来，
哪怕是树丛中的花卉和山坡上的橡树
都在冰霜和北风中热切地喃喃低语
盼望着金色的春华秋实。

我的歌儿醺醺然地飞向
那五彩缤纷的花丛和绿茵，
飞进许多酿造蜜汁的心田，
那种消受真是叫人陶醉流连。
现在我要尽情吮吸涓涓蜜汁，
不是放任情思和但求一醉，
而是要那纤弱的花基作梁柱
筑起栖身终生的华厦。

哦，哪怕爱情的记忆会枯谢凋萎，
你仍旧真心实意在我身边，
用不着太阳的热焰来烤炙，
我们的爱情在肃杀严寒中依然炽热！
听吧，空中呼啸怒号的狂风
那是赞扬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赞歌，
哪怕天动地摇，我们仍旧在欢笑
因为我们幸福华厦的梁柱无比坚牢。

约娅之歌

北风是我的爱情之风
约娅，我亲爱的姑娘。
太阳从未这样火红地在她门旁
从雪床上升起。
透过暴风雪的罗纱，
姑娘从没有在你的眼里像今天这样美丽。
“唱歌跳舞，还有美酒。”
约娅对我们说道，我的兄弟。

从寒冷的鱼湖中升起的太阳
现在又早早西沉歇息。
每一个健康和精神饱满的青年人
希望和心上人住在一起。
令人窒息的南风吹过酸橙树林
呼吸着染毒的气体；
北风，快来吧北风，我们的婚礼之风，
给我们吹来健康和美好！

我从遥远的北风之乡
来寻找我心上人的丛林
你看见我在云杉树影下跋涉，
在消魂的良辰时刻到我身边来吧！
我知道与女人交往非常开心，
在约娅那儿度过美妙的一夜。
听，彼得·卡特迈着轻柔的步子，
嗒嗒地走在融化着的雪堆上。

现在人们应该求爱筑巢，
因为快乐似裘皮那样美好，
永远不要将腐烂的爪子伸向房屋，
如果约娅砍树伐木。
四旬斋正来临；如果冰雪融化的土地
乐于张开它那硕果累累的双臂，
我在天使的星期二播撒种子
以你和那些圣徒的名义。

梦幻中的妹妹

风在琴弦上弹奏出
含情脉脉的田园诗。
你愿意到绿色的草地上散步吗，
圣女梅伦克丽卡？
炎热的天气烘烤着大地，
小路上的树枝干得连一滴露珠都没有，
牛虻和甲虫在发出无精打采的嗝嗝声。

你正在阳光中行走
在其他女伴中间，
你的眼光似夏夜的星星
在闪着光芒，
我想：日之河流
似热血那样灼强而热切地涌溢，
但它却激不起我圣女的热情。

琴弦已调试好，昏晕而通红
年轻的桑桂尼卡马上到来，

面颊上洋溢着喜悦的光彩
高傲的乔勒丽卡蹦蹦跳跳走过来。
弗莱玛蒂卡夫人已来了，
步履缓慢，眼神迟钝，又白又胖。
你独自一人溜出了跳舞的人群。

你又在月光下漫步，
梅伦克丽卡妹妹，
月光在你的肌肤上戏谑
就像是在苍白的花色陶器上。
直到你浇铸好一个
盛梦之酒的容器，易碎而漂亮；
你是傍晚的风和曼陀铃。

缩　影

我是大地，我冷漠又迟钝，
生性缓慢，老态龙钟，尽管还很年轻。
我的灵魂中有一棵叶子已发黄的秋天的树，
它的所有树枝飕飕作响酷似告别声。

我是水，我寒冷又潮湿，
僵硬的粘液似冻僵的眼泪。
当桌上摆满美酒和野味，
我冬日的欢乐之情热烈而迅速地涌出。

我是空气，我明亮又温和，
我像是在永恒的春天中行走。
被忽略和遗忘的漫长的岁月，
在与气候的游戏中浮现，新鲜又翠绿。

我是火焰，我又干又热，
受到不知何时才能落山的夏日焦阳的烧烤。
但愿她不会烧毁掉
我和我的一切。

弗里多林的愚行

鳊鱼不会戏水，鳟鱼不会跳跃，
冬天不会被吹走，
你站在那里像往日一样
满脸红彤彤，眼角挂着忧郁。
随着理想的破灭
和情感成了一杯苦酒，
你的心灵已经酩酊大醉，
你这个老弗里多林？

你可曾关心过你妻子有无笑容？
看看她的双手是否光滑柔软？
倘若你还有一个花球要送，
你定不会被许多姑娘讪笑。
森林深处酿成的美酒
在你胸中掺成了怎样的悲叹？
还有别人的叹息声音，
难道是同病相怜，弗里多林？

你穿着齐膝的油布外衣，
戴着一顶干净的高礼帽，
你头发上抹着发蜡
束着一条花哨的领带。
噢，在那些年轻傻瓜的身后
飘流着一股极好的香味，
我还是要见到你，
你这老弗里多林！

回家去吧，拉拉你那小提琴，
它就像干羊腿般挂在你的墙上，
歌唱我们蹉跎虚度的岁月
用烧酒浇浇我们的悲肠。
再用双倍的烈性啤酒
把破损的小提琴的缝隙补上。
在傍晚的歌声中
倾注了你的忧郁，弗里多林！

在王家园林里

你这片古老的王家园林
松林中间夹杂着几棵酸橙和橡树！
快乐时刻你歌唱
歌唱贵族们的及时行乐。

狩猎的队伍来了，
满载着歌声和美酒。
别地方来的肤色黝黑的陌生人
踏上了园林的土地。

留着八字胡须、皮肤黝黑的人
操着结结巴巴的德语和丹麦语，
在结满果实的野樱桃树下走动，
身后飘出了西班牙美酒的芳香。

那个穿着紫红色绣边裙的娇小玲珑的淑女，
她究竟是谁？
汪达尔人的国家是黑暗的，

因为他们失去了如日中天的年轻君主。
王家园林呀，唱起你那支最动听的歌
顺着她长成的小径。
她的青春芳华
将会为你带来缤纷的春天。

她在野花杂草中走去
神情羞怯而腼腆。
小伙子们，快去拉起她的衣裙，
因为灌木花丛的潮气很重。

王家花园的各处路径
卫士们把守森严，
血气方刚的勇士
用力把号角吹得嘹亮。

他们金戈铁甲，军威雄壮
好像马上要开赴战场，
但又恭顺地放下手中的剑，
为了你这位天潢贵胄。

年迈的豺狼悄悄爬到
黑森森的洞口，
闭上眼睛假装最温顺的绵羊，
趁着月黑天高从牢笼里脱逃。

在宫殿里享乐逍遥的国王，
可惜身体肥胖年事已高。
他一眼看见这样的妙龄女郎，
最严酷的君王也不禁心醉神摇。

王子来了，神采飞扬，英气逼人，
踏着父亲高贵的足迹。
人们都低头弯腰排成行，
轻声细气地对他表示敬意。

在水草芬芳、鱼儿蹦跳的水塘边，
在橡树和松树间的芦苇丛里，
他同公主海誓山盟
那是王室的爱情。

一百年，又一百年
又是一百年！
尽管光阴荏苒，
王家园林昂然、宁静地屹立不动。

你要歌唱青春的爱情，
今天就为我放开歌喉，
我在酸橙树和松树间踯躅，
漫步在王家的爱情的小径上。

一个羁旅天涯的游子，一个老实的平民百姓，

我且向故人效颦，
把一生的欢乐痛快地交给
风儿和波浪去安排。
我沉湎在园林的悄言细语中
对这古老而亲切的语言心里乐陶陶，
我的人生小船又启锭开航了，
满载歌声和美酒驶向无名的灯标。

放开歌喉欢唱吧，王家园林！
我的小船在成群鱼儿中抵达彼岸。
升起来吧，我的太阳，
从杂草丛生的湿漉漉的甲板上。

像跳舞一样踮起你的纤纤双脚
把你夏日的裙袍撩高起来。
酸橙树把小径挤得狭窄，
枝桠上带着长年不干的露水。

我们俩在水井旁相会，
在王家园林中央，
你若吻一下我那长满胡须的嘴，
整个国家就是你的。

园林的王族身份已被遗忘
巨龙早就安睡，这个权利不可侵犯。
在这里踽踽独行，岂容别人来阻挡，

我又是巨狼又是君王。

如果你是年轻的天潢贵胄，
你保准可以得到一顶王冠；
所有的蠢人都这样开你的玩笑
而我就是他们的君王。

新　芽

奥隆达尔先生，从你的宫殿中出来！
你的土地一片绿茵，天空一片碧蓝。
在所有的洼地里款冬正盛开着鲜花，
布谷鸟偶尔发出一两声啼鸣，
柔软的阔叶柳苏醒过来，
它光秃秃的身子如今已披上金色的外衣。
出去吧，去享受大地苍白的春天。

奥隆达尔先生，从你的宫殿中出来！
酸橙树左枝绽出了新芽，
田野上新鲜的荨麻草在沙沙抽长：
哦，仁慈的上帝，你使我们生活得愉快。
树丛中榛子树在簌簌作响，
傍晚的微风中天鹅在鸣叫。

奥隆达尔先生，春光已经明媚，
每一块草地上的立金花露出金黄。
告诉我，你可记得农舍旁边的小路，

你走起路来敏捷得像头小鹿？
你还记得小路上姑娘们的笑语喧哗，
碧眼金发的、黑里俏的，有的像云雀叽叽喳喳，有的似渡
　　鸦默不作声。
春天已经在身边拍动着翅膀？

奥隆达尔先生，你仍旧流连在你的宫殿。
你的凳子柔软，你的陈酒味道醇厚，
当春天的火车浩浩荡荡经过你的屋子，
整夜发生喧哗的呼唤，你该快点如梦方醒。
只有悲哀伤感的秋天
才叫你不堪烦恼地困坐在屋里。

噢，先生，秋风已经乍起，在你的墙角里。
那时候你噩梦连连，梦境同以前一样，
可是你那敢闯敢干的年轻儿子
已经踏上你曾经走过的那条春天之路，
你在暗淡的宫殿中衰老下去，
就像疲惫而又憔悴、经过风吹雨打的酸橙，
你的儿子却生机勃勃，就是老梗绽出的新芽。

橡树林中的歌

橡树落叶萧萧，
河鲈却甘美肥腴；
我将细枝削成钓竿，
把鱼钩用力掷出。

细枝取自橡树
它在我手中轻轻颤动，
因为爱情浸沉着人类和天地万物，
在陆地上也在水中。

现在枝头挂上了果实，
在风中微微抖动，
鲷鱼在海湾里戏水
--撒网就会满满一网。

当树林里橡树变得黑沉沉
野莓披上薄纱般的光泽
燕子在呢喃，布谷鸟在啼泣，
我披上漂亮的亚麻布衣裳。

野莓花儿盛开的时候，
姑娘们个个都望穿秋水，
脾气急躁的会变得温柔，
心胸窄小的也会变得宽容。

只消想想辛勤了整整一年，
到了这个季节才有空闲
姑娘们忙于梳妆打扮
期望着伊人的抚爱。

我要纵情地歌唱舞蹈，
时光那么短促。
来吧，可爱的姑娘

让我们像鲷鱼一样尽兴在水中嬉戏游玩。
风儿从南边吹来，一阵阵芬芳沁人心脾，
夏天骄阳似火，水面上波光潋滟。
快乐的时光嫌太短促，瞬间野莓被冷霜染成血红，
橡树披上一片银装。

那时候星星在天边颤抖，
寒夜里北风在呼啸，
那时候这一带待嫁的闺女
都忙着针黹女红——赶制新娘的婚纱。

我得到的遗产是期望

我得到的遗产是期望，
一幢坐落在挂念峡谷里的殿堂。
唯独没有美妙的弦乐，
在它的大厅曼声回荡。

告诉我，你每天晚上发出的抱怨是什么，
从阴暗的角落里，
你白日里陪伴着我做梦歌唱，
晚上又唱得整宵无法人眠。

那又是谁在那里长吁短叹，
用神秘的琴弦弹奏出不同的腔调，
恰似野蜂窝中的芳香
弥漫在发黄的草地？

夏天开始苍白，太阳正在西沉，
时间的消逝使我变得沉闷，
玫瑰在枯萎的枝茎上吐着芬芳，

记忆却还在谈笑风生，放声歌唱。

随你的便吧、你这支只会抱怨的弦乐队，
你只能在梦乡的大厅里充当伙伴！
我得到的遗产是期望，
一幢坐落在挂念峡谷里的殿堂。

小客栈顶上的风信鸡

运酒的脚夫像一株罂粟，
在黑沉沉的地下酒窖窗户里
看得见户外姑娘的金发
黄澄澄好似成熟的燕麦。
南方的酒神巴库斯有新酿的葡萄酒
奉献给北方急匆匆的小伙子，
生活中还有青春的欢愉
这一年还有暖和的晚上。
黑夜的每一个钟头却在飞快地过去，
逍遥自在得像一只蝙蝠。
这一带的葡萄园充满了快乐。
山坡上的花楸树
黑魆魆的树叶簌簌作响。
南风用它的音乐来为歌声伴奏
节奏强烈得像贝尔曼的吟唱，
山丘的傍晚星光在闪烁。
起来吧，举杯把盏的兄弟！
让我们像快乐的僧侣一样生活，

敞开酒桶，
拍拍我们的尼姑
把美酒和爱情一齐咽下。

我们的屋顶上站着一只风信鸡
对着晚风不断打鸣。
当早晨的阳光
把它尾巴的翎毛照得通红，
它就会将鸡冠指向北方
尾巴轻蔑地指向南方，
用嘶哑的声音发出粗鲁的命令，
朝着大厅中烂醉如泥的男人：
到暴风雨里去吧，风信鸡在呼唤！
酒神的弟兄们，快起来，
从你们酩酊大醉中清醒过来，
快把你们的酒坛砸得粉碎
去迎接霜雾满天的季节。
欢乐和夏天总有尽头，
萧瑟肃杀的秋天将把夏天赶走。

你的眼睛是火焰

你的眼睛是火焰，
我的灵魂是石蜡和松脂。
转身离开我吧，
在我的心像炭火熊熊燃烧之前。
我是一把小提琴，
全世界的歌都装在我胸间。
任你演奏哪一首曲子，
随你怎样拨弄这一根根琴弦。

转身离开我吧，
不，快快回到我的身边！
我要燃烧，我要冷却。
我是渴望，我是欲念，
哪管它一年四季寒暑春秋。
所有的琴弦都已绷紧；
等待着有人让它们歌唱，
那将是如醉如痴，似狂似癫，
它们将引吭高歌，

倾吐出我纠结在胸中多年的痴恋。
回到我身边吧，
不，快快转身离开我！
在深秋的黄昏暮霭里，
让我们像七月流火一样炽燃。
暴风雨般的欢乐，
在我的血管里泛起了狂澜——
直到它平息下来
我才看到你迈着轻盈的脚步，
在朦胧暮色中徐徐消失，
你呀，你的倩影萦绕着我，
经年累月无时无刻，
虽然我火热的青春，
如今早已一去不再复返。

一首中世纪的歌

现在我要坐在隆起的杂草丛上，
将小提琴架在肩头，调紧琴弦，
奏出一首我在音乐课上学到的歌。
你亲爱的姑娘，
请听一首动人的、中世纪的歌！

我歌唱爱情，像年轻人一样，
你将你那玫瑰般的耳朵侧向我，
笑得那么真诚和爽朗：真叫人感动，
我的歌儿在胸中汹涌、喷泻而出，
阳刚气概似暴风，是感情在歌唱，
很快你就听而不闻，心醉神迷。

我穿过辽阔的爱情王国，
高矗的峻岭和宽阔的峡谷，
我穿过，血液在奔腾。
我站在墙边，拨弄着琴弦，
我在广场上清楚地看见你的脸，

听到幸福眼泪嗒嗒落地的响声。

我走到门前，轻叩门框，
你半开着门出来身穿宽松的裙袍，
低声道，“吻我一下，然后你走吧。”
我恳请你跟我走
勇敢地远涉沼泽和波涛，
你哭着说：“噢，好的。”——但你还是没有来。

你伤害了我，使我羞愧，如果不是我的灵魂在燃烧
似上帝之火一样纯洁，我在歌唱，
向你忏悔我心中最强烈、最伟大的东西！
尊敬的姑娘，你现在又要什么？
叮叮当当和把戏？
最浓的肉汤将舒服地把我解放。

现在是春天时光，我孤独地坐着，
将我的乐器压在剧烈跳动的心头。
你的歌手又要去歌唱。
听吧，如果你真的有心，
听我唱一支动人的、中世纪的春天之歌！

蒙厄的五月

蒙厄地方的五月十分美丽，
远方的小提琴在歌唱，
远方的小提琴在呼唤，
要你去跳舞，同年轻在一起。
我是哈格地方的秋天，
你听飕飕的晚风
沿着漫长而孤独的小径劲吹，
那是描述我的游荡的传说。
在狂风豪雨中长途跋涉后休息的床铺分外诱人。
但是你却要守夜无法消受小提琴喜悦的琴声。
在云开日出之前，
你又将踏上征程，
就像最后的夏日美景，消失在草地上的云雾里。

蒙厄地方的五月十分美丽，
清晨鸟儿在歌唱。
为什么你的眼睛无精打采
眼睑那么沉重？

为什么你彻夜不睡站在那里，
莫非是恶龙从漆黑的夜间飞来
张开翅膀飞过屋顶
喷出鲜红的火焰？
晚上我做了一个温馨的长梦，可惜现在是阳光明媚的白天。
瓦尔德霍恩家族的雄鹰飞进狂风飕飕的黑森林中。
我是哈格地方的秋天，
我将到远方的高山上去狩猎，
远远离开美丽的五月和苍白的梦中楼阁。

一 颗 心

我的心是由栎树皮做成的
稳定的风箱
在三十年的追寻中
它吸进又呼出。
它吸进了全世界的渴求，
它呼出了全世界的烟和雾；
坚持吧，我的好风箱，
因为这就是生活的奋争。

我的心是一栋好客的房屋
拥有四间大房子。
每间房子都充满了叮当声和嗡嗡声，
只有一间房子紧闭着门毫无响声。
现在少女跳着舞进来了，
可是，亲爱的，请别出声：
我最亲爱的人要在房中宁静的角落歇息。

我的心是一只加箍的盒

装着陈年老酒。
请进来喝一杯吧，快乐的朋友
阳光普照，
一片感人的、难忘的赞扬。
每一次宴会我为你举行，
当最后一滴酒在死亡之河中
留下红色的痕迹。

阿斯波格——波兰妇女

为什么我们这样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着？
难道我们说完了所有亲切的话语吗？
难道围着这张桌子微笑的
所有小嘴唇都被亲吻过了？
难道在厅中步履轻盈走动着的
所有年轻姑娘都结婚了吗？
难道这里再也不会举行婚礼，
我们的峡谷中再也没有心在燃烧吗？

我要将纱列成经，我要将纱绕成团，
我要炼黄油，剪羊毛。
我的双唇从未被亲吻过，
今年也决不会被亲吻。
我要采集草莓，编织渔网，
我要多干点活，趁我现在身体还结实。
如果我要结婚，当我老的时候，
我要嫁给你，如果你还年轻。

献给风笛的歌

黑黝黝的人儿吹着风笛，在大海边，太阳落山的时候。地主巴克赛尔先生来到岸边，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年轻的农民。“我非常喜欢风笛，”巴克赛尔说道，“我想跳舞，就像我在意大利时一样。”

大地在哭泣，
人间洒满了眼泪。
风笛发出呜咽，
巴克赛尔先生的腿脚跳动起来。

我想无忧无虑地跳舞，
高声歌唱：米洛姆——
像在罗马城堡一样跳舞
在叫做弗罗姆的广场。

天气好坏对我们无所谓。
我那弯曲的腿脚里骨髓健壮，

而你的皮囊里吹奏出悠扬的乐声。
我生来就脾气乖张桀骜不驯，
身体笨重大腹便便，
多亏我不是个驼背，
这一点我还可以说大话。

我的屋里有四个女佣，
听好她们都叫什么：
西赛拉和丽莉默斯
还有勃拉拉和阿格尼塔。

丽莉默斯看守羊群，
勃拉拉修剪草地，
西赛拉照顾我的权盘，
阿格尼塔铺床叠被。

我跳舞的时候
女用人放下手中的活计，
拿起花环，放开歌喉，
扔下床单和酒壶。

面团在我的盆里发酵过头
奶油在我的盘子里变得酸臭。
我的脑海里有了这个可人儿，
任凭它整个世界变酸发臭。

贫困对我说来何足惧，
生性脾气我可以求得解脱。
笑话是我生命的源泉
风笛是我的健康。

巴克赛尔不用服侍
傍晚的林业在召唤，
但从白云中
维纳斯笑眯眯在送秋波。

降尊纡贵和我一起跳舞
这种宠爱使我们脸上增光！
即便她从天上下凡
也不能打动我的铁石心肠。

我在蜗牛的硬壳里跳舞
在黑魆魆的深夜里，
我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
同门第高贵的名媛相会。

我已吻过最美妙的嘴唇
再也不想亲吻别人。
天堂乐园倾盆而降的甘霖
可以酿成葡萄酒以飨世人。

喜鹊在树篱上喳喳叫

鹡鸟在枝头上啾啾，
布谷鸟唱出了最后一支歌，
该是翻晒干草的时候。
像在罗马时一样跳舞，
在丛林中跳舞！
布谷鸟已经没有悲痛，
晒干草的季节已经来到。

大地在哭泣，
人间洒满了眼泪。
风笛发出呜咽，
巴克赛尔先生的腿脚跳动起来。

苹果丰收了

来吧，姑娘们，秋风把苹果吹得红艳艳！
我将丰收奉献给你们
只求一个微不足道的报偿；
要多给果树浇浇水。
所有苹果树枝都压弯了腰，
挂满了硕果累累，
所有的人都想着心上人
为了取悦善良的姑娘。

我早就高高地站在梯子上，
压下树枝把苹果摘下
而底下铺的垫子上
高高的一堆玫瑰般的色彩。
一棵棵树下都挤得摩肩接踵
色彩鲜艳的裙子、头带和外套；
这一带所有的姑娘都来了
到这里来买我的水果。

我的树干在摇晃，我的枝桠在劈啪作响。

四周是浑圆的肩膀，亚麻色的头发，
啪嗒一声
会惊得她们个个挺起胸脯。
大地在我的脚下旋转，
双手贪婪地寻找又圆又大的果实，
在那灰色的木犀草丛中
去掏那玫瑰色的苍鹭。

风儿变得温和，
所有的小路却昏暗下来，
黑色的蝙蝠
像飞蛾扑火般朝亮光飞扑；
我陷入了梦想
我已成了世上最大的果园主人。
我的苹果最佳，
地球上的女人花和蓓蕾。

深褐色土地上盛开的鲜花，
色泽鲜明而温暖的阿斯特拉罕的苹果，
都在树上闪烁，
在清风明月又金光灿烂的夜晚！
我愿为你守夜，
挂满果实的树枝在摇晃，
就像猫儿在爬上天梯，
夜空中我看见挂着一个皎洁璀璨的圆球。

告诉我这是否要价太高，
如果一个亲吻换我的一个苹果。
我的苹果珍贵无比，
亲吻只是一种廉价的商品。
我既不是蛇，也不是犹大。
不会让你们尝罪孽的苹果，
也不会去亲吻虚情假意的朱唇
来使得我的温柔的心难过。

我要酿制苹果酒，
灌满一个个大瓶，
倾倒出来，
让美丽的姑娘浸泡在美味的点心里。
整个冬天，茫茫的长夜
我们将坐在炉边，
呷着美酒，烘烤着苹果，
商人和顾客一起享受。

牧猪人和嗜酒的伯爵

（一种传说故事的变体）

一栋房子里住着一位伯爵，
房子有高高的山墙。
他用漂亮的坛子喝着酒，
还赶着猪。
当他被虫子叮得发热，
他会对嗡嗡叫着到处乱爬的残酷的虫子
和寄生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子上的虫
怜悯爱惜。
草地上的乡村少年
将他称作牧猪人，
他应该去猪圈，
为猪铺好睡觉的床
还要在猪槽中倒好料，
让它们称心满意。

但少年在埋怨，心情十分沉重：
“再见吧，快乐的翻晒干草的人，

我从翻晒干草的妇女中看见
种马骑手漂亮的女儿!
再见，我的梦，炫耀和功勋；
我被那些讨厌的动物所包围。
我在小河边拾树叶，
我收集渣滓和马粪，
我将糠麸搀烂
为了激起这些畜生的胃口。
当收获的人们归来的时候，
车上装载着满满的草
所有的人都被太阳晒得通红，
我为自己而羞愧，
将自己藏在门背后
感到非常悲哀和痛惜。”

当圣·布列塔的风扇
从仓库中将麦子扇出，
那诚实的牧猪人
将猪群赶到橡树林。
看吧，看吧，是谁走在
石楠和草莓间的小路上?
衣服上挂着一串珍珠
帽子上插着苍鹭羽毛，
没有一个女佣有这样的服饰。

那是伯爵漂亮的女儿。

她打开丝袋，
递过无花果布丁
和果仁面包给牧猪人。
他们一起坐在草丛堆上，
他亲吻了她美丽的嘴唇
在肥大的公猪的掩蔽下。
在这吝啬的世界里
一个牧猪人什么时候才能享用到更好的美食佳肴呢？

但伯爵坐在他的房中
在北极光下显得又高又大
正在品尝他坛中的美酒：
这个可怜虫看来不简单！
他的头脑很少发热和虚弱，
他从书本和栎树林中望去
带着酒后温柔的眼神。
他看见那年轻的一对在戏谑
他以父亲般的慈祥点点头。
他下了台阶，走了过去：
“我的朋友，你卑贱的身份已经结束，
你的牧猪生涯只是一次考验，
你以男子汉的气概挺过来了
在这次严格的品德考验中。
看，我的牧群你喂养得非常健壮，
皮毛在闪闪发光。
请过来，坐到银盘旁，

尽量享用你自己劳动的果实，
用长柄勺子盛汤，
你是我的合伙人和女婿，
因为我已经年迈了。”
现在昏暗的光线洒落在橡树林上，
牧人握着姑娘的双手，
每一头猪都惬意地发出呼噜声
摇晃着尾巴，
温和地对着孩子和畜群，
那善良的、年迈的伯爵笑了。

流浪者之歌

有一天，在弗里多林的桌旁坐着一位陌生人，像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客人。他瘦高的个子，长着一双明亮、迷人的眼睛，他的皮肤因经常旅行而显得黝黑，但他的穿着和举止却如同一位高贵者。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但只要了解他命运的人都喜欢他。人们说，他是那些最擅长于将不幸转化为自我微笑和自我约束的人中的一个。

他站了起来，说："在你的乐园里，弗里多林，我已谱写了一首我和其他虔诚的流浪汉的歌，现在我就唱给你听。"那个无拘无束的人立刻自豪、快乐地唱了起来，厅中的人都赞许地听着。

现在黑暗的恐怖已被征服，
现在我可以微笑，因为我已看见死亡。
现在疼痛像树枝一样燃烧，
在所有神圣、伟大的光泽中。

我活着——洋溢着
从岁月星火中燃起的年轻之火，
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命运
我伸出双手欢迎。
我熟悉快乐和危险，
我的声音能在歌和诗中听见，
早先我应征服役在部队
分享功勋，放弃棕榈。
在收获时刻
我睡眼惺忪地在草丛中寻找矢车菊，
毫不妒忌地来到别人的牧畜棚旁
那高高的马车，在车辕旁歌唱。

我看见一面旗子，我家乡的姑娘，
我愿以自豪的双手高高举起它
在欢快的戏剧节和愤怒的争吵中
在我的亲人的善良的流浪汉中。
看见狮子的牙齿，
感情的玫瑰，含情脉脉的茉莉，
看见男人的心点燃起来的每一个符号，
只要风还在吹，太阳还在发光！

我们这群人已被命运注定，
充满骨髓和液汁，生活的火焰和痛苦。
我们需要一切，可只找到微不足道的一些，
我们怎样才能在欢乐中消除悲哀呢？

在秋天的绒装下，
当其他人亲吻我们春天的新娘的时候，
我们高喊着祝你好运，举杯畅饮，
跳起舞蹈，像神仙一样无忧无虑地戏谑玩笑。
呀，姑娘，你的眼光在炉边拥抱着我，
在那梦幻的夜晚使我难以入眠！
明天你的尉官将走向剑中，
很难能够返转。
窗帘中颤抖着的眼光
送我上征途，
我将愉快地带着你的赞许周游全球，
只要太阳还在运转，风还要劲吹。

喔，听着，世界，喜欢还是憎恶，
是很快地投掷鲜花还是石块。
我们从来没有追求你所赞扬的东西，
也没有回避你所习惯于装载的东西。
你看见我们
这些准备做出重大牺牲的人——
当我们坚定不移，到处漫游的时候，
我们总能得到休息，
给其他人以伟大的名字，称我们自己为诚实的人。

达拉那风情

圣·埃里哀天国之行

埃里哀驾着银光闪闪的新马车，
虔诚地驶向天国。
他头上戴着葬礼帽，
身上裹着貂皮大衣，
手中拿着一根长鞭，
双膝上倚放着一把绿色的伞。

他的气宇轩昂，神情雍容，
因为他来自远方的山谷，
那里法官的座位围成一圈。
首席法官吩咐他说：
“你应该坐在我的大厅里，
作为主持公道的十二名法官之一。”

是的，国王已派出快马和马车
还发出了谕旨：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发现你睿智聪慧；

这对我来说将大有益处。
为了我们国家的缘故，让我听取你的忠谏！”

现在车驾已冉冉升起，
埃里哀举起宽大的手
挥手告别他的故园家乡
我们看到了
我们自己的达拉那故乡的一角，
笼罩在梦幻般的杉树浓荫之中。

这里巨大的湖泊波光粼粼，
湖滨染成了
一片金黄和红色，
恰似母亲们的温馨的床。
小男孩指着横空飞过的马车说道：
“看看邻居，他乘着马车多么威风凛凛！”

莱克桑德镇教堂的尖顶
犹如玉葱朝天耸入云霄，
教堂的大钟敲响了馨香祝愿的钟声，为这个有福之人送行。
他驶出了余音萦绕的钟声，
却又驶入了永恒世界的管风琴声里，
那是一曲得救的赞美诗。

哦，埃里哀。
当你坐在你的主人的桌旁，

低头俯视我们的邪恶和我们的饥馑，
恳求你在主人的耳朵里说几句务望谅宥的好话，
请他宽恕我们的罪孽，
给饥饿的达拉那人施舍点面包。

太阳已隐落在舒勒岛[①] 的背后
先知在黑夜的苍穹中
安全地行驶在斑斑点点的星光中，
那是善良的上帝
点在路边的烛光，
引导人们走向他那普渡众生的房子。

在遥远的高原沙漠上
邪恶的天蝎星座在缓慢爬行，
天狗星奔跑着发出几声凄厉的嚎叫，
天的狮子、狗熊还有毒蛇，
个个都不安分起来，窜出巢穴蠢蠢欲动，
可是它们都追赶不及上帝的神驹。

宝马的鼻中喷着火焰，
它们撒开腿蹄冒着火花，
飞速穿过无边无际的苍穹
直到它们找到了光彩夺目的银河，
那条金色的林荫大道，

① 西丽安湖中的大岛。

一直伸向天堂的大门。

我们的上帝走出大厅
站在门前的台阶上：
“进来吧，我至圣的先知！”
他向长着翅膀的天使长打了个手势，
他们便健步如飞，
牵着浑身湿漉漉的骏马去喂养。

圣·约内渡海记

船停泊在
绿色河堤的海岸边，
船长站在甲板上高声呼喊：
“喂，西风，吹吧！
喂，你们，水手和海员们，
消失在玫瑰花的海洋中，
为了咸涩波浪上的海鸥，
忘记丛林中的斑鸠！”

看吧，这条船行驶在苦咸的波浪中，
瘦小的达拉那人挂在帆缆上；
司令官站在前甲板上，
脖子向后仰着，
他在篷帆后喝着酒，是船长，
心情十分愉快。
但是天空和大海中所有的巨龙，
在怒吼，在呼风喷雨，
船在海浪中颠簸，

摇得船长的酒瓶子掉进了波涛翻滚的大海。
他愤怒地咆哮起来：
“这么一条小船碰上这样的恶浪真是太糟糕了。
你们当中谁最胖谁最重？我们可以扔掉一个这样的家伙。”
看，约内，一个温和善良的人站在那里！
他就是这样一个高大肥胖、仪表堂堂的人。

他脸色苍白，
双手捂着肚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病得很重，
急切希望回到陆地上去。
他们把手放在约内身上，
但他祈求道：“朋友，饶恕我吧，
因为你们看得出我是一个教士，
是个受人尊敬的先知。”
但是他们却回答说：“如果你是个圣人，
那你就会踩水，约内，
而你的身体肯定是会漂浮起来的，
先知的教士。”
约内站在风雨中上下颠簸
衣服披在了头顶上，大家看见了他的脊背；
就在底下深处
看见一头张大着嘴巴的怪物，
从宽阔的颚中露出两排可怕的白牙。

他们正在驾着船劈波斩浪前进，

他们对来自危险大海的狂涛中吼叫着的怪物毫无知觉！
愿他们会注意到危险，
有这么多船员
曾经都被鲸鱼或鲨鱼吞没！
看，约内已被鲸鱼吞进了肚中！
大家看到他渴望重返陆地，
因为他看上去病得很重。
鱼肚中又霉，又冷，又光滑，
那里边狭窄而又低矮，
因为我们看见先知必须蹲坐着。

但我们从圣书中得知
约内如何从坟墓中逃脱
然后在大海的狂涛中游了很远很久；
圣书也告诉我们，
当鲸鱼闭上嘴巴的时候，
那件紧身长袍怎样被撕破，
成了一件支离破碎的上衣。
约内终于回到了郁郁葱葱的海岸边！
他对着一块指向左方的路标微笑起来！
看，约内站在柜台旁，
要了一杯酒和一盘鱼，
我祝愿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能交上如此好运。

少女玛丽娅

她走出舍格村旁的草地。
她是一个达拉那的窈窕少女，
柔嫩的皮肤像是虎耳草，
是呀，像是虎耳草和蔷薇花，
生长在远离道路和村庄的偏僻处。
幽径未曾缘客扫过，
也没有人在那里漫游。
难道你徘徊在那条小径上，
免得灼热的太阳把你炙烤？
玛丽娅，在你年轻的胸中有什么梦想？
难道你不觉得
自己的血液像别人那样在燃烧？
你如云的秀发光华闪闪
你饱满的前额好似弯弯新月，
把皎洁的清辉洒落在山坡上。
俯视着春天的黑刺李树丛。

习习晚风吹拂在耧斗花上，

黄色的百合花敲响了安息日晚祷的钟声；
厩中的马驹时而咴咴嘶鸣，
笼中的小鸡啾啾啼叫。
燕子的巢和树丛中传来一两声呢喃。
达拉那的姑娘和小伙子
成双成对走在一起；
你是百里挑一的窈窕少女，
你是人见人爱的天生佳丽，
可你为什么心事重重独自走在这里？
莫非你是初领圣体
刚刚从第一次圣餐桌上归来，
你愿在降灵节之夜为大家守夜
怀着心灵的震悚和敬畏，
回味祷词的虔诚和尝过的佳肴。

归来吧，归来吧，玛丽娅，
现在天色已经很晚。
你独自一人在外面游荡，
你的母亲会为你担忧。
你是那样地娇嫩柔弱，
如同纤纤柳枝一般容易折断，
而狗熊正在林中虎视眈眈。
啊，你手中的玫瑰就是你的象征和守护，
它是天使从乐园中带来！
你可以在蛇和荆棘踩过而无需惧怕。
是呀，落日熔金的晚霞

映照得西丽安湖[①] 一片潋滟——
今晚你可以走上新娘的道路，
踩在摇晃的木板上奔赴天堂。

① 达拉那省最大的内湖。

富裕的年轻人

1

我就是这位富裕的年轻人；
在约旦河岸边
你看见我的砖瓦房
在蜀葵和郁金花丛中。
绣有铭文的绶带
似一根带子在风中飘荡：
“这里住着这位富裕的年轻人
这是快乐之家。”

你看见我踌躇满志
行走在河岸边。
一只表挂在我的腰际，
佩带有金色的花边。
你看见我棕色的胡须
和浓密的头发。

我就是那个年轻的西姆森
那个拍打路边石狮的人。
灼热、烦人的夏天
围绕在我居住的地方。
牧草地上我的牛群在吃草，
在鲜嫩的草地上我的羊群在咀嚼，
阳光洒在我的黑麦地里
似蜂蜜，似黄油
反射在我闪亮的帽子上
和我那珍贵的西班牙烟斗上。
我的腰板笔直，
我的心胸开阔坦荡，
因为我在青年时代是如此健壮结实，
财富是如此巨大。
飞翔吧，雄鹰，在我的田野上空，
奔跑吧，牡鹿，在我的庄园上！
我的爱好似国王，
繁复而强烈。

你，栖息在
百合花山谷中的夜莺，
我要将心里话告诉你，
向你倾诉出孤独和痛苦。
当漂亮的妇女漫步走出，
我坐在城门口，
歌唱富裕的年轻人，

他充满深情。

在所罗门和大卫山上
住着一位炫耀的首领；
他是否有一个未婚的女儿
充满青春的馥郁芬芳？
是朝东还是朝南
有一个异教贤人
能给犹太国的男人
传授生活的艺术？

因为我要生活得无忧无虑
及时寻欢作乐，耗尽
我的祖辈们放高利贷和省吃俭用
积攒的一切。
我的旗帜每天朝着
耶路撒冷点头：
“这里住着这位富裕的年轻人
这里是快乐之家。”

2

让我们欢呼和雀跃：嘿，来吧！
我已变得衰弱无力，现今，我要重新快活起来。
看，多么高兴的酒店老板！
分发着啤酒和烈性白葡萄酒！

我要开怀痛饮来解解我的口渴，
醉倒酩酊方休。
让骰子像豆子一样在厅中滚动
让明月映照在阿育龙峡谷上。
你让我吃什么？
你在锅里煮什么，我的仆人？
你是洗鳕鱼干吗？
可恶的家伙，我要打死你。
到我的菜地里去，摘点茉沃刺那菜和菠菜去准备一顿更加
　　像样可口的饭菜。
因为最鲜嫩的鸡肉和最美味的猪肉
该是我每日的佳肴。

3

我在摇动着的手臂中休息，
我在狗星的微光下跳舞。
倾听着猫的喵喵声，
看着飞马在奔腾！
数百个披着婚纱的新娘来回走动着，
庆祝永恒五月的每一个夜晚，
数百个五月新娘，啊，啊，啊！

这里似鲜花阵阵飘香
这里有家乡佳肴招待，
尼罗河畔最纤长的芦苇，

犹太国最紧身的上衣。
房间里充满芬芳香味，
我用金纽扣扣上大衣。
看着新郎，摇啊，摇啊，摇啊！

但蒙在心胸上的婚纱开始发热。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要休息了。
上衣银光闪闪，
似雪松下的阴影一般。
来吧，法老最美丽的女儿！
你将居住在我最好的屋中，
小河唱着催眠曲伴你入睡，睡吧，睡吧，
睡吧！

最后的审判

1. 临近傍晚时分

晚霞照映着我玩耍，
云蒸霞蔚叫人心里愉快。
我拨弄着小提琴，但觉得她在呼唤：
　　尤洛姆，尤洛姆。①

我走在丛林中，
草莽中一片欢腾
今年杜鹃啼泣得发出怪声：
　　尤洛姆，尤洛姆。

我看见一头牛站在泉边，
泉水叮叮咚咚奔腾
她嘴里白沫飞溅发出嘶哑的声音：
　　尤洛姆，尤洛姆。

① 尤洛姆也即死亡，下同。

傍晚时分我走过沼泽地，
百灵鸟在婉转啼鸣
我踽踽独行，渡鸦在聒噪：
　　尤洛姆，尤洛姆。

我总算遇见了一个人，
虽说陌生心里也高兴
我说：上帝保佑；他却回答：
　　尤洛姆，尤洛姆。

我想：今年我再也不会快乐，
到处都是这般晦气
我想要祈祷上苍，说出来的祷词却是：
　　尤洛姆，尤洛姆。

森林中刮起了风暴，
劲风卷起草地
晚祷的圣歌竟也在尖嚎：
　　尤洛姆，尤洛姆，尤洛姆。

2. 圣迹显灵的时代

现在是伟大的圣迹显灵的时代，
有许多捉摸不透的示意。
蓓蕾在枝茎上早就变黑，
腐烂的气味开始蔓延。

大地古老的胸膛已经干瘪。
她被敲筋吸髓，弄得赤贫如洗。

弯弯的月亮之钩上滴下的竟是鲜血，
哦，奇迹，真是奇迹！
人们走出去收割麦子
却发现长的都是蓟草丛，
于是发生了饥饿、瘟疫，兵燹战火
全国境内处处都遭殃。

如今参加葬礼的喝得醉醺醺，他们还跳起了华尔兹，
眼睛里看到的骏马飞奔，耳朵听到的都是音乐悠扬，
现在把暴行称之为拥抱
而爱情却成了天灵盖上的猛击。
反基督的人披上了主教的祭袍法衣
不受惩罚地亵渎上帝。

现在绵羊的头上长出了狮子的鬃毛
幼狼在扮着笑脸。
鸽子蛋里竟孵出了巨龙，
青蛙窝中爬出了鳄鱼。
在圣洁的贞女肚子里
听见了婴儿哭声和孪生儿的争吵。

现在太阳改变了它的形状，
哦，可怕，真是可怕，

像一根腐烂了的黑香肠，
挂在破布一样的残云上。
白天倒成了黄昏，
黑夜在悄悄地降临。

现在来了所有的坏动物，
眼睛里看到的是狼在奔跑，耳朵里听到的却是猫头鹰的枭鸣。
时间的大钟已经破旧不堪，咔嗒咔嗒的噪音叫人心烦。
它的轮和螺丝全都磨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散架。
它的钟摆快要落到地球的地板上，
它的时针总是指向午夜十二点。

远方闪出一股强烈的光，
不要偷看，千万不要偷看！
从彤云中伸出一个巨大的魑魅，
像雪堆一样闪闪发亮；
漏斗般的嘴已大得像是无底洞
要用它的灿烂金光驱赶掉地球的黑夜。

用力吹吧，天使长，
快吹响你的巴杜管，
把地球上所有人像羽毛般吹拢在一起
接受审判和做出交代，
直到宇宙荒无人烟，
只剩下一条被撕裂而飘动的床褥。

3. 路边的声音

被加冕的人

神圣啊，至神至圣的名器！
大家都在你的王冠面前俯伏在地
顶礼膜拜这顶君权神授的象征，
难道我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曾经做过什么？
我身穿紫袍，抽打着骑士，
我故作宽容地微笑，却叫人丢掉了脑袋。
可怕啊，凶残暴戾在内心深处！
小路令人目眩地伸到悬崖边上。
日日被乌云遮得日月无光；
统治者的扈从点燃了火炬
却没有一个发出明亮的光。
我徒劳地瞪大眼睛，却找不到辉煌的祖先的足迹。
君主们为了觊觎王位君权，
也曾像乞丐一样到处流浪。

勇　士

我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
生性慓悍
力大无穷。
以同样豪迈的步伐和凯旋的目光

我翻过山墙迈进少女的闺房。

在天使长的军队里有一位指挥官，
我向上帝和圣·佩尔开口
求到了那个职位
我违反撒旦和黑暗之神的一切心愿，
要做一个永远勇敢的军人。

那位邪恶的牧师

我在座位上和雷电和权势对话，
但我的生命，我该承认，
本当早就坠向深渊，
却勉为其难也向天堂倾斜。
一个多么活生生的恶作剧，
如果那群愚蠢的教民再跟随着我，
比我自己还相信我讲的话，
我和整个教区都将被卷进地狱！

大腹便便的商人

据说灵魂在天平上称得出分量
任何人无法在重量上弄虚作假。
如果现在我扔掉那肥胖的躯壳
以及我那一直装满的钱袋，我就可以飞上天去——
我对这样的一蹴而就感到恐惧。

不过说不定我还是想要上天
从声色犬马的沙丘里求得解脱
亚伯拉罕已经在天堂里大摆宴席，等着我飞上空中去享用。

献身给圣女的小伙子

那是在人世间最后一个春天
你使我心猿意马坠入情网。
焦急的痛苦中迎来了安息日，
现在总算可以撒手尘寰。

你头上佩带的白色嫩枝
将永远不会开出鲜花，
更不消说会结出累累的莓果，
而一切都会变成黑色就此完结。

那是最后一只百灵鸟
它懂得我们早晨幸福的声音
可惜已无法歌喉婉转
因为它的胸中结了一块冰。

晚霞默默无言，
通向苍翠山脊的大门，
已锁上了永恒的锁
免得爱情再迈动脚步。

我们的爱情同别人一样，
也想结成连理永生在一起，
哪怕是海枯石烂天老地荒，
悲哀之中就有着快乐。

人的一切都很脆弱，
人的爱情尤其如此，
不过，从罪孽和淫秽污浊中
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拯救。

我几乎没有看到你女性的温柔，
在月光夜色下的舞会上，
我几乎没有将我的手臂放在
裙子的白色流苏上。

露华纯洁清新得没有尘埃，
我们无法触摸彼此的手，
你站在主人的双脚旁边，
丰收中的一撮矢车菊。

如果我被逐出家门，
居住在昏暗的荒原上，
我宁可镇静地把你
交到上帝仁慈的手上。

一个姑娘同孩子们手拉手

上帝的房子路边盛开鲜花，
黑夜里王宫依然灯火通明。

夜间很容易找到家，
茅屋中亮着灯光，四周白雪皑皑。

弟弟，你可记得我们在主日学校学过的话，我仍旧会诵读
同母亲一起念过的祷词。

复活节和圣诞节唱的赞美诗
我全都会唱，而且特别地流利。

和孩子一起唱歌真快活，
就像上帝爷爷在讲故事和玩游戏。

达拉那的画家

我画埃利亚
他将奔赴天国之行
我画玛丽娅，
洁白得像只鸽子。
噢，我现在能画
我自己黑色的灵魂，
它应发出清澈的光，
在上帝之子和米哈依尔面前！

我画农夫家的墙壁，
和达拉那妇女的棺材盖，
春天所有的鲜花和野莓，
还有乐园里所有的美景。
噢，但愿我很快画完
献给上帝的一朵鲜花；
人世间微不足道的众生相，
天堂中的一棵百合花树！

4. 船

大海，在你的海面上
漂浮着泡沫，
鲸鱼首尾相衔在海里连成一座桥。
在绿色海洋的深处
海牛在哞哞叫，
海猪在蓝色猪圈里呼噜呼噜。

太阳冉冉升起，
海面像沸水般翻腾，
血，红得好似龙虾的大螯，但却无力举起。
月亮，像一只圆鼓鼓的大酒桶
颜色鲜艳的美酒涓涓往外流，
大海潋滟万顷，浪峰澄澈璀璨。
大海呀，你浩淼无际，

烟波茫茫，又充满着危险，
你是世事万物最初的摇篮，又是它们的坟墓和末日。
天空中最后的一颗陨星
在你头上擦出了火花
你抬起头来啐它一口。

大海呀，你浊浪滔天，
桀骜不驯，狂暴而粗野；
有谁的龙骨敢在你的胸膛上放肆？
可是教堂大船长长的桨
却把你划得伤痕斑斑；
船上的人自顾自闷头睡觉傲视你的怒涛狂啸。

审判已完，只剩下船的残骸；
孤零零飘流在海上，
船舱里注满了海水，那就是法官本人，
时光昏睡，
逝者如初，
从远方汹涌而来的波涛依然奔腾。

帆缆敲击着桅杆，呼然作响。
浪涛陡峭好似一级级梯阶，
噢，大海呀，排浪叠着排浪，你翻腾得越来越高。
在裂岸的惊涛中码头屹立。
放声歌唱，心里坦荡，
上帝的忠诚的信徒出海驶向天国。

弗洛拉和波莫娜

怀念往昔

古老的歌儿回荡，
在古老的舞蹈中摇摆，
古老森林中的风儿
随着轻盈的脚步而去。
晨光熹微，天光徐徐发亮
旭阳曙光照映在皮肤上，
空中野雁排成犁形的队伍
朝着山崖飞去。

松鸡的羽翎沙沙声响
在绿芽抽长的小桦树林中，
春光乍泄
在柳絮纷纷的摇篮里招手。
第一只燕子掠过低空
吐哺为夏日筑巢修窝
在村庄里
她和我的先辈们曾经安家的地方。

夏日的溽暑还没来到

田野上的空气沁人心脾，
带着鲜花的湿润和甘甜，
它的呼吸吐露着芬芳。
原野的小径上也焕发了生机
青苔清香，芳草萋萋，
就像姑娘的长发，
辫梢撩到绿色的幽谷中。

石楠丛如火似荼，
又仿佛是荒郊野地的袅袅炊烟，
徐徐飘向远方，
号角和布谷鸟叫声发出了回声。
在枝桠茂密的松树林中
在蔓越橘和草莓丛中，
闪现着裙袍和衬衫的衣袖，
急流和瀑布闪闪发光。

这里是河边和沙堤上的村庄，
这里是燕子夏日的窝巢。
我的烦恼将在这里安静入睡
在怀念那安宁的往昔。
这里每块石头都值得回忆，
在我父亲的庄园四周的小树林里
虔诚的赞美诗歌声
千回百转久久地流连。

在昏暗的夜空里一切都显得朦胧，
牧草地发出柔和而温暖的蒸气，
鼓起勇气吧，
说出隐藏在心底里的秘密。
这是我母亲的声音，
拳拳的慈母情温暖了我的心肠，
那抽噎涕泣和埋怨的眼光，
既是责备又是无声的慰藉。

那眼神在说："这里是你的家，
留着床铺等待着你回来。
慈母已深情歌唱千百遍；
你去了哪里，人在何方？
你在寻找什么秘密的踪迹，
你准备起程离别的时候，
心头似乎积满了忧虑和苦恼！
告诉我，你去了哪里，人在何方！"

在滔滔大河的涓涓源头，
夏天把坚冰化成了水域，
而冬天的河流都有身体和形状，
在高山峻岭中凝滞不动。
你西丽安的姑娘披上盛装
站在斯塔迪安河里的沉船上，
悲歌一曲向我告别，
在我们永别之前！

小 客 栈

说，陌生人，你大呼小喊为了什么？
你缺什么，你需要什么？“菜肴和啤酒。”

你已经来到一个宾至如归的地方，不应再长吁短叹。

你可看见通向饕餮享用的殿堂蛇麻草环绕的门洞。

这里住着主宰酒桶和菜盘的伟大的国王，
他用蜂蜜调味，烹饪出各式珍馐佳肴。

鳟鱼去了鳞，鳗鱼剥了皮，肥嫩的鸡剁成了细片。
在大理石砌成的酒池里，巨龙不断喷出清醇的琼浆玉液。

这里有一棵花楸树，它的浆果能制啤酒和麦芽浆。
客人们兴高采烈，烤肉也分外美味可口。

这里生长着猎殃草，常青树，还有许多可爱的药草。
它们使葡萄酒和麦芽酒的酒味变得更可口醇厚。

将鲜花盛开的欧蒔萝酿成人人爱喝的烈性甜酒。
有益于脾胃的苦艾，它的苦味十分爽口。
女佣来回在餐厅和厨房间穿梭。
散发着春天的蒔萝、菠菜和葱韭的香气。

蜜蜂嗡嗡，脚上沾满了蜂蜜，
围绕着大酒杯在欢唱。

那甜酸的凉拌莴苣发出紫罗兰的香味，是多么惬意诱人，
在暖融融的阳光下！

贵族跳下他欢快的小马驹。
“住手，”海员大声喊道，“放开我的姑娘，你这冒充的伯爵！

我坐双桅大船到过汉堡，
我的身手不凡会扔缆绳和爬舷梯。

爬上桅杆或者拖拉绳索，手脚轻盈灵活，
我要寻欢作乐，或者寻求一醉，我会付现钱。”

这里高朋满座，有许多职司不同的官吏，
为了工钱和条件主仆争吵不休。

裁缝呀，你为了矿工关上了店门，
却同酒店里的女郎偷偷调情。

鞋匠呀，对粗制滥制的长靴，我们难道能放心？
鞋跟全部脱线，
鞋面全都是裂纹。

一个快乐的旅途中人在门口要了一份干粮和一杯酒，
他吹着口哨重新踏上铺满尘埃的乡间小道。

从我们树篱边的泥煤堆冒出了清烟笼罩
在田野上农夫悠闲地赶着牲口驾着犁。

在翠绿的田野上响起了一支轻柔的乐曲，
它荡漾在农庄的树林里。

欢呼，雀跃，还有银铃般的笑声。
我们跳着瓜德利尔舞直到五月之夜。

是谁穿着没扣好钮扣的背心到处在游荡。

哦，真真伤风败俗，不知羞耻。
原来竟是我们的牧师和店主夫人正在这里跳舞。
看店主美丽的千金漂亮！跳舞跳得晕头转向，
喝下一杯百合花谷酒又继续尽兴。

她穿着蓝皮鞋走路娉娉婷婷。“让我来扶你，”
一位小伙子低声央求，“扶到小屋去，我要吻你。”

到了黄昏，晚风习习飘拂着姑娘们的裙袍。
乐师呀，你快拉起琴弦让她们像松鸡一般飞旋。
告诉我，陌生人，你为什么还要大声喧嚷？
“那是因为喝了泡沫四溅的啤酒而表示谢意。”
但对客栈侍女要小心提防，她们盯着你的钱包。
她们看着你喝得神志昏沉。

小客栈的主人赔笑了一整天，下巴累得快张不开。
他强颜欢笑有点吓人，你将受到粗暴的对待。

她会讥笑着说：“我是一个穷人，不过我的酒店很整洁，
可是你这个可恶家伙却将它弄得像猪圈。”

结果我们在黄昏时被轰赶出来，我们在微光中行进，只好
　　相互埋怨，
把金钱和时光都浪费在这个无用的暴君身上。
我们在习习凉风中在路边歇息，
小客栈，大门深锁，令人不禁连声叹息。

月亮从她的大铜壶中倒出了皎皎蜜酒，
我们愿在月光中尽情玩耍，直到晨曦泛出红霞。

号角小调

那个舍弃了风笛和长笛的人在哪里?
他对吹兽角却情有独钟?
把号角吹出公牛咆哮的人
他在乐师竞赛中可以稳占鳌头?
从沼泽来的诗人他在哪里
那里已被无人采集的云莓染成一片枯黄,
高原上秋天的彤云低垂,
难道所有的苍莽都被滚滚的野火吞噬?

达拉那是不是有一个鹿角
残留着它昔日的声音?
牧羊人召唤羊群的号角在哪里
空悬在羊圈的栅门上发出回声?
五月的春草把山脊绿遍,
丛林在蓓蕾绽开,
让它跳舞吧,这是一支被遗忘的歌,
似咩咩小山羊在阳春中蹦跳。

他该苏醒过来了，
在长满绿树青苔的大森林里，
他像上帝般吹响了号角，把晚风吸进自己的肺里，
就像囚犯在痛苦地呼哧呼哧，
田野上珠围翠绕五彩缤纷，
天空回荡着刻骨铭心的异教的音乐，
当他从古老的村庄上
走向波光粼粼的耶松达海湾？

里斯本在跳舞

里斯本在跳舞
在国王的红色宫殿里，
头戴王冠颈上挂着花环，
在欢笑声和礼炮声中。
人的海洋在那里欢闹
像小号和远方的小提琴
个个人脸颊上泛起了酡颜，
仿佛痛饮了醇醪的葡萄酒。

在深夜美妙温馨的时刻里，
从昏暗的肉蔻丛中
公主和她们的伴侣情意绵绵
喃喃细语就像对上苍的赞美。
爱情丘比特
张开了一对水晶的翅膀
盘旋在伯爵和男爵们的身边
而他们却整天唉声叹气。

从萨尔瓦多吹来的西风
一阵强劲一阵微弱，
惊醒了百合花丛中的小鹿，
我们你追我逐地嬉戏。
我是露水滴滴的常春藤下的一只小牡鹿，
我的皇冠是金子做的
每个星尖上都裹着一朵玫瑰花
为了表示我的追求的缘故。

从蒙厄河的堤岸上
欢笑歌唱汇成一片沸扬。
在佩尔曼的宫殿里
成双的人们手拉手地跳舞。
每个人手舞足蹈，
兴高采烈在大厅里翩跹，
个个都像了不起的斗牛士
和葡萄牙的王子。

天空像铅一样彤云低垂
冰雹子弹般撒落下来，
姑娘的皮肤似春天般芬芳，
偎依在佩尔曼温柔的手臂中。
呜咽的秋风把树枝吹折了腰，
风信鸡发狂般旋转不停，
但姑娘在佩尔曼的怀中微笑
就像五月里蒙厄峡谷的美丽风光。

结满鲜红果实的枝桠在晃动，
磕着墙壁和玻璃窗。
蛇麻草在疯长
东风早已无声无息，
只有你秋风，却鼓起了风箱
像吹喇叭一样地呼啸！
我成了头带着王冠的麋鹿
游荡在蒙厄农庄的花楸树丛里。

现在满天的乌云裂开了缝隙
雷声隆隆电光闪，
月亮之船披上金光灿灿的服饰
在酒红色的波涛中冉冉起航。
让我们扬起风帆出海
从秋风中萧瑟的房屋
奔向百合花树荫下的城镇
和常春藤围绕的城堡。

骑 兵 曲

一位威风凛凛的汉子跃马奔驰，
尽管他有妻室和儿女，
你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出生入死的壮士，
他的手中战旗猎猎，
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铁蹄铿锵如同急风骤雨，
他一声口令，战马立即站稳得像一道树篱，
盛开的玫瑰花如此美丽。
所有的人都策马奔驰，
步行实在慢慢吞吞。
所有的人英勇善战，
没有人贪生怕死。

噢，所有善战的骑士都已疲惫，
长剑入鞘，弓弩收起？
现在敌人打倒，祖国业已解放、自由，
我们在仲夏赞美鲜花和美酒。
所有的人都放声歌唱

在马鞍上，在兵营里。
所有荣光炫耀的人
在马背上扬威。

滚滚尘埃中，骏马撒开四蹄在赶月追风，
马尾巴前后摆动，
壮士飞驰向前，好似一支飕飕的投枪，
骑在电光火石般的鞍褥上。
壮士仿佛长着六条腿脚，
披着长鬃和绶带，穿着靴子和铁蹄，
你和骏马浑成一体在驰骋，
你呀，像巨龙般前进，
跪倒吧，叛逆作乱的人跪在地上颤抖！
所向披靡的胜者继续前进。
可怕的雄鹰在空中翱翔
落在光灿灿的金盔顶冠上。

啊，所有金色的龙已筋疲力尽，
披着金色锁子甲的龙，拿着火炮手枪的龙？
小号手趴在小马驹身上号角朝天
对着西风残阳喇叭声咽。
所有的壮士都在怒吼高叫
他们喊出的杀声震天撼地。
所有的战马都昂首扬鬃，唳唳长嘶，
岂有半点示弱和懈怠。

在树林的浓阴深处，一位姑娘的身影时隐时现，
她佩带着花环和彩带，
挥着雪白的小手频频致意，
站在灼热的小丘上。
我们纵马疾驰蜿蜒迂回，宛如活鳗鱼在油锅里翻滚，
我们的目光在搜索跟踪，恰似洞穿一切的箭和尖刀，
胆大心细得犹如一根根晃动的针尖
凝聚在霍霍挥舞的军刀上。
所有的壮士都壮怀激烈，视死如归
没有人懦弱退缩，儿女情长。
所有的壮士狂暴地吼叫着奋进
在战斗和赢得女人的爱情中。

噢，那些快乐的女士都倾巢出动，
戴帽子的小姐，神情安详的女士？
当夜空中爱情的星光照耀在芍药和百合花上，
那还带着长矛和剑的壮士统统丢盔卸甲成了俘虏，
那支英勇的部队稀里哗啦作鸟兽散跑
像母鸡被关进鸡笼甘心情愿地咕咕叫。
壮士们的征程再也不像雄鹰的飞翔，
却在傲慢和蔑视的眼光里走过。

今年是谁在滚滚沙土上策马扬鞭
驰向蒙厄庄园和鼓格马布，
他骑在小马驹背上身体一晃一晃
蹄声嗒嗒，他放声呼喊。

你闷头念拉丁文，苦读得太久，
结果你腿脚麻木浑身发僵，苍白得像头肥猪，
但是你若在风暴中骑马奔驰，
你的脸蛋又会像喝了酒般红润。
为弗里多林牵马备好鞍鞯。
骏马已站在绿色的旗杆旁
咴咴嘶叫给你回答。
天上闪出一道弯弯曲曲的电光，
阵阵闷雷在古盔上滚动，
就像可怕的凛凛青锋。

该死的扫烟囱人

一个浑身污垢的女人，坐在洛弗布海边，忧伤地唱道——
那个该死的扫烟囱人睡在炉渣中
在少女玛丽的草棚中。
哟，哟，哟，扫烟囱人，汗水从你的衣服涓涓流出来。
脖子枕着青石板，
在月光下显得又黑又红，
哟，哟，哟，扫烟囱人，你双手抱着膝盖。

那个该死的扫烟囱人跑去参加舞会，
从皮尔曼斯山谷摘下了一朵玫瑰。
哟，哟，哟，扫烟囱人，你尽兴地跳吧，
漂亮又合身的衣着入时，
跳吧，跳吧！噢，且慢，下一个舞曲是什么？
你们将看到的是扫烟囱人华尔兹舞。
哟，哟，哟，扫烟囱人，你的双臂围住了我的肩头。

那个该死的扫烟囱人给我戒指
使我坠入情网，身子沉甸甸。

哟，哟，哟，扫烟囱人，你难道就是这样串街走巷在各地
干活？
你竟这样轻佻地游戏人生——
爬上屋顶又刮又扫，亲吻过后就争吵？
哟，哟，哟，你跳华尔兹舞时是一手拿玫瑰一手拿刀吗？

心灵快平静下来

原野上平静而昏沉，
风声和日光已经消逝。
几颗星星隐隐约约在闪烁，
挂在黑黝黝森林的树梢。
我陶醉在玫瑰花下，蓦地惊醒过来，
夏天的熏风和阳光悄然离去——
　　心灵快平静下来，
　　惆怅快平静下来，
你可愿在我的陋舍四周含苞吐蕊？

电光闪闪，雷声轰鸣，
霹雳在地平线边缘上留下殉火的痕迹，
劲风飕飕像利刃削过树林，
尽管我四周已经静寂，
闪电雷鸣把我生活的太空搅得缭乱
暮夏的火焰把灵魂燃烧起来，
　　心灵快平静下来，
　　惆怅快平静下来，

你可愿让人少受一点雷霆万钧之苦?

快听听我的心声,
原野上颤抖着最后一支回肠荡气的歌,
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过;
黑夜里青灰色的桥上回响着它的告别。
陶醉在玫瑰花下,生活真个令人销魂,
不久就会闯进电花火光的烈焰之中,
　　残秋的鲜花,
　　聊胜于无的花朵,
欢乐的歌唱走调成了胡乱哼哼,岂不叫人可悲复可怜。

秋天的树林

节日盛宴已排好了筵席，
满树叶儿一片金黄，
挂在黑色的树干上，
百合花像月光一般皎洁。
快平静下来吧，汹涌的波涛；
静静倾听晚风呜咽。
这一带的父老桑梓像你一样焦躁不安。
一轮血红的残阳，
徐徐沉入奔腾起伏的海洋中，
一支歌儿在飞翔
也插上了赤红的翅膀，
远方狩猎的号角传来了铿锵的声音：
“我是一堵墙，挺起胸膛像座尖塔。”

终于骤雨过去，狂风止息，
树木被摧残得枝断桠折；
满目疮痍凋零，
肃杀的君主匆匆赶来，

在这个昏暗的角落里开了个所罗门般的玩笑，
维纳斯的灯火摇曳不定，
在熄灭之前的今天却像加冕式般灿灿金黄。
夏日行将入木，
姹紫嫣红转眼成了残花败柳；
紫罗兰般美丽的石头
就是你们的漂亮灵床和石柩。

我就是那被摧残的夏天，
只好听凭入家肆虐横行。
过去的都已烟消云散，
现在的从灰烬中诞生。
我的国家已被践踏，我的乐园已被烧尽，
我青春的王国已随风飘去。
现在我成了乞丐，
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秋天又猛扑上来
把我压在黑色的胸膛底下。
奋力厮杀已使我头昏脑涨，
但求有片安宁剂使我在睡眠中得以憩息。

那个家伙却稳操胜券，
要赢得一切，
无止无息地肆虐。
为了妄自尊大的虚荣，
不惜把一切赶尽杀绝

树木枯萎落叶萧萧，
它们在暴君面前岂敢不低头！
那场庆功的盛宴，
就摆在我的床沿旁边，
在林中墓地上喧闹
直到奇迹出现。
罂粟花平静地进入梦乡，
和平的露水滴落在我的剑上。
垂死的紫罗兰啊，现在你可以扬眉吐气，
五月阳春的气息，
到处令人陶醉。
垂死的小提琴啊，现在你可以奏出音乐，
就像忍冬丛下响起了蚊蚋的嗡营。
当夏天女王带着她的随从走近，
阴霾雾翳顿时消散开来，
化为朵朵祥云。
她雍容典雅，宁静地向前走来，
是死而复生的小仙女呢，
还是索拉米拉[①]？

① 希伯来语“从索南来的姑娘”，一般诗中均泛指“美丽的姑娘”。

宁　　静

在峡谷绿色的闪光下，
谷底苍白的溪流．两旁的树林在歌唱，
歌唱光明的梦和黑色的阴谋，
歌唱萨福[1] 死亡的悲哀和法恩的背信弃义。

来这河岸边歇息，
远离道路和尘埃多么快乐，
牧羊女带着病羊跑了，
她因未熄灭的年轻火焰而心衰。

一条小路在车轴草和金鱼草中蜿蜒，
从鲜花盛开的果树林中伸出；
我来的时候看见她，
正注视着远方的晚霞。

法恩的船在浪尖上跳跃。

① 约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女诗人。

他们在樱桃树的云雾中相会，
梅拉伦湖长长的、柔和的波涛，
在很远的后方响起，似一支梦中的歌。

那个梦，萨福，你是否知道是什么代价，
才能买下似你这样炽热幸福的灵魂？
你是不是知道夏日总是在
秋天的眼泪和冬天死亡的冰冻之前到来？

你的声音多么柔和，但风徒劳地撒播，
你的心倾诉着丰富的苦笑。
那虚伪的牧羊人轻易地忘记
居住在高傲的湖泊上年轻女主人家里的森林新娘。

一条小路在车轴草和金鱼草中蜿蜒，
它通向柔和、苍白的波浪，
它从生命的火焰通向凉爽之家，
宁静在表面的波涛下歇息。

在感谢之周

哦，甜蜜中的甜蜜和皇冠——
奉献安宁、愈合与和解，
伸出手去
说："我所记的是欢乐和光明！"
我春天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
墓中躺着我被俘的朋友们，
在傍晚的炉火旁
我孤独一人坐在家中。

我站了起来，在墓地里
虔敬地徘徊于十字架和墓碑之间
它们被朦胧的月光笼罩，
我看见墓碑上都写着：安宁。
我兴奋地急忙奔向路边的坡地；
我要到达一个目的地，
在深夜宁静之后，
在暴风骤雨来到以前。

你是孤独的，像我一样坐在那里，
对着傍晚闪亮的星星微笑，
辨认着天空中由于不安
所产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声。
墓中躺着我被俘的朋友们——
我还有一个过去不友好的朋友；
上帝的和平在这幢房屋中，
在他的门槛边我曾遭到不友好的待遇。

哦，甜蜜中的甜蜜和皇冠！
黑色的榆树唱起春天的圣歌，
点点滴下
似平静的、幸福的泪水滴落在大地上。
但是我已忘记在哪里落下我愤慨的泪
我已忘却我曾遭受的打击，
我要感谢
为了我们所有的远方的，已死去的爱情。

狩猎即景

五叶地绵

你好似来自野葡萄地的一丝春意，
你在阳光下骑行，野葡萄——
在森林边缘停着一辆重型四轮马车，
台级上站着年轻的猎鹰者，
一队天鹅在空中飞翔，
一群群高傲的野雉，
在栎树林幽深处踱着方步。

野猪出现了，踩得地面嘎嘎响，
露华正浓的树林里，露珠泛出粼粼幽光，
围猎开始了，野猪在狼奔豕突，
长满獠牙的大嘴滴着白沫，项上鬃毛根根竖立，可怕得连骏马都要受惊。
天鹅为自己唱起挽歌，翅膀被血渍染得一片殷红，
虽然扑扑拍打翅膀，仍止不住往下跌落。
森林里的维纳斯女神呀，我们献给你滴着血的心和公猪，
在那本当保护鸟兽的禁猎地里，

我们为你筑起祭坛，由狩猎女神戴安娜管理。

我知道，
我有时也是狩猎的伙伴。
我像喝醉酒一样，
疾步走在宁静的幽径上。
野猪走近我们身边，
我们切忌发出响声。
我说话的口气，
就像雄鹰马上要俯冲而下。
我的行动敏捷矫健，
犹如王室天鹅在逆光中飞行。
野猪躺倒在砾石上鲜血淋漓，
想用挂笑的嘴巴作个回答，
但却吭不出声来。
号角声声和捕猎的呼喊彼伏此起。

当鸽子栖落在树枝上，
人群在星光和火炬下返回家去
野猪披红挂彩抬着前进。
我知道我是跟在野猪背后的一个，
不过是哪一个呢？
也许是那身穿灰衣、扛猎鹰的小伙子，
他那失望的眼睛盯着火炬；
也许是那沉默的、好幻想的领队，
他佩带着刚刚得来的武器；

也许是那穿着青苔色衣服的狩猎诗人，
在秋日丛林金黄色的枝叶下，
他独自一人走着，
放声唱着一支春天狩猎的歌。

星星孩子[①]

有一点星火在我们村里流动，
它透过窗户照亮了一位老婆婆灰色的皮肤。
她转过身来，嘤嘤地抽噎，
悲泣自己的年迈和一生的苦难。
“在神将在新年来到的时候，在我们的农庄上徘徊。”

有一点星光在我们门口流动，
它似一道金光闪耀在少女温暖的脸颊上。

她从梦幻中惊醒过来，
捂着被子轻声呼喊。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随着新年的风飘走了。”

有一点星光在我们的马厩旁流动——
唉，这里没有悲哀和死亡，尽管夜是那么寒冷。

① 指过露西亚节时，跟随在头顶蜡烛的露西亚女神后面的男孩子。他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缀满星星的尖顶帽。

仙漂亮的小伙子就是我们，
一颗美丽的星星戴在我们头上，
我们像牧羊人行走在新年前的草地上。

木头的宫殿

1

钟像大锤一样在敲击，
记下时间的流逝。
我们将你留在小屋里，
内心无限哀怨伤感。

在黑夜里疯长的树篱
繁花迎风争妍斗艳
墙外飘逸着芳香，
好一派夏日景象。

乳燕子酣睡方醒
野蜂和蜜蜂营营采蜜忙。
风儿在林中空地里驰骋
胯下那从南方来的骏马带来了葡萄酒的醇香。

我们随着他那暖融融的足迹，

骑马如飞一般奔跑，
我们可曾驰过那些蹉跎的岁月，
从我们前一次出游以来？

苍白的火焰在燃烧
在铁匠烟尘弥漫的铁砧上？
水流急浪倾泻而下，
在咿咿哑哑的水轮旁翻滚？

蓝色的鸽子在咕咕叫
灰色的杜鹃在啼啼？
红色的烤炉烟柱
在矿井上空升得笔直？

我还想看一眼已经见过的一切，
沧海桑田都不复存在。
站在松树木屋门前的主妇，
你重又是十五岁的姑娘。

2

你可要带我走进你的饭厅
进入梦乡和夜晚的宁静？
光线昏暗而空气凉爽
就像以前的居室一模一样。

你可要带我走进你的客厅
进入宁静和夜晚的梦乡？
月亮纹丝不动地站在阿亚隆山谷里
窥看着时光的溪流在静静地休息。

使徒和先知
披着粗呢土氅头戴甲盔。
在绿草的毛毯上踱来踱去，
沿着根内萨雷湖滨。

老驽马和棕色的骏马
摇晃着长长的尾巴，
骑马蹬上崎岖的山坡
那是裹着长袍的圣人。

那些灰马和花斑马
它们看上去步履维艰，
在瘦骨嶙峋的脊背上
驮着大腹便便的商人。

大卫王站在高高的平台上
观看拔示巴沐浴①
毛茸茸的马群走在约旦河畔

① 大卫王在王宫的平顶上看见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沐浴，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章。

吃着绿油油的嫩草叶。

你可知道，我曾来拜访过一次
在你的大厅，
我抓住了押沙龙王子[①] 的红鬃马
它正在奔向以法莲山谷[②] 落荒而逃。

我兴高采烈地策马驰骋，就像要去参加夏天的盛宴，
穿越杜鹃啼啼的树林，走过夜莺歌唱的田野。
我骑的是诗人腾云驾雾的飞马
至今我还偶尔试试骑术。

3

打开那沉重的橡木棺，
隐藏在巨大的锁后边，
古老的宝藏使时光变得苍白
却仍旧保存完好直到消失。

宽阔的桌布铺在桌子和凳子上：
同夕阳西斜的晚霞相辉映，
我愿看到洁白的珠宝闪闪发光

① 大卫王的第三子，在与其父作战中大败被杀，大卫王乃痛哭哀悼并作挽歌。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

②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交界处一地名。

衬托在色彩鲜艳的绸缎和锦罗上。

新娘的婚纱如今还空荡荡
它本应当穿在怦怦心跳的胸上。
亚麻开花的春天已过去很久，
试问织成彩衣的秋天还要等多久？

你哀怨地瞅着百叶饰和褶边，
年轻轻却披上了寡妇的黑纱；
你像所有的新娘一样
鬓发高耸走进诚实的矿工之家。

在葡萄园的风声中歌唱
提琴弦发出古怪的声音。
在已亡故的和还健在的新娘婚纱旁边
我母亲曾站在大厅里当过新娘。

人们歌唱吟咏，鲜花很快变得苍白，
而幸福的婚纱却一直存在，
人们歌唱吟咏，寻欢作乐是短促的游戏
对爱情的忠诚却地久天长。

当我走进我的卧室
从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拾级而上，
为纪念那些长眠的人们，
我将跪下双膝，无声地顶礼膜拜。

阁楼上透风的房间风飕飕
低声诉说我继承了忠诚的血液，
一阵阵醇和的薰衣草香气
飘逸在我枕头上有光泽的亚麻布边。

4

雷声隆隆的暴风雨夜晚
我睡熟了，梦萦魂绕，
你在门口为我摘下一棵乌头花
送给我表示告别。

你说："我料想你的历程将会艰巨
你面前路漫漫，充满了风暴。
欢迎你再到朋友的农庄上来，
如果有一天你有这样的兴致。"

好呀，我知道自己继承了一些矿石
从祖辈们火光熊熊的熔炉边。
我站在你打铁大锤的赞歌声中
锻冶出一把锋利的长剑。

从故乡的原野吹来的风
成了我征程的伴侣，
带着我经历过战斗与和平
就像一个高歌奋进的士兵。

可有时我会在梦乡中
想到你那农家宫殿
还有你，长着春天般眼睛的姑娘，
凭吊我母亲曾去过的地方。
倘若我不急着回家憩息，
就会在枫树林旁流连徘徊，
当它打开饰有十字架的铜门
可以通向我祖先最后安息的地方。

八月的礼赞

沼泽地上斑斓似锦的石楠花渐渐消逝
好似太阳平西，徐徐隐没。
森林打开它的赞美诗集，
为秋天晨歌试试它的低音。

你可听见树丛背后响起的声音，
沉闷得似战争的威胁，或是横祸临头？
你可看见山丘旁那条黑刺李盛开的小路
如今已陷入到灰蒙蒙的峡谷中去？

你若随我走下陡峭的小路，
就可以向太阳和夏日暑热告别。
你会和我一样发出笑声吗？当天公怒容满面，
你会和我一样心头暖融融吗？当阴沉的空中寒气逼人，
你会同我一样听得见吗？当春天拨动六弦琴的每根弦，
声音浑厚洪亮，像管风琴雨骤风暴的奏鸣？
你可在斜雨敲窗声中听出来
五月的朝露滴滴滚落，一江春水滔滔流去？

天鹅从不会借了别人的羽毛，
振翅冲天，到碧空中寻找它的新娘，
麋鹿也不会在晚风中
顺着树叶飒飒声去寻找情人的踪迹。
远走高飞吧，快换一个地方！
趁着湖边还鲜花缤纷，趁着水塘边还长满了芦苇，
直到姗姗来迟的爱情节日。
有时潜水鸟求偶心切，发出声声啼泣。
麋鹿忙着在水塘边喝水，浇息一下情思的渴念。

你若是跟我一路走，快放下你鲜艳的花环，
漫游嬉戏在这峡谷里，满眼皆是秋，
你在这里再不消跳舞跳个不停，
跳得晕头转向满脸涨红，在明亮的大厅里。
不要为你的花环难过！我可以为你再编一个，
用弗洛拉[1] 乐园门里的片片落英。
额上戴着秋天冠冕的王者
陶醉在梦里，面带微笑，
但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纵声大笑。

① 罗马神话中青春与花卉的女神。

冬天的问候

当你和北风相遇，老兄，
你就听到了冬天的歌和呼号。
北欧阿波罗[①] 在松林中行走
雪花落在他的七弦琴上。

当你和北风相遇，老兄，
你就见到了烈火和浓焰。
北欧丘比特[②] 在云杉林里行走
带着珠罗缠绕的箭。

狂风呼啸天空没有片刻宁静
天宫十六个大门一齐敞开。
你能依赖和相信哪一个？
在这一片狂风的呼啸中？

当你同北风相遇，老兄，
你就会看到真正的男子汉。
珍惜荣誉，清澈的眼神

① 希腊神话中太阳和光之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就像新年的月亮般纯洁。

我高兴地听到他爽朗的喊声，
当他叩敲我的窗棂。
从门缝墙隙中传来了他的信号
我收起了忧伤的六弦琴。

我高兴地陪伴他走过漫漫长路
大路小径一片银装素裹，踩在脚下吱吱嘎嘎，
群山里飕飕吹过来的风，钻骨入髓可以把人冻僵，
他的这份健康恩物，喝了可以延年益寿。

快来吧，哪怕是为了快乐的缘故？
寒冷的夜晚篝火熊熊，
天空布满亮光闪烁的琴弦
七弦琴叩出了悦耳的弦乐。

冬天之神呀，你来吧，我愿归于你的麾下，
受到你祝福的星光指引。
你的水桶还会倾倒出
一场场更多的鹅毛大雪，铸成一个个笑盈盈的冬姑娘。

为了欢乐的缘故快随我来，
每一个爱笑爱唱的人！
天边已落日熔金
往前走吧，初步牛犊般的年轻人！

弗洛拉和贝洛娜

弗洛拉和贝洛娜[①]

倘若我在春意盎然的山谷里，
自己就会邀请你到那里去！
弗洛拉哼着动听的歌曲
把芳香的花种撒满大地。
普赛克[②] 也要加入快乐的合唱班
披上猎猎飘扬的衣裳。

如果我在阴森寒冷的高山上，
你不妨自己到我家来做客！
秋天的狂风呼啸雷声轰鸣，
贝洛娜站在云的战车上，
浩淼的大海染遍了愤怒的色彩，
浊浪惊涛时而冲天而起，时而变成一片深渊。

① 弗洛拉，罗马神话中司青春与花卉的女神。贝洛娜，罗马神话中司战争的女神。

② 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

如果我自己活得生气蓬勃，
你就来与我共享人生的旅程！
我身上有太多的火焰在燃烧，
我心中有太多的牵挂和思念；
不妨猜猜我的心事，索取和给予悉随君便，
只要你觉得我还值得。

如果我自己悄悄地走向死亡，
请让我在那里等待你！
就像憧憬阴影成双成对
我们俩并肩在风中飘荡
讲讲我们匆匆消逝的人生和激情
还有人土为安的平静和安宁。

献给一位农夫的挽歌

你播撒着种子，
金莲花种从你手中流出。
你在地边屋角，
种上鲜花植下树木。
在黑麦的阴影中
秧鸡咕咕对你歌唱，
鹬鸻在草地上踱步，
称赞你落叶满地的院子。

你用森林里粗大的树干
建造你的房屋，
你那梁高柱粗的大厅可以飨客，
你在枫树浓荫下可以梦中逍遥，
在牛棚马厩里，
牲畜安全地站在槽边咀嚼，
燕子从屋檐下飞出飞进
叽叽喳喳赞扬男主人。

你播撒着种子，

生命的潮汐在汹涌，
强壮得似一棵树
你的树干上长出了幼苗。
姑娘和小伙子长大成人
一个家族在繁衍生息
将在高沼地和泥沼地上生根发芽，
像他们的先辈在那里得到快乐和奋斗。

你的性格粗鲁鲁莽，
你的灵魂单纯而伟大，
因为你的一切，
都从大地那里继承，你那严峻的母亲。
她不断地鞭笞你，
她慈母情和棍棒交替使用你，
直到像传说中一样，
把你带进她那如梦般的天堂。

面朝黄土终日劳累的儿子
难道夜晚还不美妙吗？
白桦林的祷告，
在暴风雨之夜的雷声中消失，
大麦秆在装聋作哑
带着欢乐躺倒在丰收者的脚边，
球茎植物到了秋天
都长得根硕秆粗……

现在邻居们站在寒风中
悲痛的鲜花排列在你的墓的四周，
因为月亮黯然失色，
显得遥远而渺小，
树林清醒着，
在房屋四周不停地呼啸，
花蕾沉重而摇晃地低下头来，
在寒露凉霜的夜晚。

现在我们期待着
夏日的微笑重新来到，
大地必将焕发生机
在温暖的夜晚抽穗发芽？
种子也开始返青，
在土地快乐的时刻。
我们活着的人在祈求和悲痛，
你却有福得到安宁。

我们将你抬起
将你安葬在远方
那里决不会有打鸣的公鸡
来扰乱你清晨的宁静。
在地头和壕沟边
一路低声细语；
一个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王国
失去了一位主人和父亲。

早春一月

四周是一片静谧安宁，
雪花裹紧在羽毛般的积雪当中，
北风耀武扬威地骑在鞍上，
骏马的铁蹄把坚冰踩得叮当响，
究竟是哪股风儿，
过早地把他叫醒，
一个迷茫的季节，
残冬和早春浑成一片，
彷徨中弹起了六弦琴，
轻曼的琴声婉转如诉，
敢问真的夜鹰何时歌唱？

你日夜不停地呼吸，
你湿润的气息过早地来到，
在森林和牧场草地，
催动了生机的骚动，
助长了活力的蓬勃，
看呀，种子已在林木间返青，
大海徐徐解冰，
山冈上冰消雪融，

干草覆盖的牛棚里，
传来牲口的哞哞叫声，
它们盼望得不耐烦了。

敞开他那棕色的胸，
蓬蒿遍野，一片毛茸茸的棕色，
但太阳仍旧像月亮那般冷冰冰。
没有力气来吻那温暖的胸，
你虽然五月是春天，
却不像：金雀花的浓妆，
令人陶醉的热情之花。
四月有乌蹄花
和银莲花的点缀，
三月也不再有榛树长出绿叶。

你使我整夜难以入寐，
风儿在用沙哑的哭声为你呜咽，
你的眼泪也不是生命之水，
你的呼号还无力唤醒一切，
你不消倾吐你的悲伤，
梦萦魂绕的逝去的一年。
你放声唱出弗洛亚[1] 的大地回春曲，
虽然你将被二月之神赶走，
但是一切只会变得更加有趣。

① 北欧神话中的春天之神。

先　　驱

当太阳冉冉升起时，
约翰·克里布姆从床上跨下他的双腿，
他站在地板上恰似异教徒的上帝，
一位身穿异服的阿波罗。
此时他听见从窗外传来一阵风声，
风吹在花楸树枝上发出美妙的声音，
他用树枝打开窗户
感到风是那么地柔和。
噢，你花楸树的风
在克里布姆家门口，
你在歌唱雨珠满面的少女。
当你还在睡梦的时候，
她却整夜守在你的窗口。
我要同你一起歌唱她赞美她。

我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参加盛宴，
我要在雪中跟随她优美的脚步，
她像一只红色小雌鹿蹦蹦跳跳

从夜晚的宿地来到五月鲜花盛开的花园。
似拉风箱，他急匆匆把风箱鼓满了风，
此时他听到塔顶上传来了钟声，
在榛子树和阔叶柳树边，
我要赶紧吹响起床号。
立定，风，
在每一家门口！
所有苍白、年轻的女性脸颊上都绽开了笑容，
所有妻子和母亲充满了青春活力，
大家在唱诗班一起同声高唱。

风像一只鸽子飞向北方，
它似诺亚的鸽子在歌唱：
大地应该变得干枯！
克里布姆和少女先知同行，
似一个快乐的旅行者和诗人。
他有时在康姆酒吧和游客在一起，
他有时在林中最隐秘的小农场，
他从园中拾起一片野鹅的羽毛，
当黑公鸡在院子的角落咯咯鸣叫。
吹起吧，风，
鼓起你的腮，
直到你变成风暴，
吹得游客耳聋目盲，
直到你将所有的峡谷
充满复活节的烟和雾，

整个以色列都在为太阳神升腾！

当阳光落在花楸树枝上，
身穿亚麻布衣服的克里布姆
独自一人站在房间里，
他忧心忡忡，
就像天使加布里埃尔一样。
天晴了，风停了，
花楸树似小提琴般发出轻柔的声音，
维纳斯从窗外投进了小山羊似的闪亮的目光，
正好落在克里布姆的腿上。
来吧，风，
到克里布姆的房门旁，
用那支古老的曲歌唱罗莎琳少女！
我将在春天之夜安然地睡去，
在睡梦中为她祈祷。

怀念之歌

恋爱，恋爱！
我的爱情是一支号角，
高声呼啸着去拼搏，
冲开你心头的那堵墙。
恋爱，恋爱！
我的爱情是一把提琴，
琴声袅袅，环绕在你的床边，
令人进入梦境。

恋爱，恋爱！
我的爱情是一棵松树
在暴风雨的高山上屹立不动，
支撑着你那幸福、宁静的小屋。
恋爱，恋爱！
我的爱情是一棵橡树，
它的木材成了你的圣骨盒，
当你面容苍白告别尘世的时候。

春　天

春天，快说说春天，
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骄傲和变得年轻。
春天这个词像一阵清风，
吹向太阳和天空。

春天，快唱唱春天，
春天是一条变幻莫测的乐曲；
它是丛林中的轻风和颤音，
自由自在地飞翔。

春天，快为春天哭泣，
放声哭出你心中的情结，
太阳会擦干你的泪水，
原来泪水中没有多少苦痛。

阵雨敲击着绿色的蓓蕾，
蓓蕾绽开出了鲜花，
蜂蜜的点点滴滴
全是年轻人心中的泪水酿成。

一位老人

一位老人走在爱情的路上，
他蹑手蹑脚地走着，
却遭到年轻人的嘲笑：
“亚多尼斯，你的脸色苍白而又憔悴，
用常春藤装饰起来的新床，
你将把它往哪里放？”
一位年迈的人！
整日闷闷不乐！
克洛诺斯赶着他的马车
走向秋天金黄的牧场。
他用扫帚收集着
掉在路上的垃圾——
一根已断裂的维纳斯腰带，
一朵弗洛拉车上落下的玫瑰；
当我们在花梗上盛开出鲜花
却又白白地枯萎凋谢，
我们就会相聚在一起，
在克洛诺斯马车上的垃圾堆里。

一位老人在打扫葡萄园的小路。
他自觉羞愧，没有人感到快乐，
他早年公牛般强壮的脊背
如今已被轻轻的葡萄架压弯。
一位年迈的人
整日闷闷不乐！
我们的乐园看上去无比美妙，
落叶中已听到秋天的埋怨。
早先杜鹃居住过的地方
啼唱着布谷，布谷，
如今猫头鹰将在那里扑扑振翅
发出悲哀和死亡的怪枭；
天下的筵席迟早会曲终人散
我们醺醺欲醉乘上马车回归，
穿过酒神巴克斯的后园，
那里杯盘残破，狼藉满地。

逃亡中的国王

方才我还是国王。
全国都不太平，我只好出走，
一路上饥肠辘辘。
狂飙中夹着冰雹，
劈头盖脑把我刮倒在深沟里。
我的四周到处都是荆棘蓬蒿，
带毒的叶子划破了我的手和脸，
受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个痈，
疼痛得令人难熬。
当我走进一个村庄，
村民们都站在门口观望：
“这是一个麻风病人”，
还向我投掷面包，
我这个羞耻和死亡的国王
只好拔腿就逃。

穷人的诗

1. 佃农之歌

我脚下一滑，
摔了个四脚朝天，
我扬扬鞭子，
嘴里在吆喝：
快犁地，公牛！快犁地，公牛！
它翻翻白眼，似乎在说：
“真是见鬼，我想该挨打的是你！”

我不禁要问，
究竟哪个更懒惰，
是公牛呢还是佃农，
是你这个长工，哞哞，
是你这个长工，哞哞，
让我们两个齐起心来，
回去吧，痛痛快快睡上一觉。

我朝那个伙伴点点头
却勉为其难——迭声催促：
快犁地，公牛，快犁地，公牛。
因为我除了牛轭、干草和牛棚外，

还有别的心事。

工头的女儿米阿来了，
身上沾着南木草和鼠尾草。
快犁地，公牛，快犁地，公牛！
你翻翻白眼，当我吆喝的时候，
你气得她赶快离开。

现在伯爵来了。
他停下脚步，
降尊纡贵同我说话。
快犁地，公牛，快犁地，公牛！
她轻佻地踏上马车，
他们俩驶进树林里去。

他说是去追踪狐狸，
我却跟在公牛后边，
快犁地，公牛，快犁地，公牛！
佃农和伯爵尽管身份不同
想的却是同样的心思。

2. 偷猎布谷鸟

森林里传来枪声砰砰响。
于是全村人都倚闾翘首地等待：
士兵们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手里牵着小牛犊，

肩上背着来复枪，
军帽上饰着一缕缕羽毛。

看看本教区男子汉的阳刚气概，
个个都是保卫家园的铁血男儿！
凶猛得像雄狮，
颈脖上佩带了花环，
俨然马上就要投入战斗。
原来是三个强壮结实的汉子，
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男人！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十分得意地跑上前去，
在路上迎接父亲。
他打开士兵的背包
给我们每人一个玩具布谷鸟。

那是快乐的一天。
一只布谷鸟啼啼起来
在佃农小屋和夏季里的牧场
招来了不少人来凑热闹。

我们走到济贫院
去让他们看看我们得到的东西。
床上躺着老傻子古斯塔夫
笑得如此开心。

佩—奥兰的丑男孩
吓得脸色变白，像是掉了魂，
当布谷鸟开始啼叫，
一、二、三。

佩—奥兰伸出了恶毒的舌头
讽刺地说："哼，何必摆阔气！
给每个小孩一只布谷鸟！
当兵的真舍得大把花钱。"

我们在济贫院的厨房玩耍。
天色已晚我们想要回家时，
却找不见我的布谷鸟，
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依然不见踪影。

"这回你要挨打了，
你那位可恶的父亲会动手揍你。"
佩—奥兰大呼小喊。
我躲在学校后面的树篱旁，
一个迷惘失落的孩子。

我又伤心又害怕，
禁不住呜呜哭泣，
我哭我所失去的一切。
我感到泥土散发着

青草和山莓枝条的气味。

蜜蜂在蜂巢里嗡嗡营营，
草蛇在地上窸窣爬行。
现在任凭它们尽情地叮咬，
反正我的一生已经完啦。

大人们焦急慌忙
一直到处寻找
找遍了山坡，河岸
还看了看水井。
最后终于找到睡得呼呼的我，
在半夜三更。

转眼又到了夏天
有人走过此地
会听到佩—奥兰的房中
传出来玩具布谷鸟的啼啼。

3. 夏天的舞蹈

有个夏天我开始跳舞，
那夏天美得叫人心眩。
以前从未这样跳过
在这本乡本土。
夜空里响起了音乐
从院子里，从各个地方传出来。

我们走了长长的路
都是成双成对。

在林间的空地上，
在路上和在谷仓旁
我到处蹁跹舞蹈，
当时我才芳华十九。

我总是听人奉承，
我舞跳得如此轻盈，
结果不能坐下来喘气
也不能走掉脱身。

从瓦尔布鲁的舞会，
到米盖尔的舞会，
没有一个节日之夜
我能在床上睡觉。

每个晴朗的早晨，
每个多云的早晨，
我都是直接从舞会
来到田野和草坪。

但不管是阴霾多云还是阳光晴朗
都一样地兴致勃勃，
如此可以消磨打发

那漫长的一个星期。

有一个夏天我开始跳舞，
那是我生平唯一的夏天，
然后我变得苍老，
时光流泻韶华消逝。

4. 姐妹们

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秋天
上帝的天使四处前往，
从母亲的胸前
带走了许多上帝的初生羔羊。

一位贫穷的母亲
站在教堂看守的家中
听着哗哗河水声
和教堂每日的铿锵钟声。

钟声从未像当时那样
清脆而动听。
它恰似小天使
为所有得救的婴儿歌唱。

她想，“我们住得如此相近
却又那么拥挤，清贫。
哦，上帝啊，想想我那些可怜的小东西！

天堂里边想必既安全又温暖。”

五个兄弟姐妹躺在大门口，
五个贫苦人家的孩子。
一个年迈的母亲守卫着他们安眠
像一棵坚硬的酸橙树。

她拉长了调子悲歌哀号，
用头猛撞教堂的大门，
姐妹们安详地长眠
以前从没有这样安静。

她为人生之谜而涕泣。
“我要在这里站上一百年
听听他们的欢笑和哭声，
我的上帝，只有他才知道。”

在附近一座冰霜覆盖的小屋里，
一位妇女凝神端坐，
花环上的白色绸带
在黑夜中摇曳飘荡。

她思绪万千，
发出一声呼声，为儿女们祈祷。
就像伸出急切的双手在召唤：
“放心吧，母亲，我们懂得拳拳慈母心！”

厄兰岛的旋律[①]

1. 在博尔赫姆[②]

秋月像春天一般温柔。
夜风像一首首意大利的短歌。
栗子树在门口悄声细语，
牡鹿却在深情地舐犊。

琴弦在颤动，余音袅袅
难道暴风雨的洪钟还没有敲响？
难道在风清月明的夜晚
从瞭望塔上竟看不到一艘可怕的敌方的艨艟？

长裙的裾窸窸窣窣地扫过台阶。

① 瑞典南部位于波罗的海的一座南北狭长的大岛，是瑞典第二大岛屿。
② 位于厄兰岛西北部的一个小城。

难道她不会马上就成为瓦萨王后[①]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风向，我们回家的航程将一路顺风，
快回到国王的身边，当他的新娘，拉赛·林德？

2. 渡口小镇

是夜莺来到了丛林吗？
——是呀，我的乘客，
现在厄兰岛已经春意盎然。
卡尔马海峡[②] 正平静地等待来客，
危险的南风早已从这里刮过。

——是呀，在去比克赛尔克洛克的长途上，
我见到过暴风雨留下的残骸
在那波平如镜的海港里。
我自己就是厄兰岛土生土长的，
尼特就是我的名字。

出去赶一头野公猪
为我准备好红布丁，
再给我冲上一杯，母亲！

① 古斯塔夫·瓦萨（1496—1560），曾领导瑞典人民起义，摆脱了丹麦的统治。1923年6月6日，被推举为国王，瑞典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② 位于瑞典本土与厄兰岛之间的一条海峡。

多年来我一直喝着盐水，
这使我更加口渴。

我父亲的农庄空荡荡灰蒙蒙
在发霉的苹果树间
长出了青苔，
在这一小片土地上，
杂草漫布，蓬蒿丛生。

再见吧，我骑过的荒凉的路，
在阳光明媚的沼泽地！
我却还有另外一匹骏马。
我遵循水手的习惯和风俗
上岸仅是来做客。

在阿隆的农舍里开着一朵玫瑰。
我从海岸边的玫瑰花丛
踏上茫茫征程。
我是厄兰岛一个平凡的水手，
大海就是我的陆地。

3. 方　　舟

小岛呀，你真像一艘货船，
满载着货物
从遥远的南方

随着悠扬的音乐
扯篷扬帆一路航行到这里
船上都是快乐的男人。

你在轱辘上挂上新帆，
你这艘傲视同侪的双桅船，
在暴风雨来到的时刻，
你却好似一只可怜的跳蚤
在卡尔马海峡的礁石中间
跳来蹦去！

扛着桅杆和桨柄离开陆地，
紧握不放地抓住舵把，
点亮了风灯，高个子伙计！
诺亚的新方舟
启锭开航
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纺纱女工

快纺纱，快纺纱，亲爱的女儿，
我为你买一双新鞋。
好的，好的，亲爱的妈妈，
鞋带上要有珠母扣子。
我再也纺不动纱了，
我的纤纤十指
全都又疼又胀，
当我捻纱的时候。

快纺纱，快纺纱，亲爱的女儿，
我为你买一顶帽子。
好的，好的，亲爱的妈妈，
帽檐上要缀有珠子。
我再也纺不动了，
我的纤纤十指，
全都又疼又胀，
我的脑袋也已昏沉。

快纺纱，快纺纱，亲爱的女儿，
我为你找一个小伙子。
好的，好的，亲爱的妈妈，
你尽快去办到。
现在我纺得纱了，
我的纤纤十指
没有一个疼胀酸麻
尽管我已纺了这么大半天。

致教堂主牧

那是在骄阳似火的巴特尔时代，
阳光烤灼得皮肤发烫，
耐心的基督徒也连声叫苦。

土耳其浴室中，每天热气腾腾，
你臃肿肥胖的身躯大汗淋漓，
莫非我的老兄，你那高贵的灵魂也脂肪横溢。

我看天下事原来应该如此，
看你也四叉八仰躺在小山上休息，
发酵的大肚皮上盖着被单。

凉爽的西风拨弄着琴弦，
那是你躺在宽阔的床上，
在硕果累累的梨树下。

你不但孤独地在享乐逍遥，
木板凳上还坐着一位穿白衣的女人，
一个更加美丽的夏娃再难寻找。
身穿白衣的佳人呀，

在此时此刻见到并不令人惊奇，
因为你也要放纵情欲，
在天堂的乐园中。

你从智慧之树摘下一只苹果，
将它递给坐在凳上的那个修女，
阳光的冠冕下一袭白色的法衣。

你想要把大肚皮往里吸进去，
从衣领子里把脖子伸得老长，
模仿伊甸园里的那条蛇。

你那撩云拨雨的眼神黑得可怕，
你馋涎欲滴的脸在呼号：
情欲真难禁，
你毒蛇吐信般嘶叫：
可人儿快过来。

我从地窖墙角边现身出来，
你瑟缩了回去，
伊甸园中的炽热片刻烟消云散，
田园牧歌就此中断。

可惜你不再是一条蛇，而是个恶魔，
尽管你是一位可尊敬的基督教兄弟，
你却是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

蛊惑人心的星期日

天空中仿佛撕破了一只麻袋，
掬尽罪恶大河的滔滔江水，
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连篇累牍的无用废话，
豪言壮语是那么气吞山河，
滋润着灵魂里的贫瘠土地。
我站在小屋边，听到一声呼喊：
“你们都要被罚入最黑的洞穴里去——
所有人，所有的人！”
现在都听着，
罪孽深重的达拉那人！
帕斯克利西[1] 牧师在大声疾呼。

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长着蜜蜂色的胡须，

---

① 黄水仙的谐音。民间传说，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的青少年，死后化为黄水仙。

两条迷人的长腿，
好似纯种北欧人的后裔，
在教堂前的草地上对农民讲话。
吹来一阵柔和的南风，
悄声对我说："瞧那个英格尔布莱克特[1]。"
神情兼备，真是活龙活现！
现在都听着，
愚蠢的达拉那人！
安达利亚·布鲁斯汉纳[2] 先生要说话。

有一个人长着最难看的胡须
两条细瘦的腿靠着谷仓。
他说话带乡土口音，
他虽说伶牙俐齿，灵魂却很卑劣，
可以清楚地听得出来，
他的说话是对准着谁。
"要结成党派，要结成党派！"
我要为此奋斗，
现在听着，可尊敬的达拉那人，
因为市民议会的议长在讲话。

那里站着一位年轻的铁皮工匠，
说起话来带着铁皮的铿锵，

① 瑞典著名的自由战士，生年不详，1436年去世。
② 鹪鸟的谐音。

随着声声轰鸣，
他似乎正将铁钉打进国家的棺材，
把农民破口大骂，
嗓音尖得似乎整张铁皮都已裂开——
现在听着，颤抖的达拉那人！
党徒奥利格林在讲话。

小村里到处响起了呼喊声，
那叫声盖过了上帝的云雀。
我站在十字路口，
不敢再往前迈近一步。
我的灵魂将会被撕得粉碎，
如我不能得救，
全是因为听到了太多的蛊惑，
我站在那里原地不动。
上帝会保佑你们，
可怜的达拉那人！
尽管这睿智的语言泛滥成灾。

黑色的圣诞节

1917 年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切莫点灯，
苍穹里惨云层层，愁雾茫茫.
没有哪一个米歇尔[1]，
肯挥动神圣的宝剑，
为了心灵的天国之行，
把天宇劈成两片，
不要去想赞美诗的曲调，
安慰与信任压得心情沉重，
在更崇高的至圣殿堂，
自会有幸福的欢乐，
这一夜却注定要落空，
圣诞节过去之前，
只有黑色的小精灵，
守候在小屋的角落里。

① 犹太人的七大天使之首，以色列的保护神。

穷苦的母亲，
敞开瘦削的胸膛，
拼命地将婴儿抱得紧紧，
为的是让孩子身体暖和，
她那圣诞之夜的梦想，也就是圣母玛丽亚的所受苦难，
既没有容身庇留的地方，
也没有果腹充饥的面包，
希律王的士兵挨家挨户四处搜寻，
将孩子们统统抓住，全都杀尽![1]
“黑暗与往昔”
就是这圣诞节沉闷的旋律。

如同一个无知的少女，
这个世界把灯油泼翻，
四处狼烟滚滚，
新郎姗姗不见踪影，
钟声久久响不起来，
不会有博士使者的队伍，
也不会有星光指引路程[2]。
今宵不会再有耶稣诞生，
孩子们想要梦见天使，

① 希律王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的凡两岁内的男孩都杀尽了。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② 耶稣诞生时，伯利恒上空星光划出十字，希律王派博士为使者去寻访。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快逃亡吧，永别了本土。
这是圣诞节的晨祷，
你的灵魂已经不堪疲惫，
可是耶稣生日毕竟破晓了，
天空和丛林都打了个寒战。

人间从痛苦的痉挛中惊醒过来，
惊醒过来看到的都是满目痛苦。
寒风无情地抽打他的睫毛，
辛酸的眼泪落下来，
涓涓之水溅湿了他的手掌。
但他举起冰冷的大手：
兵燹战火爆发的地方，
在圣诞日能得到和平。
唉，可是哪里能够做到，
朝着母亲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儿子。
眼睁睁看着，
不少母亲的儿子，
还要站出来面对死亡。

主显节颂

鹅毛大雪拍打着我们的门窗，
暴风从海上滚滚刮来，
鬼哭狼嚎一般，为那些酒乡来的大驳船唱着挽歌，
它们本该是来解救这里的饥馑
却不料在途中惨遭没顶，
苍穹的帷幔上飘浮着粼粼银光
但天花板上挂着的吊灯如此昏暗，
桌上的灯光孤零零在颤抖
因为惧怕上帝雷霆万钧的狂风。

大海从它的森林兄弟那里得到了回音，
来自陌生的大陆，
一切都像异教徒那样癫狂。
树心中孕育着火种，
枝心藏蕤的森林繁茂而成熟，
可惜那些能供人果腹的果实却白白浪费。
朽木枯枝唱出它悲伤的歌
快把我们投入火炉，

熊熊的炉火高唱节日的赞歌，
可是筚路蓝缕的贤乏年头
歌声也没有悠扬的曲调只有颤抖。
圣诞节的快乐和男子汉的气概
统统被冻得化为乌有。

亲爱的，让我们坐到一起来，
守卫在昏暗的灯光下保持着庄严
不让微弱的火苗熄灭。
好让屋里还有点生气，
不使一家人更加凄惨。
战神贝洛娜忙于征战讨伐
在茫茫的人世间咆哮肆虐，
日日夜夜，无止无休地
叱咤着赛累斯[1] 和庞蒙娜[2]，
但我更愿听北风之神希尔的朗朗吟诵
聆听它的低音号角吹出宽慰的曲调，
在那昏暗的晚霞中吹奏出
那光明的圣诞节
还有那耀眼生辉的满桌佳肴。

①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之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果树之神。

病 中 吟

我启航驶向一个遥远的彼岸，
一个遥远的国度，
我看见一座亮光忽明忽灭的灯塔。
海岸边站着一群陌生的人们
讲着不曾听到过的语言。

他们将我簇拥到一个大厅
厅内通明的灯火辉映，
金光灿灿，满堂通红。
但从柱子之间吹来飕飕冷风，
使我冻得凉彻胸背。

他们把我独自留在那里，
长夜茫茫，叫人难以煎熬。
我辗转反侧，不能入寐，
寒气袭人，刺骨入髓。

我睁开疲劳昏花的双眼，

看见半卧半躺着幽蓝的司芬克斯[1]
她像一只猫慢慢地起身
摸摸我的枕头。

*　　*　　*

我心中怀着一个渴望。
不知道它将飞往何方。
它不会飞往人间的绿色田野，
也不会飞上蓝色的天空。

它不会是人生的纷乱变迁，
也不会是为了在泥土中长眠。
那是渴求的本身，
是为了渴望而渴望。

*　　*　　*

我看见一朵白色的杜鹃花
在一棵紫罗兰旁边。
床沿前有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注视着我。

那似乎是出麻疹病的那些夜晚，
在很久，很久以前。

---

① 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只有在醒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平安，
而且绝不敢独自一人呆着。

现在可以无忧无虑地入睡
放心地睡到红霞满天。
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
可是母亲，你不是早就亡故了吗？

*　　*　　*

天空在旋转，大地在颤动，
但有一件却岿然不动。
我听见一个还没有说出口的字眼
在一个无法形容的炼狱门口。

那扇大门忽然敞开。我赶紧转过身来
返回到我来时的痛苦之路。
阴风凄凄，好似挽歌哀唱的旋律，
那个字眼同我擦身而过。

在生命的蓬勃歌声中
那颤音总算从知觉的边缘上消逝，
我将记住直至下一次再听见，
那声音轻松得像是个朋友在交谈。

*　　*　　*

高山上发出洪亮而清脆的响声，

似大堂的洪钟余声袅袅。
我听到有个声音在说话，柔和而清楚；
不要离开我们，留下来吧，留下来吧！

我费劲地睁开双眼。
那不是陌生的世界。
是复活节的钟声叮当。
一个孩子站在我的床头哭泣。

*　　*　　*

如此说我应该留下来，
在这人世间再多留一段时间。
但是我心里明白，
实现这个誓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透过如烟似雾的朦胧轻纱
今后那些年头要倍加珍惜，
光阴决不可以白白虚度。

我还没有长大成熟，
我也不显赫高贵，
虽说我受过不少苦难，
也享受过少许人生乐趣，
但是我明白一条道路，
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
务必要从打破弄坏的东西中
创造出自己的幸福。

神圣的丛林

群山峡谷已被霞光照亮，
所有的森林一起在歌唱。
难道我们还要端坐在大厅里，
心情如此悲伤与沉重？
看呀，
在寒冷的泥土上，
花儿都已扭摆起腰肢，
起先结出蓓蕾，
后来又吐蕊怒放。
让我们快快出去踏歌行，
把歌的种子撒遍布勒亚比和蒙恩厄！

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深处，
远离战争和怨仇，
也没有尘世的喧嚣，
那里便是花神弗洛拉住的地方，
背靠着高山峻岭的铜膝盖。
看见吧，做钱袋的匠人洛塔，
腆着个大肚皮，形状像个8字，
悄悄站在皮尔曼小姐的窗前树下。

乍一眼也被看成是一盆高大的花。

这里吸引来了小天鹅，
只有绿树嫩枝发出格格声响。
而在遥远的地方，
国王们在兴兵打仗，
杀声震天响，
城堡被攻克陷落，
国王被摧残碾碎，
我只想走到丛林中去，
心旷神怡地漫步古老的小径上。
吹吧，降灵节的风，
吹遍沼泽地和山脊上，
吹开绿色大门的门锁，
把失落的梦幻世界
汇成一首如实的田园诗篇。

哦，北欧的大森林呀，
你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
那里只有花蕾绽开，
使你的峡谷四季如春，
受惊的夜莺可以在这里歌唱，
花楸树身上淌着树脂，
阿波罗用来削成六弦琴，
维纳斯的鸽子，
也从激浪滔天的大海飞到这里。

秋天的号角

秋天的号角

弯曲如钩的号角，
游遍天涯海角，
曾经长在牛的头上，
也曾挂在牧童的肩上，
我想要聆听你美妙的声音，
在秋风的华尔兹舞曲中，
在辽阔的原野上，
我信步走去没有目的地，
悠哉游哉随遇而安。
因为我要踏芳追踪，
去寻找熏人春风的下落，
四月和五月呀，
春天的大好时光！
鸟语花香的保护神，
如今你们都在何方？

我无法低估我在秋收中得到的酬报，
先生们，你们给了我食物，
还有珍贵的果实，
四周虽然一片灰蒙蒙，
天宇有时却还碧蓝晴空。

我浑身的血液加快了流动，
友好而温柔地拍打着灵魂，
尽管严寒冰霜接踵而来，
天地变得一片肃杀的萧瑟，
我心中的鲜花却仍盛开不败
不会被风霜刀剑所残害。

现在不妨评评我干的活计，
说说我是一个勤奋肯干的长工。
现在我要离开绿荫深处的幽径，
那里玫瑰花在我的床头悄悄摇曳。
可是我更思念故乡硕果累累的果园
落叶和果子铺满了我的园地。
暮色早早地把农庄紧紧裹住，
晚风脚步沉重地四处巡逻守夜。

我向你们致以敬礼，
为这一年加冕的诸位贵族，
就像岁月为人的生命加冕一样！
你们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你们的好意长久尚存。
你们告诉手下人：来吧，在这里留下吧。
我向你致敬，丰收的九月，
你把树叶燃烧起来，
在你的四周一片金黄，
十月，秋江水涨的摄政王，

十一月，黑暗和寒冷的公爵。
我吹起嘹亮的号角作为礼赞，
我将赶着牛羊回家，
我将人们唤到火星四溅的炉边
流浪汉们可以解开紧人的背包带。
我们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个个都像在打场，
把硬壳随风扬去，把谷物留下。
从快要干枯的麦秆上，
把一粒粒珍宝救了下来。
我们的欢乐更多了一些，
我们的痛苦也增添了几分。

不过流水年华乃是朝圣者，
马不停蹄地往前走，
你们这三个月的时光，
也大步流星奔向更高的境界。
我举着火炬
追随你那洪亮的声音，
我在星光下吹响号角，
为你们引路导航，
秋天号角的边沿上，
涓涓滴滴落下了星光。
我不得不吹起虔诚的晚祷歌
用傲视一切的曲调，
将它献给寒冬快要来到的地方
在国王的管风琴悠扬的琴声伴奏下。

在和平面前

大地说：我不久将疲于奔波
似夜空中的火炬通红。
月亮，将你忧郁的战斧藏在空中，
太阳，将使窒息的弥雾更加清澈。

教堂里的赞歌，破碎拱顶上的钟声
唱出了我的悲哀之歌，透过星空。
即使在我的峡谷也住着温顺的使者，
让它们为宁静的和平筑巢吧。

男人说：我手中的武器如此沉重，
弹片和网刺扎破了我的脚。
我要离开部队和战俘营回到家乡。
回到田间和饱尝露珠的葡萄山上。

在我的眼中战斧成了虔诚的剪子
该隐的权杖在炉火中燃烧。
我不愿跟随虚伪的荣誉，

举起和解的旗帜，你金色的和平。
心在说：这里是我的领地，你严酷、
寒冷、喧闹的世界，我要保持安静。
我还要照看已死去的草地上的花种，
沉睡的谷物，等待着再次生根发芽。

直到新的草地奏出新的乐章，
我将保持沉默。
催眠的歌，以嘴唇和琴弦流出，
作为遗产我将带给子孙后代。

生命之火在风和危险中跳动，
生命之油滴入一条条河流。
直到它恢复平静，我将使我的
　血液保持纯洁、无畏和温暖。

我驾驶着战车与士兵们并肩作战，
我对着风暴和愤怒的时刻微笑，
因为我知道，大地最高声的祈求
不是欢呼胜利，而是祈求和平。

弥　　撒

有一天早晨你穿过白桦林荫道。
你带着一根开着鲜花沾满雨水的树枝，
你热情，笑得如此开心
朝着年轻美貌的花神。
但你对平静的兴奋感到羞耻，
你很快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
也许你的嘴唇还留着
灌木丛的反光。

死神控制着的我此时异常艰难，
我悲伤地想，你的春天已被出卖
一个青年的春天，一个清新而明亮的四月，
出卖给了病中的黑暗，我自己就是那黑暗的一部分。
也许有一个朋友期待着在门外漫步
担心你不会再来，
因为你犹豫不决，纯洁可爱，
在窗前徘徊，我痛苦的凤仙花。

现在已是五月，在鲜花和阳光中
十字架显得如此粗糙：想一想！
来吧，让我们庆祝，在白天尚未离去之前，
我健康的祈祷，你忧郁的春天！
因为生活和痛苦形影不离
在春天大地的骚流中，
狡诈的孢子寄生在阳光中，
似那红色丛林枝中的毒液。

春天将我行我素，
花的海洋歌的波浪，
你将为你寻找一处痛苦的归宿，
在无声中静坐。
年复一年生活在谵妄中度过，
直到墙壁被红色的十字隔开，
你在阴影中等待，苍白又美丽。
你什么时候吐蕊盛开，凤仙花。

布鲁萨拉

布鲁萨拉的晨光，
你是滔滔的湍流，
汹涌澎湃，喧哗奔腾，
你是一望平畴上的熹微
像脱缰之马四处驰骋。

你是暮云四合的黄昏，
拿起脉脉余晖的画笔，
勾勒出最挺拔的杨树，
描绘出高楼的尖顶。

布鲁萨拉的夜晚，
你是长坐不眠的少女，
偏偏又睡过了头，
酣意未尽，久久不觉晓，
在大树底下的灌木丛中。

你是一场美妙的梦，

喜欢逗留在柳树的绿色轻纱下，
游荡在浓荫深处的幽径上，
那里的光线温柔朦胧
如烟似雾。

布鲁萨拉的春天
你是打破寂静的天鹅啼叫，
沼泽上依然风雪交加，
小溪却已开始喃喃说话。

你是弯弯曲曲的蔓梦，
伸进了白色的窗框里，
来的时候像小提琴声般悦耳，
消失的时候却像一声长叹息。

布鲁萨拉的秋天，
你是日落西山的阳光，
好像燕子在黄昏的风中掠过，
有一个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你是一颗嘤嘤哭泣的心，
飞到遥远的地方，
似乎永不回转，
栖息在屋檐下的窝巢。

流　　浪

你的路就在这里，
亭亭玉立的白桦树，
倚山筑成一道明亮的门廊，
边上傍着一泓绿水，
神秘的愉悦泛起黛青的波影。
绿枝摇曳，婀娜婆娑，
浓荫中有栋小屋。
村里的房屋都是红白相映，
田园里自有无家的乐趣，
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的路却通向茫茫天涯，
那是另外一幅景象，
它在杉树的拱廊底下徐徐消失，
到了荒漠沼泽却又赫然在目。
道路是那么崎岖，
四周是那么暗淡，
放眼望去一切都毫无生气。

它不堪负重地爬上高山之巅，
却又被嶙峋顽石拧成两截，
直到山顶才算开阔了视野
看到了命运的空间和永恒。

晚　　祷

我愿意在宁静中躺下
任凭习习晚风吹拂，
一点点惆怅，有几分愁思
吮吸着我命福运乖的生平。

我有爱也有恨
这一切如同阳光和冰霜，
夜色朦胧之中一条河流波光粼粼，
它使我心情平静下来，
把健康的血液输进我的心里。

像是年轻的雄鹰，
追逐捕猎整整一天，
如今需要休养生息，
月华如洗，悲天悯人地照亮这里，
把上苍的祝福带给人间。

在茫茫黑夜里，

我成了一个婴儿，
我摸索着母亲的胸脯，
想要吮吸一口母乳。
现在大地和海洋都已沉睡，
到处都是伤心的事啊，
但愿你能得到一点安慰。

让镰刀嗖嗖响

我听见镰刀嗖嗖响
在麦穗和麦秆之间。
我听见有个姑娘在嘤嘤哭泣，
哀悼她曾经倾诉衷肠的朋友。

镰刀嗖嗖响吧，孩子，
不管它刈割到哪里，
我已改变了我的钟情，
在三色堇和麦秸之间。

倘若你赢得了一个姑娘
在三色堇和麦秸之间，
而我却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不得不黯然神伤走开。

我听见小牡鹿在呼鸣，
在森林里的灌木丛中，
我听见我的姑娘在抱怨，

爱情的呼叫已经消失。

让镰刀嗖嗖响吧，孩子，
我将萍踪天涯无归宿，
条条小溪仍在潺潺奔流，
可是没有人奔跑着朝我迎来。

幻　想　画

我画玫瑰
也画百合花，
没有人相信，
没有地方生长，
只是为了我内心欢喜
我将花环缠绕。

我画春天
树丛中开着蔷薇果，
我画秋天，
胸上插着银莲花，
我将一年的颜色调和在一起
来安抚我悲伤的心。

我画一个城
一个美丽欢快的城。
有灯塔
有拱廊和石坛，

我画所罗门王的笑容
在情妇家里的花丛中。

我画一幅肖像，
一幅纯洁温柔的肖像，
没有人认识，
这是一个秘密，
藏在姑娘群中
在许多矿工的纸上。

看一看我的幻想画，
它的独创和潇洒！
它越长越高
也更加高贵和伟大，
黄瓜中的黄瓜
来自太阳居住的地方。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随偷懒而去
没有人记起，
没有地方可找到。
但一百多年来
幻想画似公主骄傲地屹立。

奇妙的磨坊

看那磨坊，它闪耀着
似金子似红宝石，
风车转动磨石流滚。
它的柱子似空中的雕像挺拔；
不卷风也不涉水。
它的大缸是银的，螺旋足碧玉做成，
所罗门的印记在罩盖上闪耀。
站在它边缘向深处看去，
仿佛是在看那又深又高的井。
大理石门开了，
小侍童喊道："来啊，祖父，来啊，祖母！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谷成了粉，无核果成了粗糠，
干枯的磨坊变得湿润，老的变成新的。"

看，老两口躬着腰
弯着背

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一瘸一拐，
衣衫褴褛，
你们所看到的，是悲叹的达拉那人！
有一个人站在门口。里克里克第拉克！
他身穿燕尾服似新郎一样欢跳。
他的邻居突然出现，咆哮着。
老头子进来，小伙子出去！

老太太手持拐杖
嘴里叼着烟斗
衣不合体、鞋子没有系带。
她走到通风口。里克里克第拉克！
那里正好站着一位手拿鲜花和帽子的姑娘。
磨坊工抓住
紧身衬衣边
紧紧抓住她的手。
他们手拉手来到门口。
老妇人进来，小姑娘出去。

在情侣相会的地方树叶卷在一起，
香蒲花点燃了火炬
少女屈膝行礼脸颊红润，
小伙子开始夸夸其谈：
“我们五十年以前亲过吻，我的朋友。”
“亲吻我吧，再亲吻吧！”

我似一个失败者走在春天的小溪旁，
我似一头狂奔的野猪行走在山脊上，
急流在开阔的河中一泻而下，
风呼啸而来
似春天和青春的翅膀在振荡。
许多年来我流浪我寻找，
我一直寻问到遥远的北方，
一对老人在山中迷惑：
“那些快活的磨坊工到哪里去了?”
此时山神开口了：
“老头子进来，老头子出去!”

哭泣的新娘

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你美丽漂亮的新娘，
你快乐的时光已经过去。
噢，可怜的我，噢，可怜的我！
为什么
在大喜的日子里哭泣？
你将要从年轻人中间走出来，
同年长的人呆在一起。

穿上它，穿上它，为了这短暂的瞬间，
你快披上婚纱，
你的服饰异彩缤纷，
噢，可怜的我，噢，可怜的我！
为什么
在大喜的日子里美丽的新娘要哭泣。
你将云鬓秀发，
塞进白色的亚麻布头饰底下。
不要发笑，不要发笑，你那双鲜红鲜红的鞋，
它们马上就要挤压你的双脚，

你快要成为一个年轻的母亲。

噢，可怜的我，噢，可怜的我！
为什么
在大喜的日子里美丽的新娘要哭泣。
你已经带上金色锁铐，
从此走进囹圄再难以脱身。

今天，今天，跳出你最后的舞步，
明天你可以为已经枯萎的婚礼花环，
用你那涓涓流淌的眼泪。
噢，可怜的我，噢，可怜的我！
为什么
在大喜的日子里美丽的新娘要哭泣。
你不妨让鲜花留在那里，
自己却走向孤寂的田野。

鼠疫的讴歌

现在该是时候了，
你们已经谈虎色变心惊肉跳！
四面八方宝剑已长出锈斑。
瘟疫之子已踏上大肆施虐的征途。
东风吹着黑旗猎猎，
黑死病的恶魔正在随风飘荡，
朝着容易得病的世界，
把毒液四处喷淋。

它终于来了，
末日的审判，
既不是吓唬人的景象，也不是谵妄的幻想，
它是一个事实，
就站在这个国家的大门口。
传染的蛆虫从沼泽地出来，
成千上万，蜂拥蠕动，
大地再也来不及向上帝呼号，
连早先提心吊胆的赞美诗声
如今也一句听不到。
不，时代的儿子陷入了诱惑，

越是往西，越是虔诚；
他像一个奴隶跪倒在地上
祈求道："主啊，我本是一掬尘土，
求神把我变成一袋黄金！"
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
便惩罚了他的灵魂。

你由于贪婪而不惜流血，
你的王公贵族破坏了一切誓言，
你在神圣幌子下干出龌龊的勾当，
你唤醒了可怕的欲望
从人类千万年的沉睡中。
快承认吧，大限已到：
我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赶快找出治病的良方妙药，
他们另辟蹊径正在入门，
那些被损害者将会起死回生。
尽管魔鬼仍在发出凄厉的笑声，
然而他们已经吞下能够治疗你身体的草药。
那些恶魔抱头鼠窜，东躲西藏，
信念虔诚的人们重新占有大地
连财神梅蒙[①] 也同撒旦一起被赶走了。
你手持旗帜，吹响号角，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财神。

昂昂然奋起进行战争，
它创造出英雄、疯子，还有野蛮人，
看吧，这里是你的浪漫传奇的扭曲的形象。
现在你一手缔造的荣耀，
岂能被那些恶魔践踏，
他们扼死儿童残害人们。
从天堂的边际
闪射出愤怒的曙光。
我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拿起武器，毫不留情，
因为在精神的国度里，
上帝和我同在。
尖刀瞄准了魔鬼的心脏，
在月桂树和橄榄树下举起了斧子，
武器在我们手里运用自如。

春回大地，浪涛汹涌，
天空却还留有瘟疫的残云，
来吧，让我们用吼声和火焰将它驱散！
唱吧，驱邪避魔的火药！
我们这些男子汉，
仍然走出家门来到这个战场，
因为和平虽然来临，
人们同妖魔鬼怪之间的界线
依然泾渭分明。

十　月

我租了一间乡间小屋
在顽石嶙峋的山脊上，
空气清新，光线十足。
多少年第一次
我分得清冬天、秋天和春天。
橡树的洞穴里栖息着一只猫头鹰
圆睁着双眼在警戒。
夜雨淅沥淅沥落下，
它那尖厉的枭叫
声声打破了我梦中神话般黑暗的奥秘。
大雪纷纷扬扬，
大地转眼一片白皑皑。
林间的雀群来到我的院中，
他们当中有绿的、灰的，还有蓝的，
就像中了魔法的青鸟[①]。
我的心在不停地颤抖，
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

① 17世纪欧洲童话中，有个王子中了魔法变成青鸟，飞越万里去寻找他心爱的公主，中途为毒箭所伤，忍痛飞至公主窗外，为公主所救并恢复人形。

童年的信念又出现在我眼前，
暴风雪中的欢乐，
月光下的宁静，
直到克罗利斯[1] 用她的颤音
把一切柔嫩和纯洁唤醒，
在早春的四月里！

现在又是秋天。
在小屋的墙脚边
罂粟开出了最后一朵鲜花。
我不会再在园中播撒种子
也不会再在门廊前搭起葡萄架。
门廊下驶出一辆丑陋的马车，
路边的树恰似昏暗的火炬——
一个四下失散的家，
经过了风雨病乱和人生沉浮
重又回到了旧居故园，
坚实的院墙依旧，
四周却已满目陌生。
但在那光秃秃的小山坡旁，
昔日孩子们喊喊喳喳，鸟儿歌声婉转。
我十月的渴望将隐入黑暗，
就像松鸡藏在树叶转红的桦树林中。

① 希腊神话中，尼奥勃王后众多子女之一，为主管嫩枝绿叶的女神。

别　了

你，苍白而美丽的画像，
怎么会如此突然地来到我的面前？
你会不会在我感到消沉和虚无的深秋里，
给我抚慰？
现在和那时，
人的生活已今非昔比。

我听到你身体欠佳，
于是来到你的床边，
吃惊地看到你白色的幽灵，
身穿寿衣躺在那里。
你高兴地招呼道："哦，我还活着。
走上前来吧，不要惧怕。"

我们平静地交谈着，你将我的头
拉向你的胸前
给我一个吻，
一个温暖而热烈的吻。

我仰望着站在你窗框旁的
微笑而残忍的春天。

几乎每天
你总是轻快地对我说再见，
还说你知道得很清楚，
不久你将注定要死亡。
一切似春天流逝一般，
你的生命似雪一样融化逝去。

制蜡烛的女工

小星星在静静地闪烁。
女工站在湖旁，
将流着水滴的灯心
塞进牛脂里去，
亮光在窗台上摇曳，
吸引着索索发抖的过路人，
快来享受圣诞节的快乐吧，
沉浸在无比兴奋中！
蜡烛呀蜡烛，
你在风雪中
勾画出你的小路
那是伯利恒[①] 小屋上空的星。
蜡烛呀蜡烛，
你开出花朵，
绚丽而婀娜婆娑，
为了刚从黑暗出来的我。
请接受我的帮助吧，姑娘！

① 耶稣诞生地，耶稣诞生时小屋上空东方有星为希律王使者引路，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乐意为你效力，
我将奉献我的信任，
一个诚实正直的年轻仆人。
我没有权势和金钱
我的帮助将微不足道，
流着涓涓烛泪，
我为床上的姑娘照明。
让我成为一名火炬手，
在黑暗的周末为你举着火炬引路！
你的一双星眸点燃了我，
那是春姑娘的目光。

在锅子里搅拌一下吧，女巫！
让你的灯心膨胀开来，
长成枝繁叶茂的树木，
或者孤傲骄狷的百合花茎，
马上就要站到烛架的枝形大吊灯上，
整齐地唱出一个大合唱，
赞美太阳在冬天的阳光中
照在皑皑白雪上分外妩媚，
我是庸碌的凡夫俗子，
无法明白你那纯洁的光的旋律，
只觉得：
你那明亮的长发飘动，
包藏着明媚的春天。

我将吹熄烛光，
我将大块的麦芽面包
在锅里煮沸，
让它泛起泡沫，
那滋味会变得无比美妙，
啤酒杯已在餐具柜上闪亮，
人们挤坐在长凳上嘻嘻哈哈，
走过厚厚的积雪，
我们在屋里欢庆圣诞。
巨人和猫头鹰，
正朝着我们的村子走近
想要给我们带来伤害和悲痛。
你赶快制蜡烛，我动手造铅弹，
来保卫我们快乐的城堡。

小星星静静地闪烁。
小伙子坐在女工身边，
生活是光明的思绪，
也是蜂蜜和油脂，
像是圣诞童话中的人物，
围着火堆旁蹁跹起舞，
一直跳到炭火和蜡烛
在深夜熄灭。
圣诞的风声圣诞的赞歌，
还在平安夜的晚空中回荡。
小伙子睡在圣诞干草堆上，
女工裹着小羊羔皮。

织　女

我用绒毛
织出一块地毯，
长得好像森林中的青苔，
又如同玫瑰花圃。
你将在上面漫步闲逛，
苦苦思索寻找出灵感的火花，
可以谱写成一首歌。

我织出一块地毯，
为你燕宴宾客的厅堂，
图案是那么别致新颖，
大胆而明快。
我为你织出锦缎，
好让你在夜晚闪出绚丽的光彩，
在鲜花和灯光下。

我为你织出床单，
用一片真诚来装饰你的床，

好让你半夜梦萦魂牵，
渴望着回到你那绿色的凉亭，
无论你忘却了我
还是想起我，
你都会得到我的诺言。

草地上在歌唱：
你这个古老的小提琴。
那声音响遏行云，
唱的好像是“老弗里多林之歌”，
我为你织出围巾，
纤纤玉颈也要打扮，
就像姑娘穿上漂亮的衣裳。

你独自站在花园中，
就像你以往那样。
梭子穿过的地方，
带来了一片霓虹般的霞光，
映得你的额头闪亮。
来吧，青春年华，
留下来不要再走开！
来吧，炎炎夏日，但愿永驻人间！

来到你的床边

来到你的床边，来到你的床边，玛列娜，
我听见我走过吱嘎作响的地板，
不要害怕，双腿不要颤抖，
如果时钟正好敲响十二点。
我是一阵姗姗来迟的春风。
我对弯曲的楼梯和门上的锁眼了如指掌。
我带来了蓝色堇花的清香，
它新近刚织进秋天的斑斓锦缎。

我早先曾经来过这里：
在香草如茵的春天，
今年重新回来，
我在你的门口歌唱。

老 长 工

我曾经有过快乐的时光，
那时我才二十岁。
我从庄园的一个农民家里
得到半壶烈酒。
我坐下来慢慢品尝，
然后去找一个姑娘，
想道：喔，躺下吧，
我就舒舒服服地躺下去，
只要时钟还在行走。

现在我已老态龙钟，
手脚都不灵便，
我开垦土地，
挖矿种粮。
我整日辛劳，
终于摆脱乞讨，
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躺下，
让其他人去打场，

用稻草将我裹起来。
想一想那位美丽的姑娘
她每天来到这里，
给我送来稀粥、咖啡
和各种各样的食物。
最后她带来一只布谷鸟，
它咯咯叫个不停。
我也学着咯咯叫，
她却发怒了，
那也无妨。

我从未想到白杨树会像今年秋天
那样劲吹。
他们用高昂和清晰的嗓子
唱得十分动听。
他们说：长工，
他现在睡在床上
他将长久地睡下去，
我们将红叶当做鲜花
抛撒在他的胸膛上。

乐园里的姐妹们

一朵土耳其玫瑰守候在门口，
将我迎进那绿色的大厅，
少女们站在那神圣的殿堂。
白日已经过去，一切重又清新，
暮色中的花影摇动，
在圣女玛丽亚的乐园里喃喃低语。

佳丽们来自陌生的国度，
她们含苞吐蕊，争妍斗艳，但红颜薄命，
冷雨和冰霜都会棘手摧花，
轻易地使她们凋零的洁白如雪的百合花，
几个月后只剩下一个球茎，
名门淑媛的大理花也难逃厄运的劫难。

但现在是愉悦快乐的时光，
妩媚的笑靥露出最美丽的容光，
在昏暗的掩护下张开了花瓣。
当太阳并不刺眼，
风并不呼啸的时候，
它从已经盛开的胸中，
吐出阵阵馨香，

甜蜜的芬芳怎不叫人销魂断肠?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听见你们在说什么,
我的血液同你们的一样,
新鲜而清爽,
悄悄地汹涌着波涛,
那么温柔,那么年轻,
我的心灵是你们说话中的一个词,
是修道院里一位梦思恍惚的修女,
躲在生命与情感的鲜花丛中。

一阵寒风吹来,风信鸡吱嘎作响,
似火的玫瑰赶紧脱下盛装,
似乎害怕刀霜剑雪严相逼。
可是慧黠的龙舌兰却睁大了双眼,
毫无睡意地凝视着蜡烛火光,
连新郎也无法找出她的身世家谱。

围墙边倚着一支箭,
一位年迈的女修道院长,
她用颤抖的声音朗读着祷告,
枞树在远处奏起了管风琴。
为了秋天的飨宴和子夜的弥撒,
它想歌一曲以壮她们的行色,
所有的姐妹都低下了她们的头,
她们和我的心灵都沉浸在祈祷之中。

冬天里的管风琴

你的神殿很黑暗，它的拱顶又那么低矮，
万圣节！
夏日里的圣歌在陡然消失
像铿锵作响似的震悚。
它的斗篷撕裂了黑沉沉的天空，
树丛的退了色的衣裳一片片飘落下来，
黑夜为逝者安魂追思
所有的干草，所有的灵与肉。

天光又大亮，亮得那么广袤，
湛蓝得那么耀眼。
死亡中茁生出一个世界，
洁白而坚实。
在降霜的夜晚可以看见一座连拱廊，
镶嵌着一排排银光闪闪的烟斗；
严冬里堆起了它的管风琴屋
从黑暗和砾石中。

现在树上落叶不再簌簌飘落，
地面上也见不到风吹草动的绿茵，
流着汁液的树干太纤弱，
花儿的基秆更是弱不禁风。
但高山上的松树和山谷中的云杉
像严峻的首领发出巨声；
赛西莉亚[①] 快调拨起琴弦
为了上帝的降临。

那巨大的教堂的院子，
像一块百合花地。
拉响一组音管，弹响铿锵的风琴，
吹响刺耳的小号。
为了你的国王而歌唱，少女的声音啊！
他也唱起了歌，洒出了点点火花，
回响着萦绕不绝的乐声，
从天堂圣殿。

伊戈尔[②] 沉重的双脚蹬地，跃跃欲试，
他那呼风唤雨的风箱
主宰着世上的晴雨风云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
北风要等到新年的时刻

① 罗马神话中司教堂音乐之神。
② 罗马神话中司风之神。

正好同嗒嗒的铅制号角声碰到一起。
东风吹来了一阵阵牧羊的歌声，
风儿为歌儿开路喝道。

高高的管风琴呀，我这个男子汉
在你的管束下长大成人，
我尽力将你丰富多彩的音乐
融会成一个声音。
我的灵魂里充满了你的声音，
你有力的铿锵声，深沉的安详，
在严冬的日子里，她过得如此快活
就像安息日的旅行。

黄昏时刻已来临，
东方的教堂点亮了灯。
冬天街道上鼓起了一张拱形风帆，
纷扬着火焰般的薄雾轻纱，
风声萧萧直到天光破晓，
就像星星在轻轻地呼吸，
万籁俱寂中的唯一的乐曲
何等美妙而扣人心扉。

一个像上古时代那样的可怕夜晚
我怀着恐惧侧耳细听，
洪水决堤，朔风怒号，
统统都从长箫短笛里冲了出来。

巴松管也吱吱嘎嘎来凑热闹，
那模样真像是倒在地上的被折断了的橡树，
…根木管上全是小窟窿眼儿，
那声音杂乱无章，…片疯狂就像一只乱极时刻的大钟。
我在一个夜色苍茫的晚上
到银装素裹的桦树林里游荡，
倾听着大提琴般的呜咽，
大提琴使黑暗膨胀；
我在忏悔节的赞美诗里听到
那声音愈来愈多的叽叽喳喳。
那第一阵吹来的春天温和的风，
把清早的葡萄酒吹皱。

玛丽亚被阳光晒得红扑扑，
站在亮晶晶的冰壳上。
大森林成了她的深色裙袍，
一颗榛子勾住在裙边上。
她说道："姐妹们，树枝上已冰雪消融。
现在你开始歇息吧，白色的风琴手！
春天自有一支瑰丽多彩的大乐队，
乐师们都正朝我们这片大地走来。"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院士　**安德斯·奥斯特林**

如果有哪位感兴趣的外国人问起埃立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的同胞，我们对这位诗人最崇敬的是什么，他最优秀的品质又是什么，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人们喜欢谈论他们所喜爱的东西。瑞典人会说，我们赞美这位诗人，那是因为他表现出了我们所敝帚自珍的独特风格和豪爽坦诚的性格，因为他以千钧之力和细腻入微的魅力来引吭讴歌我国人民的传统，放声高唱那如潮松涛、那峻岭高山，正是这些可贵的山湖风光成为我们热爱家园和国家的感情基础。

但是瑞典人马上就会反躬自问，认识到这样一个泛泛的解释是不够的，在卡尔费尔德身上还有许多受人爱戴但却难以界定的东西，必须给予足够的赞扬，但这对外国人来说又是不可接近的。因此，我们深信不疑而又不可能对卡尔费尔德诗歌诗品的高致提供任何现成套用的表达方式，因为诗中具有神秘主

义的因素，有许多使人捉摸不透的魅力和本能。

如今他的作品已成为一项伟大的国际奖金的对象，不过当我们试图将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的毕生事业作一简要概述时，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大凡抒情诗都注定有此命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宝贵价值无不水乳相融地同它本身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此。卡尔费尔德的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可能难于感觉出来，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得到。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单独地比较它们的价值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即便同那些所谓的大国的文学作品相比，卡尔费尔德用一个所谓的小国语言创造出来的珠宝也毫无逊色之处，反而同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卡尔费尔德自从1895年的处女作问世以来的创作生涯，并且一直注视他三十年来的作品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由于他严肃苛求的缘故，作品数量稳定但却相当有限，这个人是如何以少有的聪颖睿智将才华运用自如，富有成果地、坚实而坦诚地进行创作。他起初是一个颂扬大自然的行吟诗人和歌手，对自己的才华横溢虽则深信不疑，对自己的使命感却不免有点疑虑。那些壅塞在他心头的梦想究竟有没有用处？它们对全体人类又有什么意义？在他创作生涯的早期，他一直在努力塑造一位适合的化身，能够代表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痛苦遭遇，他的追求期望和他的冷嘲热讽，也就是一位知己契友，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物。著名的弗里多林开始产生出来时是一个腼腆害羞的人物，因为诗人不大情愿以自己的真实相貌公之于世，从而把他自己灵魂中的隐私展示给大庭

广众。弗里多林很快成了一位经典的不朽人物，他俨然成为北欧的酒神巴克斯，也是一个贝尔曼[1] 笔下人物的淳朴而土气的乡间表兄弟，他迈着更矫健的步伐，帽上缀着鲜花从彭马格村的丰收盛宴上尽欢归来。卡尔费尔德的家园越来越成为一个艺术的微观宇宙，如同纷纭繁杂的大千世界在《圣经》中所映照出来的众生相一样，也在达拉那农舍壁画的精雕细琢的巴罗克风格中映照了出来。他具有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却往往打扮得持重严肃，这就使他不致受到粗俗鄙俚的玷污，并保持了魔法般的和谐。但他表面上的平静发展必然包容着许多争斗和紧张，足以产生出创作源泉所需要的压力。对于卡尔费尔德来说，诗歌是对他的力量和生存的实质的毫不间断的考验。因此，他在《秋天的号角》这首诗中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终曲，其结尾部分在冬天的管风琴上铿锵作响，琴管从地面直插到天空，同时又萦绕着达拉那白色小教堂的童年回音。

他的作品浑然一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罕见的珍品。如果有人问卡尔费尔德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也许一个词就足以答复：自律。他的独创性原来生长在异教徒的土壤和林木繁茂的原野，如果他没有感觉到魔鬼的存在，他也不会经常被引向邪恶的主题和以列[2] 所酿制的又黑又稠的麦酒。异教徒们日夜饮酒飨宴，寻欢作乐，以及大自然的种种景象就是他的诗歌的特色之一。他的诗歌乐此不疲地重复这一主题，即是纵情酩酊大醉的血肉之躯和怀着世俗渴望纯洁的心灵之间的对照反差。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却从不彼此毁灭。他像一位对自

① 贝尔曼（1740—1795），瑞典诗人。

② 利未人的一个支族，见《圣经》旧约全书历代志上第六章。

已信心十足的艺术家来将它们驯服，即便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上也要展现他的个人风格。

在卡尔费尔德的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出一句纯粹诗的自我意识的表达。纵令不是他那淳厚的农民本色防止了他在审美观上的飞扬跋扈，对他的作品的越来越多的反响也早就使得这样的诗句变为多余。他在优美而隽永的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上的形神兼备的完整性的例证，真是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信手拈来，在当时那个手工制品已经日益少见的时代里，他的诗歌有一种全新的，几乎是不朽的价值，因为他的诗句舒展自如，引人遐思和共鸣，卡尔费尔德的诗歌恰恰拥有这种类型的神奇非凡的完美性。我们当中有谁不记得那些如洪钟般震撼鸣响，如琴弦般扣人心弦的诗句，尤其是那用与众不同的珠润玉圆的嗓音歌唱出来的余音绕梁的诗句呢？也许在此时此地我们不由得会记起他的诗作中描写的那年迈的工匠，一个乡村里的能工巧匠，他在奥普利曼河岸边为村民们演奏小提琴，又为他们制作纺纱轮……

在所有伟大的诗篇中，都存在着传统与实验创造间的内在联系，这类诗篇中还往往是创新与保守的原则兼而有之。民族传统在卡尔费尔德的诗作中得以保存，因为那是他以个人创新精神抒发了这一传统。这一特征是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得来的。我们也许为这位诗人感到欣慰，因为虽然他的灵感主要来自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过去，他的表现手法非但没有因袭习俗，反而显示出一种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但是又不像那些庸碌的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以跟得上最新潮流和时尚为满足。毫无疑问，尽管他的诗作题材具有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这位达拉那的歌手仍最勇于张开他那出凡超俗的想像力的翅膀，尝试对各

种诗歌形式进行大胆的实践，他真堪称当代少有的优秀诗人。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谨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奖授予诗人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其意图就在于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表明一下公道。可惜死神阻挡了这位桂冠诗人来领取他的奖赏，在此情况下，诺贝尔奖将颁给他的家人。他已离我们而仙逝，但他的诗作将传世永存。在诗的国度里，充满着偶然，悲惨的世界为永远不落的夏天的太阳照得通亮，在冬天的幽幽薄暮中我们看到了眼前茕茕孤子的一座坟墓。与此同时，我们耳朵里都听到了这位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欢欣地唱出的伟大、凯旋的谐音；我们鼻子里闻到了来自北方乐园的芳馨，而这一切正是他的诗为了所有乐于接受的人们所创造的安宁和快乐。

生平年表

1864 年　7 月 20 日诞生于瑞典中部达拉那省的福尔克谢那的托夫曼农庄。

1883 年　中学时代即崭露文学才华。19 岁开始发表了一些十分优美的诗篇。

1885 年　赴乌普萨拉大学上学。
父亲破产，把托夫曼农庄拍卖掉。这使得卡尔费尔德在大学期间生活十分拮据，因经济困难几度辍学，有时靠教书维持生活和学习。

1895 年　抒情诗集《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引起瑞典诗坛轰动。

1898 年　《弗里多林》出版。同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

1900 年　放弃教书，赴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工作。

1901 年　与年仅十八岁的耶达·霍尔姆贝里喜结良缘。
发表诗集《弗里多林的乐园》。

1902 年　当选为瑞典皇家农业学院院士。

1904 年　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

1906 年　诗集《弗洛拉和波莫娜》出版。

1912 年　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1916 年　获瑞典文学大奖。

1917 年　获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1918 年　诗集《弗洛拉和贝洛娜》问世。

瑞典学院首次把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候选人名单。此后，瑞典学院多次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均被他婉言推辞。

1927 年　诗集《秋天的号角》发表。

1930 年　重病缠身，向瑞典学院提出辞去常任秘书之职。

12 月 10 日，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路易斯发表了一篇热情而风趣的授奖词。

1931 年　1 月，瑞典乌普萨拉大主教、瑞典学院院士那·舍德勃罗姆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候选人。

4 月 8 日他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逝世，享年 67 岁。

10 月 8 日，瑞典学院向世界公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卡尔费尔德。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ER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GERHART HAUPTMANN
VERNER VON HEIDENSTAM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GABRIELA MISTRAL 1945
FRANÇOIS MAURIAC 1952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53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SAINT-JOHN PERSE 1960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EYVIND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LIAS CANETTI
SAUL BELLOW
VICENTE ALEIXANDRE
ISAAC BASHEVIS SINGER
ELIAS CANETTI
WILLIAM GOLDING
JAROSLAV SEIFERT
CLAUDE SIMON
WOLE SOYINKA 1986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ISBN 7-5407-2681-4

9 787540 726812 >

ISBN 7-5407-2681-4/I · 1613
全套定价（74册）：4980.00 元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